



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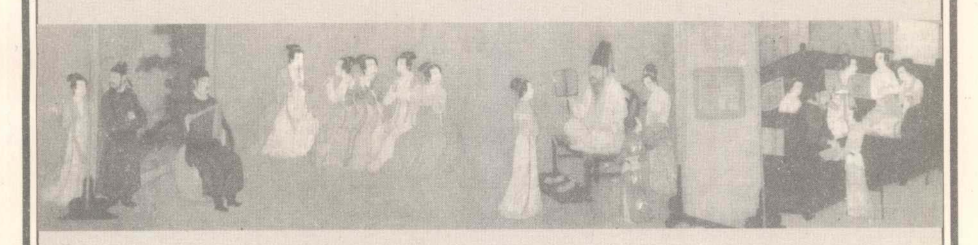
ISBN 7-80659-048-X/I·17
定價:17.00圓

四川大學『211工程』項目

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碧鷄漫志校正

岳珍／著



巴蜀書社

2000·成都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碧鷄漫志校正/(宋)王灼著;岳珍校正.－成都:
巴蜀書社,2000.7
ISBN 7－80659－048－X

Ⅰ.碧… Ⅱ.①王…②岳… Ⅲ.碧鷄漫志－校正
Ⅳ.10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0)第 22688 號

策劃組稿:陳大利 李蓓
責任編輯:侯躍生
封面設計:文小牛

碧鷄漫志校正 (宋)王灼著 岳珍校正

巴蜀書社出版發行 (成都鹽道街三號 郵編 610012)
總编室電話(028)6656816 發行科電話(028)6662019
新華書店經銷 成都福利東方彩印廠印刷
成都神仙樹南郊村工業小區(028)5183822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7.125 字數 158 千
2000 年 7 月第一版 2000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1000 册

ISBN 7－80659－048－X/I·17 定價:17.0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調換

《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編委會

碧鷄漫志卷第二

唐末五代文章之陋極矣獨樂章可喜雖乏高韻而一種奇巧各自立落不相沿襲在士大夫猶有可言若昭宗野烟生碧樹陌上行人去豈非作者諸國僭主中李重光王衍孟昶霸主錢俶習於富貴以歌酒自娛而莊宗同父興代北生長戎馬間百戰之餘亦造語有思致國初平一宇內法度禮樂浸復全盛而士大夫樂章頓衰於前日此尤可怪

唐昭宗以李茂正之故欲幸太原至渭北韓建迎奉歸華州上鬱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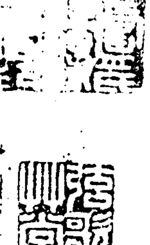
碧雞漫志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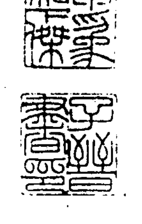
念奴嬌 元微之連昌宮詩云初過寒食百六店舍無烟宮樹綠夜半月高絃索鳴賀老琵琶定場屋力士傳呼覓念奴々々潛伴諸郎宿須臾覓得又連催特敕街中許燃燭春嬌滿眼睡紅綃掠削雲鬟旋裝束飛上九天歌一聲二十五郎吹管逐自注云念奴天寶中名倡善歌每歲樓下酺宴累日之後萬眾喧隘嚴安之韋黃裳輩辟易不能禁眾樂為之罷奏明皇遣高力士大呼樓上曰欲遣念奴唱歌邠二十五郎吹小管逐看人能聽否皆悄然奉

亦張樂燕之倡優作襤褸數婦人抱男女筐筥歌麥秀兩岐之曲敘其拾麥勤苦之由封面如死灰歸過金州不復言矣今世所傳麥秀兩岐今在黃鐘宮唐鐏前集載和凝一曲與此曲不類

碧雞漫志卷第五終

己酉三月望日錢遵王假毛斧季汲古閣本校定鈔錄惜家藏舊本少第二卷無從是正為恨





前　言

宋人王灼作于紹興年間的《碧鷄漫志》，是一部系統討論文學理論問題的專著。由于涉及的領域廣泛，《碧鷄漫志》成爲後人研究中國古代音樂、戲曲、詞學、文學思想的重要文獻[①]。但是，現在通行的《碧鷄漫志》的各種版本，在文獻上存在不少重大訛誤。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宋金元文學批評史》爲例，該書討論南宋初期的詞學思想，引用《碧鷄漫志》的原文十二條，所採用的版本即存在文獻問題六處[②]。文獻研究落後于理論研究的現狀，揭示了對《碧鷄漫志》重新校理的必要。筆者有幸匯集到海内外現存的《碧鷄漫志》的若干種珍貴版本，有可能將諸本進行排比考證，澄清若干文獻疑案。在這批版本中，明祝允明手鈔本、明天一閣鈔本都是《碧鷄漫志》歷代傳本從未參校過的珍貴版本，明吴寬叢書堂手鈔《説郛》本、明汲古閣鈔本、清錢曾家藏明鈔本等三種明代鈔本雖然曾經爲後人所取校，

① 見王國維《唐宋大曲考》，載《王國維戲曲論文集》，中國戲劇出版社，1957年；楊蔭瀏《中國古代音樂史稿》上册第十九章第二節，人民音樂出版社，1980年；顧易生等《宋金元文學批評史》第三編第三章第四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② 見顧易生等《宋金元文學批評史》第612—619頁。

但由于校讎者視野、水平所限，不少重要的異文被失之交臂。本書採用包括上述珍本在内的十四種現存版本對《碧鷄漫志》進行重新整理，目的在于鉤玄索隱，去僞存真，爲學術界提供一部準確可靠的《碧鷄漫志》新文本。今將相關問題簡略介紹于下。

王灼的生平

《碧鷄漫志》的作者王灼，《宋史》没有爲他立傳。有關他的生平行踪以及基本思想傾向的情况，除了一些筆記雜著中有少量記載外，主要保存在他自己的作品中。

王灼的著述，根據《郡齋讀書志·附志》、《宋史·藝文志》、《續通志》、《容齋五筆》等書的記載，計有《頤堂先生文集》五十七卷（一説五十九卷）、《碧鷄漫志》一卷、《長短句》一卷、《祭文》一卷、《周書音訓》三十二卷、《疏食譜》、《糖霜譜》七篇。這些著述，佚者多，存者少。流傳到今天的，《碧鷄漫志》和《糖霜譜》完整無缺，《頤堂先生文集》存五卷不足（四部叢刊影印宋刻本），《長短句》存二十七首（彊村叢書本《頤堂詞》，據宋鈔輯録）。除此之外，還有被收録在某些典籍中的十數篇佚文。根據這些材料，可以大致了解到王灼的一些基本情况。

王灼，字晦叔，號頤堂，小溪（四川遂寧）人。生于北宋徽宗崇寧四年（1105），卒于南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以後，享年大約七十多歲[①]。

王灼是由北宋末年進入南宋的人。這是一個抗擊金人侵略、

① 詳見附録“王灼行年考”有關部分。

保衛國家領土完整以及朝廷内部主戰、主和兩派激烈斗争的時代。靖康元年（1126）冬，二十一歲的王灼曾赴京城汴京（河南開封），準備參加來年春天的進士考試[①]。由于靖康之變，這次考試被臨時取消。這對以經世濟民自期，對仕途充滿幻想的王灼是一次異常沉重的打擊。同時從根本上改變了王灼的生活道路。從此以後，王灼再也没有參加過進士考試，而是投筆從戎，追隨抗戰派將領，在抗戰前綫度過了他一生中的大部份時光。從靖康之變到紹興中期，王灼的主要活動地域在江淮戰綫一帶。他所追隨的幕主和交往的著名人物主要有吕好問、馮康國、胡世將、何麒、劉錡等。從紹興中期以後到隆興年間，王灼的主要活動地域在鳳翔（陝西鳳翔）、漢中（陝西漢中）、利州（四川廣元）一帶，這是抗擊金人侵略的西部戰綫。這一時期的幕主和交往的著名人物有李師顔、李士舉等。隆興和議以後，宋金對峙成爲定局，朝廷放弃了收復中原的努力，王灼亦退出仕途，在家鄉度過了他生命的最後時光。

從現存的王灼的著述來考察，王灼對儒、釋、道三家學説都有所涉獵，但作爲他的生命哲學的衹有儒家思想。由于王灼所處的特殊的時代背景以及金人入侵對他個人的生活道路所造成的創傷，王灼把儒家的入世思想轉化爲堅定不移的對金抗戰立場和圖存救亡的行爲實踐。在王灼現存的詩文中，以抗戰爲主題的作品特别引人注目。這些作品，有的熱烈歌頌民間自發起來抗擊金人侵略的民族英雄，並具表上進，希望朝廷予以表彰，以鼓舞全民

---

① 詳見附録“王灼行年考”有關部分。

族團結抗戰，完成統一大業[①]。有的甚至正面譴責奉行投降路綫的皇帝本人，揭露皇帝在仁愛掩飾下投降賣國的本來面目[②]。僅僅從這一方面而言，儒家思想培育出來的王灼，已在某種程度上突破了儒家學説的迂腐之處，具有超越階級和王朝利益的民族與國家觀念。而王灼的堅定不移的抗戰立場以及他的崇高的民族氣節在他的《碧鷄漫志》中曲折而又鮮明地表現出來。

《碧鷄漫志》的性質和價值

《碧鷄漫志》是一部具有明確的理論主張和完整的結構系統的詞學理論著作。詞向來是花間尊前應歌佐宴的娱樂性藝術。王灼寫作《碧鷄漫志》，目的在于從理論上批判由于過分强調娱樂性所形成的詞的消遣娱樂特征，使詞回歸到儒家樂教的藝術規範上來，重新發揮文學動天地、感鬼神、美教化、厚人倫、移風俗的社會教化作用。因此，王灼提出了“情性爲本”的詞體觀，取代“以聲爲本”的傳統詞體觀念。王灼對音樂文學的本體、音樂文學内部聲辭關係的演變規律、詞體的起源、定型和流變進行了考察，指出傳統詞體觀念與詞體的起源、定型及其發展演變規律之間的冲突，提出了詞體新觀念和創作新規範，完成了詞學理論的革命。

王灼提倡詞以情性爲本，主張詞從娱樂性向樂教傳統回歸，是王灼本人的抗戰立場在詞學理論上的折射，同時也體現了救亡

① 見洪邁《容齋五筆》卷第六“李彦仙守陜”條中所録王灼佚文《李彦仙傳》。
② 見《頤堂集》卷三《次韻李士舉丈感春》詩。

圖存的時代精神對文學的要求。所以，王灼的“情性爲本”的詞學主張在當時並非空谷足音。南宋前期，北宋王朝覆滅的慘痛現實使詞體創作和詞學理論在短時期内發生了突變。過去被視爲别調的蘇軾詞這時成爲詞體創作的典範和楷模。“以聲爲本”、“佐宴娱賓”的傳統詞體觀受到理論界的普遍批判和否定。“以詩爲詞”、“吟咏情性”成爲本期詞學思想的主潮。王灼的《碧鷄漫志》以其思想的豐富性、全面性、系統性、深刻性充分體現了這一時代主潮的精神實質。

對于今天的學術研究來説，《碧鷄漫志》具有多方面的價值。王灼在《碧鷄漫志》中提出的中國音樂文學發展史階段論、燕樂形態演變爲詞樂形態的方法模式及其與詞體起源、詞體建立的關係、宋詞創作流派的基本劃分原則、對蘇軾詞的劃時代意義的揭示等等，這一系列理論思想，開闢和奠定了現代詞學研究的道路，具有借鑒和指導意義。《碧鷄漫志》還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作爲生活在北南宋之交的人，王灼在《碧鷄漫志》中實録了大量有關唐宋大曲、詞樂、詞學批評概念、詞體價值判斷系統等方面的珍貴史實，爲研究唐宋時期的藝術提供了真實可靠的原始資料。所以説，《碧鷄漫志》是一部極其重要的著作。

《碧鷄漫志》通行本存在的問題

《碧鷄漫志》現存一卷節本和五卷足本兩個版本系統。學術界目前使用的《碧鷄漫志》的文本主要是唐圭璋先生的《詞話叢編》本，該本爲五卷足本，是清人鮑廷博編輯的《知不足齋叢書》本的整理標點本。知不足齋本以清人錢曾手校本爲底本。這

個底本包括明汲古閣藏手鈔五卷本和錢曾家藏明鈔一卷本兩個版本的文字。《知不足齋叢書》在收入錢曾手校本時，又用明鍾人杰的《唐宋叢書》本進行了校勘。這就是《碧鷄漫志》通行本的來歷。

知不足齋本的功績是改變了自元代以來《碧鷄漫志》一卷節本通行的局面，爲學術研究提供了一個内容完整的足本。但是，由于知不足齋本衹是汲古閣五卷本和一卷本相校的結果，没有使用其他五卷本進行校勘，又由于知不足齋的校勘工作比較粗疏，所以這個版本存在大量的文字錯訛。兹舉數端如下：

擅自改動原文文字。知不足齋本對《碧鷄漫志》中的有些文字，在没有前代版本和相關史料依據的基礎上，擅自進行改動。比如原書第 1.4 條（條序爲筆者所加）云“文采有餘，情性不足”。該句現存版本計有元陶宗儀《説郛》本、明吴寬叢書堂本、明陶珽《説郛》本、明鍾人杰《唐宋叢書》本、明天一閣藏手鈔本、明汲古閣藏手鈔本、錢曾家藏明鈔本、清《古今圖書集成》本、《四庫全書》所收陶珽《説郛》本、《四庫全書》本、《學海類編》本等。所有版本均作“情性”。而知不足齋本却倒作“性情”。第 1.13 條云“本之情性”，該句今存版本計有天一閣本、汲古閣本，均作“情性”；又該句出自《禮記·樂記》，《禮記》各種版本亦均作“情性”。知不足齋本亦擅自倒作“性情”。又如原第 1.10 條云“句讀短長”。該句今存版本計有天一閣本、汲古閣本，均作“短長”；又該句引自元稹《樂府古題序》，元集各種版本亦均作“短長”。而知不足齋本逕行倒作“長短”。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出，知不足齋對《碧鷄漫志》的整理很不嚴謹。

不加判斷地排比異文。知不足齋本對于各校本的異文，大多

採用羅列排比的處理方法。比如原書第1.8條云"七尺大刀奮如湍"。知不足齋本注云"一云匕及大刀奮無端"。該句原出《晉書》、《趙書》，均作"七尺大刀奮如湍"，並有前後文的敘述，使這句話的含義明白無疑。"匕及"云云，明顯爲形近致訛，爲後代版刻錯誤。又如第3.40條云"象甘州八聲"，知不足齋本注云："象一作蒙，下同。"這里的"象"字，是宋人比照燕樂大曲中某一遍的音樂結構轉换宫調，製爲詞樂的一種方法，是詞樂創作的專門術語。"象"、"蒙"在字形上並不容易相混，而是由于後世的人不明白宋人的詞樂創製體制而擅改致訛。知不足齋本則不加判斷，盲目録入。如作"蒙"，不但文意不可解，並且埋没了重要的詞學史料。由于《碧鷄漫志》的各種版本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誤刻、誤校、擅改的現象，所以知不足齋本不加判斷地排比異文，只能使原有的文字混亂現象更加嚴重。

使用他校有失審慎。知不足齋本對于《碧鷄漫志》中的一些引文，曾用原文進行了校勘。但由于引文的出處本身亦存在多種版本，如果對這些版本的時代及其與《碧鷄漫志》的關係不謹慎查考，就會製造新的版本錯誤。如第1.9條引王之涣詩云"黄沙遠上白雲間"，今存知不足齋本之前的《碧鷄漫志》各種版本均作"黄沙"，知不足齋本改字作"黄河"。王灼引詩出自《集異記》，應作"黄沙"。作"黄河"者，見于《國秀集》。這是據他校改字不慎所造成的新的文字錯誤。

承襲錯誤的史料。《碧鷄漫志》原文中存在一些史實錯誤，是王灼本人或最初書寫版刻時造成的。如第1.11條漢以來歌者有"虞公發"、"未子尚"，今存《碧鷄漫志》諸本無異文。"虞公發"爲"魯人虞公，發聲清哀"（見《藝文類聚》卷四三引劉向

《别録》）中的“發”字誤斷屬上句而致，是王灼本人的錯誤。“未子尚”指朱顧仙之子朱尚。《通典》卷一四五云：“齊有朱顧仙，善聲《讀曲》，齊武朱子尚又善歌。二人遂俱蒙厚賚。”《樂府詩集》卷四六《讀曲歌八十九首》解題亦云：“朱碩仙善歌吴聲《讀曲》……時朱子尚亦善歌，復爲一曲云（略）。于是俱蒙厚賚。”可見“朱”、“未”由形近致訛。再如第 3.42 條知不足齋本云“兩市樓抵鬥聲樂”。此句《碧鷄漫志》今存各版本異文有“兩市折鬥聲樂”、“兩市折兩鬥聲樂”。該句王灼自云出《琵琶録》(即《樂府雜録》)。原書“琵琶”條云：“貞元中有康昆崙，彈琵琶第一手。因長安大旱，詔移兩市以祈雨。及至天門街，市人廣較勝負。及鬥聲樂。”（引自《太平御覽》）可見本句今存《碧鷄漫志》諸本均有因形近而致訛的地方，“抵”、“折”爲“祈”之訛，“折兩”爲“祈雨”之訛。正確的文字應作“兩市祈雨，鬥聲樂”。這一類的錯誤，查一下原始材料，就可以用他校的方法予以糾正。但知不足齋本却未作考證校改，把這些錯誤保存了下來。

異文選擇缺乏識見。當《碧鷄漫志》諸本有異文時，知不足齋本在很多時候都選擇了錯誤的文字。如第 1.2 條云“唐虞三代”，知不足齋本的底本錢曾手校本作“三代”，知不足齋本的校本《唐宋叢書》本作“禪代”。“三代”指時間，“禪代”指政治制度。這里指時間，應作“三代”。知不足齋本却用“禪代”校改“三代”。又如第 3.37 條《省試霓裳羽衣曲》的作者“李肱”，知不足齋本的底本所含的兩個版本，其中汲古閣本作“李肱”，錢曾家藏本作“李祐”。《省試霓裳羽衣曲》的作者應爲“李肱”，今存唐宋典籍無異文，如《雲溪友議》卷上“古制興”條、《文

苑英華》卷一八四、《唐文粹》卷一七、《唐詩紀事》卷五二等。知不足齋本却取“李祐”而弃“李肱”。選擇判斷的失誤，加劇了文本的混亂。

《碧鷄漫志》的通行本累積了諸多錯訛，又因其通行，所以謬誤流傳，遺害後世。而文本的一字之差，有可能把一些重大的理論問題的研究結論導向錯誤，將學術研究引入歧途。所謂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因此，《碧鷄漫志》的通行本並不是一個理想的好版本。

《碧鷄漫志》的整理

知不足齋本是自《碧鷄漫志》問世以來的第一個校勘整理本。它存在的問題已如上節所述。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除了校勘者個人的因素外，參校版本不力也是極爲重要的因素。《碧鷄漫志》現存一卷節本和五卷足本。一卷本始自元人陶宗儀《説郛》本，此後錢曾家藏明鈔本以及商務印書館排印《説郛》本所使用的六個明鈔本均爲此本。明人陶珽重校《説郛》，其中的《碧鷄漫志》在陶宗儀本的基礎上有校改。此後的一卷刻本，代代相因，雖略有不同，但都是陶珽本的傳本。早期五卷本現存三種：祝允明手鈔本、天一閣藏鈔本、汲古閣藏鈔本，均爲明鈔本。從文字，特别是若干錯别字考察，這三個鈔本之間不存在相互承襲的關係，而極有可能出于同一宋本。今存的各種版本的參校價值有很大的差異。知不足齋本以錢曾手校本（含汲古閣本和錢曾家藏本）爲底本，以出自陶珽本的《唐宋叢書》本爲主要參校本。它在版本使用上的重大缺陷是没有使用其他的五卷本。而

很多重要的文字都可以依據這些五卷本作出正確的判斷和取捨。

基于上述的情況，本書爲《碧鷄漫志》的校理確立了幾項基本原則：

1. 對現存《碧鷄漫志》的各種傳本進行逐一清理，凡有一善可陳者均採入參校。但如古今説部叢書本、説庫本等一卷本以及增補曲苑本、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本等五卷本，或因襲舊本、無所發見；或隨意改字，無所據依，則概不闌入。

2. 版本校對各本異文的採擷力求詳備。其所以如此，是因爲《碧鷄漫志》的若干珍貴版本流布海内外，且深藏不露已達數百年，普通讀者很難問津。而且條分縷析地羅列異文，也有利于從中窺見現存傳本之間的傳承關係，自有其史料價值與版本價值。

3. 王灼徵引的前代文獻，凡有異文有待斟酌者，本書將鈎稽相關典籍，進行通校。參校文本盡量選擇宋元刻本或傳承有緒的可靠版本，以追溯王灼引文的文獻出處，並進而追溯其語源出處，以決定文字的取捨。

4.《碧鷄漫志》是一部理論著作，凡有異文涉及到理論概念、術語，可以參照後代理論體系進行校訂者，一律廣徵博引，力求詳明條暢。如有關“情性”、“性情”的辨析，既追溯王灼理論思想的原始出處，又解剖“性情”、“情性”的理論内涵，從思想淵源和文字出處兩個方面尋求正確的結論。此外，考察有關燕樂譜字的異文，引用敦煌文獻中的燕樂半字譜；考察琴曲側弄的異文，引用後人燕樂宫調研究的有關成果。目的是盡量充分地利用現代學術研究已經達到的高度，追討王灼詞學理論的真實面貌。

以上設想的校理原則是否可行，作者的文字校訂是否合理，這一切都還有待于時間的檢驗。現在將這部《校正》奉獻給讀者，切望海内同行不吝賜教。

校勘體例

《校正》的目標，是爲學術界提供一個文字可靠的《碧鷄漫志》定本。本着這一目標，擬定校勘體例如下：

一、底　本

傳世《碧鷄漫志》分爲五卷本、一卷本兩大系統，其中五卷本爲完本，一卷本爲節選本。本書選擇知不足齋五卷本爲底本。該本爲傳世通行本，後世五卷本均出于此本。校語中此本稱“知不足齋本”。

二、參校諸本

1. 《説郛》一百卷，元陶宗儀編。該書卷十八所録《碧鷄漫志》，爲傳世一卷本之祖本。本書採用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説郛〉三種》中影印的原商務印書館排印本。爲突出該本文字來源，校語中簡稱該本爲“陶宗儀《説郛》本”。

2. 叢書堂鈔本《説郛》，明成化間吴寬手鈔，後代僅存殘

本，其中一卷本《碧鷄漫志》，爲商務本《説郛》所採用的六種明鈔本之一。傅增湘曾手校異文于知不足齋本之上。本書轉録北京圖書館所藏傳氏校本校語，簡稱“傳校”。

3. 明正德祝允明手鈔本。該本存上、中、下三卷，即原文的三、四、五卷。本書採用北京圖書館藏本，簡稱“祝鈔本”。

4.《説郛》一百三十弓，明陶珽重編。明萬曆間刻于杭州。天啓元年（1621）板焚于大火，清順治四年（1647）宛委山堂據萬曆本重刻。此本弓十九收録一卷本《碧鷄漫志》，爲傳世一卷本中的通行本。本書採用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版《〈説郛〉三種》中影印的順治重刻本。爲突出該本的文字來源，校語中簡稱爲“陶珽《説郛》本”。

5.《唐宋叢書》“載籍”部録有一卷本《碧鷄漫志》。此本版式、行款全同于宛委山堂本，但《唐宋叢書》爲明鍾人杰、張遂辰輯，傳世有明刊本。則《唐宋叢書》與宛委山堂本版式、行款相同的原因，只能理解爲：它們同出于萬曆本《説郛》原刻本。本書採用四川大學圖書館所藏明經德堂刻本。簡稱爲“唐宋叢書本”。

6. 明天一閣鈔本殘卷。此本爲五卷本，雖前闕後爛，但文字頗多勝處。本書採用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本。簡稱“天一閣本”。

7. 汲古閣鈔本。該本爲五卷本，是錢曾校本所使用的底本。本書採用北京圖書館藏本，簡稱“汲古閣本”。

8. 錢曾家藏舊本。此本爲一卷本。原本未見，今據錢曾校語録出，簡稱“錢校”。

9.《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匯編·文學典·詞曲部·匯考一”收

録有一卷本《碧鷄漫志》。其編次、文字均出于陶珽《説郛》本，但已略有校改。本書採用巴蜀書社影印本，簡稱“集成本”。

10.《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收録有《説郛》一百二十卷，所用雖爲陶珽《説郛》，而文字則有異同。本書採用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本，簡稱“四庫《説郛》本”。

11.《四庫全書》“集部·詞典類”收録有一卷本《碧鷄漫志》，所用仍爲陶珽《説郛》本，但文字有所校改。本書採用影印文淵閣本，簡稱“四庫本”。

12.《學海類編》“集餘三·文詞類”收録有一卷本《碧鷄漫志》。其本雖用陶珽《説郛》本，但已用知不足齋等本進行過校改。本書採用民國九年（1920）上海涵芬樓影印六安晁氏聚珍版，簡稱“學海本”。

13.《詞話叢編》本，唐圭璋編。該書録入《碧鷄漫志》五卷，其底本爲知不足齋本。該本在商務《説郛》本的基礎上在全書每一條前均擬定了條目，其文字也有少量校訂。本書採用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修訂本，簡稱“詞話叢編本”。

三、校改原本正文

凡屬以下情況者，一律校改正文：

1. 避諱字，無論是王灼本人所避宋諱，還是後代傳本所避的時諱，一律改回原字，並在校語中加以説明。

2. 參校諸本中，凡有文字優于底本者，一律校改原文，並出校記。

3. 雖無參校版本爲依據，但稽諸史料，確爲錯誤的文字，

無論是王灼本人的錯誤還是後代版刻的錯誤，一律校改原文，並在校語中詳加辨證。

四、條目

原本各條並無條目，商務《説郛》本有條目，詞話叢編本在商務《説郛》本的基礎上爲各條增擬了條目，本書各條條目多依詞話叢編本之舊。並在校語中著録商務《説郛》本各條目的異同。少量改訂的條目，則在校語中詳加辨析。

五、編　號

傳世諸本均無編號，爲方便檢索，本書在各條條目前增加了編號。編號分兩節，前者爲卷號，後者爲該條序號。全書序號統一編排，以醒眉目。

六、原　注

知不足齋本及詞話叢編本正文間原有夾注，今一律移入校語。

碧鷄漫志序[①]

乙丑冬，予客寄成都之碧鷄坊妙勝院，自夏涉秋，與王和先、張齊望所居甚近，皆有聲妓，日置酒相樂，予亦往來兩家不厭也。嘗作詩云："王家二瓊芙蕖妖，張家阿倩海棠魄。露香亭前占秋光，紅雲島邊弄春色。滿城錢癡買娉婷，風捲畫樓絲竹聲。誰似兩家喜看客，新翻歌舞勸飛觥。君不見東州鈍漢髮半縞，日日醉踏碧鷄三井道。"予每飲歸，不敢徑卧，客舍無與語，因旁緣是日歌曲，出所聞見，仍考歷世習俗，追思平時論説，信筆以記。積百十紙，混羣書中，不自收拾。今秋開篋偶得之[②]，殘脱逸散，僅存十七，因次比增廣成五卷，目曰《碧鷄漫志》。顧將老矣，方悔少年之非，游心淡泊，成此亦安用？但一時醉墨，未忍焚棄耳。己巳三月既望覃思齋序[③]。

【校記】

①此序汲古閣本載于卷一之内首條之前。卷一首頁首行題"碧鷄漫志卷第一"，此下小字注"並自序"。次行下部署"小溪王灼晦叔"。知不足齋本移序文于卷一之前，首頁首行題"碧鷄漫志序"，次行題款與汲古閣本同。詞話叢編本亦置序文于卷一之前，標目與知不足齋本相同，但删去次行題款。其餘諸本均無序文。

②據序文，《碧鷄漫志》之文，始記于“乙丑冬”，即宋高宗紹興十五年（1145）冬，終成于“己巳三月既望”，即紹興十九年（1149）三月十六日。此云“開篋偶得”，然後“次比增廣”，最後在三月成書，那麽開始整理舊稿的“秋”决不會是“今秋”。此處“今秋”疑爲“去秋”、“昨秋”之訛。

③“己巳”，汲古閣本訛作“已巳”。

目　錄

卷 二

卷　一

1.1　歌曲所起[①]

或問歌曲所起。曰：天地始分，而人生焉[②]，人莫不有心，此歌曲所以起也。《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③]，律和聲。"《詩》序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④]，永歌之不足[⑤]，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樂記》曰："詩言其志，歌咏其聲[⑥]，舞動其容，三者本于心，然後樂器從之。"故有心則有詩，有詩則有歌，有歌則有聲律，有聲律則有樂歌，永言即詩也[⑦]，非于詩外求歌也。今先定音節，乃製詞從之，倒置甚矣[⑧]。而士大夫又分詩與樂府作兩科[⑨]。古詩或名曰樂府[⑩]，謂詩之可歌也。故樂府中有歌，有謡，有吟，有引，有行，有曲。今人于古樂府，特指爲詩之流，而以詞就音[⑪]，始名樂府，非古也。舜命夔教胄子[⑫]，詩歌聲律，率有次第。又語禹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其君臣《賡歌》、《九功》、《南風》、《卿雲》之歌，必聲律隨具[⑬]。古者采詩，命太師爲樂章，

祭祀、宴射、鄉飲皆用之。故曰：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詩至于動天地，感鬼神，移風俗，何也？正謂播諸樂歌⑭，有此效耳。然中世亦有因筦弦金石造歌以被之⑮，若漢文帝使愼夫人鼓瑟，自倚瑟而歌，漢魏作三調歌辭，終非古法⑯。

【校記】

①此條條目爲陶宗儀《説郛》本原題。

②“分而”，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著”；汲古閣本作“者”；錢校作“分而”。

③“永”，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本作“咏”。按：“永”爲“詠”的假借字，“詠”與“咏”則爲異體通用。《尚書·舜典》：“詩言志，歌永言。”孔傳：“歌詠其義，以長其言。”俞樾《尚書平議》：“今文《尚書》‘永’作‘詠’，當從之。”朱駿聲《説文通訓定聲》：“‘永’，假借爲‘詠’。”《説文解字》：“‘詠’，或從口。”《廣韻》：“‘咏’，同‘詠’。”

④“永”，陶宗儀《説郛》本作“詠”；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本作“咏”。

⑤“永”，陶宗儀《説郛》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本作“咏”。

⑥“咏”，陶宗儀《説郛》本作“詠”。

⑦“永”，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學海本作“咏”。

⑧“甚”，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汲古閣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脱；錢校補一“甚”字。

⑨“而”，學海本脱。

⑩“古”，錢校改作“故”。

⑪“以”，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本、學海本脱。

⑫“胄”，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訛作“冑”。

⑬“必”下，四庫《説郛》本多一“以”字。

“具”，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本脱；四庫《説郛》本作“之”。

⑭“樂歌”，汲古閣本作“歌樂”。

⑮“筦”，陶宗儀《説郛》本、汲古閣本、四庫本、學海本作“管”。按：在吹奏器樂這一義項上，“筦”、“管”字通。《漢書·董仲舒傳》：“筦弦之聲未衰。”顔師古注：“‘筦’，與‘管’字同。”

“造”字下，汲古閣本無“歌”字；錢校補“歌”字。

⑯“古”，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訛作“占”。

1.2　歌詞之變[①]

古人初不定聲律，因所感發爲歌，而聲律從之，唐、虞三代以來是也[②]，餘波至西漢末始絶。西漢時[③]，今之所謂古樂府者漸興，晉魏爲盛，隋氏取漢以來樂器歌章古調併入清樂[④]，餘波至李唐始絶。唐中葉雖有古樂府，而播在聲律則尠矣[⑤]，士大夫作者，不過以詩一體自名耳。蓋隋以來今之所謂曲子者漸興，至唐稍盛，今則繁聲淫奏，殆不可數。古歌變爲古樂府[⑥]，古樂府變爲今曲子[⑦]，其本一也。後世風俗益不及古，故相懸耳。而世之士大夫亦多不知歌詞之變。

【校記】

①此條條目陶宗儀《説郛》本作“詩詞之變”。

②“三”，知不足齋本作“禪”。現存諸本中，陶宗儀《説郛》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詞話叢編本作“禪”；傅校、天一閣本、汲古閣本作“三”。按：“三代”爲

時間術語，指上古唐堯、虞舜及大禹三代。“禪代”爲政治術語，指上古帝王讓位于賢者的禪讓制度。此處歷敘古今歌詞之變，“唐虞三代”，指的是上古這一特定歷史時段，當用“三代”。又：《碧鷄漫志》卷二“樂章集淺近卑俗”條云：“自唐虞三代以前”，宋本《頤堂集》卷一《荆玉後賦》云：“昔在唐虞三代以來”。可知“唐虞三代”爲王灼習慣用語。今據傅校等本校改。

③“時”，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特”。

④“入”，傅校作“之之”。

⑤“尠”，學海本訛作“渺”。

⑥“古歌”，集成本作“故歌”。

⑦“爲”，陶宗儀《説郛》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脱。

1.3 古者歌工樂工皆非庸人[①]

子語魯太師樂，知樂深矣。魯太師者亦可語此耶[②]？古者歌工、樂工皆非庸人，故摯適齊，干適楚，繚適蔡，缺適秦，方叔入河[③]，武入漢，陽、襄入海[④]，孔子録之。八人中，其一又見于《家語》[⑤]：孔子學琴于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爲官，然能于琴，今子于琴已習”是也。子貢問師乙[⑥]：“賜宜何歌?”答曰[⑦]：“愛者宜歌商[⑧]，温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寬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静、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⑨]，正直而静、廉而謙者宜歌風[⑩]。”師乙，賤工也，學識乃至此。又曰[⑪]：“歌者上如抗，下如墜[⑫]，曲如折，止如槁木[⑬]，倨中矩，勾中鉤[⑭]，纍纍乎端如貫珠[⑮]。”歌之妙不越此矣。今有

過鈞容班教坊者[16]，問曰："某宜何歌?"必曰："汝宜唱田中行、曹元寵小令[17]。"

【校記】

①此條條目陶宗儀《説郛》本作"樂工非庸人"。

②"者"，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無。

③"叔"，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脱。按：《論語·微子》："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漢，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邢昺《正義》："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據此，知此處當有"叔"字。

④"陽襄"，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本、學海本倒作"襄陽"。按：據前引《論語·微子》，此處"陽"指"少師陽"，"襄"指"擊磬襄"。此段材料出自《論語》，作"陽襄"是。

⑤"又"，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人"。

⑥"乙"，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學海本訛作"襄"。按：此段材料出自《禮記·樂記》，《禮記·樂記》原文作"師乙"。此處作"乙"是。

⑦"答"，學海本脱。

⑧"愛者"，知不足齋本作"慈愛者"。現存諸本中，錢校、學海本、詞話叢編本作"慈愛者"；集成本、四庫《説郛》本作"肆直而慈愛者"；陶宗儀《説郛》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天一閣本、汲古閣本、四庫本作"愛者"。按：此段内容同見于《禮記·樂記》與《史記·樂書》，而二者文字略有不同。《禮記·樂記》云："愛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寬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静、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商之遺聲

也。"《史記·樂書》云："寬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静、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清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斷者宜歌齊。"《禮記》、《史記》的主要差異是各類樂歌的排列順序：《禮記》作商、齊、頌、大雅、小雅、風；《史記》作頌、大雅、小雅、風、商、齊。此外，《禮記》"愛者"，《史記》作"肆直而愛者"。《禮記》"正直而静、謙而廉者"，《史記》作"正直清廉而謙者"。今王灼所述，無論樂歌順序還是相關文字，都與《禮記·樂記》相同，其出于《禮記·樂記》，可以肯定。錢校等本于"愛"前加一"慈"，集成等本加"肆直而慈"四字，均當據《史記·樂書》校改原本，未見其妥。今據陶宗儀《説郛》等本校改。

⑨"恭"下，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本衍一"敬"字。

⑩"直"，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道"。

"謙"，陶宗儀《説郛》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謹"。

⑪"又"，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學海本訛作"人"。按："又曰"以下引文，爲《禮記·樂記》"子貢問師乙"一條的後半段文字。根據上下文意，此處當作"又曰"。

⑫"墜"，四庫《説郛》本作"隊"。按：此段文字出自《禮記·樂記》。《樂記》云："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據《十三經注疏》阮元校勘記，諸本均作"隊"。"石經本'隊'作'墜'。"王灼當用石經本。"隊"、"墜"，古今字。《説文解字》："隊，從高隊也。"段玉裁注："'隊'、'墜'，正俗字。古書多作'隊'，今則'墜'行而'隊'廢矣。"

⑬"槁"，天一閣本作"稿"。按：《禮記·樂記》原文作"槁"。在"乾枯"這一義項上，"稿"通"槁"。《説苑·建本》："弃其本者，榮華稿矣。"

⑭"勾"，四庫《説郛》本作"句"。按：《禮記·樂記》原文作"句"。

"句"、"勾"，古今字。《説文解字》："句，曲也。"段玉裁注："古音總如鉤。後人句曲音鉤，章句音屦，又改句曲字爲勾。"

"鉤"，陶宗儀《説郛》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本、學海本作"鈎"。按："鈎"爲"鉤"的俗體，見《龍龕手鑑》。

⑮"纍纍"，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累"。按：《禮記·樂記》原文作"纍纍"。《説文解字》："纍，綴得理也，一曰大索也。"段玉裁注："綴者，合箸也。合箸得其理則有條不紊，是曰纍。《樂記》曰：'纍纍乎端如貫珠'，此其證也。"纍纍，指物體有條不紊地連綴爲一串，《廣韻》"力追切"，音雷。"累"字在若干義項上可以與"纍"通用：其一，"累"通"縲"、"纍"。《論語·公冶長》："雖在縲紲之中。""縲"，《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作"累"，《漢書·司馬遷傳》作"纍"。此"纍"指大索，音雷。其二，《莊子·駢拇》："駢于辯者，纍瓦結繩竄句。"《經典釋文》引崔譔云："聚無用之語，如瓦之纍，繩之結也。"此"纍"同"累"，指堆積、積累，《集韻》"魯猥切"，音壘。其三，《集韻》："累，事相緣及也。或作纍。"此"纍"指牽連、連累，《廣韻》"力遂切"，音類。根據以上材料可以判斷：在"綴得理"這一義項上，"纍"、"累"不能通用。陶珽《説郛》等本誤。

⑯"鈞"，學海本脱。

"容"，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學海本訛作"客"。按：鈞容班爲宋代軍樂隊。《宋史·樂志十七》："鈞容直，亦軍樂也。太平興國三年，詔籍軍中之善樂者，命曰引龍直，每巡省游幸，則騎導車駕而奏樂。……淳化四年，改名鈞容直。"其制度又見《澠水燕談録》卷八"事誌"、《事物紀原》卷二"樂舞聲歌部第十一"。

⑰"田"，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訛作"由"；學海本訛作"曲"。按："田中行"爲人名，《陽春白雪》卷五録存其詞一首，《金谷遺音》録存其斷句一句，均作"田中行"。《碧鷄漫志》卷二"各家詞短長"條亦作"田中行"。"由"、"曲"俱誤。

1.4 漢初古俗猶在[①]

劉、項皆善作歌，西漢諸帝如武、宣類能之。趙王幽死，諸王負罪死[②]，臨絶之音，曲折深迫。廣川王通經，好文辭，爲諸姬作歌尤奇古。而高祖之戚夫人[③]、燕王旦之華容夫人兩歌[④]，又不在諸王下，蓋漢初古俗猶在也。東京以來，非無作者，大概文采有餘，情性不足[⑤]。高歡玉壁之役[⑥]，士卒死者七萬人，慚憤發疾，歸使斛律金作《勅勒歌》。其辭略曰："山蒼蒼，天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歡自和之，哀感流涕。金不知書[⑦]，能發揮自然之妙如此，當時徐、庾輩不能也。吾謂西漢後，獨《勅勒歌》暨韓退之《十琴操》近古[⑧]。

【校記】

①此條條目陶宗儀《説郛》本作"漢之歌"。

②"罪死"，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誤倒作"死罪"。

③"之"，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無。按：此處"兩歌"，指漢高祖爲戚夫人所歌"鴻鵠高飛"及燕王旦爲華容夫人所歌"歸空城兮狗不吠"二篇，見《史記·留侯世家》及《漢書·燕刺王旦傳》。此句"高祖之戚夫人"，指漢高祖之《戚夫人歌》。此處"之"字不得删除，陶珽《説郛》等本誤。

④"華容"，知不足齋本及現存諸本均作"容華"。按：《漢書》原文作"華容夫人"，今據《漢書》校改。

"兩"，知不足齋本注："'兩'，一作'所'。"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詞話叢編本作"所"。

⑤"情性"，知不足齋本作"性情"。現存諸本中，詞話叢編本作"性

情"；陶宗儀《説郛》本、傅校、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天一閣本、汲古閣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均作"情性"。按：知不足齋本以錢校汲古閣本爲底本，並參校了唐宋叢書本，但汲古閣本、唐宋叢書本均作"情性"，錢曾未出校，則述古堂所藏明鈔本無異文。而明代的其他刻本、鈔本也無一作"性情"者，知不足齋本的校改，没有任何版本依據。

"性情"、"情性"，一字之倒，内涵大不相同。二者均爲偏義複詞，側重點都在後者。"性"，指人的自然本性，即《孟子·告子上》所説的"生之謂性"。"情"，指人的本性對外物刺激的情感反應，即《荀子·正名》所説的"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在古代心性哲學的理論體系中，"性"、"情"是一對互相依存又相互區别的重要概念。"性"爲本體，"情"爲形態；"性"爲裏，"情"爲表。互相聯系，又各有側重。

組合爲複詞的"性情"、"情性"，在内涵上也有着密切聯繫："情性"即"真情"、"實性"（《莊子·庚桑楚疏》），指透過真情流露出的純真本性。"性情"即"性命之情"（《莊子·駢拇》），指出自本性的至情真情。但二者又有着明顯的分别："情性"側重于人的天性、本性、内在稟賦。《荀子·性惡》："順情性則不辭讓。"這里所説的"情性"，就是指人的本性。"性情"側重于人的情感、情緒、外在氣質。《荀子·性惡》："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性情者矣。"這里所説的"性情"，即指人的嗜欲情感。

王灼所謂"文采有餘，情性不足"，"情性"相對于"文采"而言。在古代文學理論系統中，"文采"指文學作品的外在形態，如辭藻、聲律等。和"文采"相對應的，則應該是文學作品的内在含藴，也就是作者的内在情志。就理論淵源而言，這一思想可以追溯到《尚書·堯典》"詩言志"。"詩"即"文采"，"志"即"情志"。順流而下，還可以求證于《詩大序》。《詩大序》云："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又云："吟詠情性，以諷其上。"王灼所説的"情性"，就是在"心"之"志"，在"中"

之“情”。王灼所説的“文采”，就是“詩”，就是“言”。其後，劉勰《文心雕龍·體性》將文學作品多種多様的風格形態歸結于作者“情性”、“才氣”的差異。“才有庸俊，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並情性所鑠，陶染所凝，是以筆區雲譎，文苑波詭矣。”又云：“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劉勰所説的才氣情性，指人的内在禀賦，與王灼的“情性”相通。劉勰所説的“筆區雲譎”、“文苑波詭”、“吐納英華”，指作品的外在形態，與王灼的“文采”相同。至唐代，武則天《樂書要録》卷五有“情性内充，歌詠外發”的説法。這外發的“歌詠”，就相當于王灼的“文采”，而充諸其内的“情性”，與王灼所論的“情性”最爲接近。宋人之中，侈談“情性”者更是不少。黄庭堅《書王知載朐山雜咏後》云：“詩者，人之情性也。……情之所不能堪，因發于呻吟調笑之聲。……比律吕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這里和“情性”相對的“呻吟調笑之聲”、“可歌”、“可舞”的藝術形態，也就相當于王灼的“文采”。

綜上所述可以斷定：這里與“文采”相對的，應該是“情性”而不是“性情”。知不足齋本的校改既没有版本依據，義理上也扞格難通。今據陶宗儀《説郛》等本校改。

⑥“玉”，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天一閣本、四庫本訛作“王”。按：“玉壁”爲地名，在今山西稷山縣，參見《元和郡縣志》卷十二“絳州”條。《北齊書·神武下》：“（武定四年）九月，神武圍玉壁以挑，西師不敢應。……頓軍五旬，城不拔，死者七萬人。……是時西魏言神武中弩，神武聞之，乃勉坐見諸貴，使斛律金作《敕勒歌》，神武自和之，哀感流涕。”王灼所記本之于此，“王”字訛。

⑦“書”，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訛作“盡”。

⑧“十”，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作“古”。按：蔡邕《琴操》：“古琴曲有十二操。”韓愈集五百家注引韓醇云：“按《琴操》十有二，公取其十，如下所作是也。”今傳韓愈《琴操》實爲十首，此處作“十”是。

1.5　荆軻易水歌[1]

荆軻入秦，燕太子丹及賓客送至易水之上，高漸離擊筑，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涕淚。又前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上指冠。軻本非聲律得名，乃能變徵换羽于立談間，而當時左右聽者，亦不憒憒也。今人苦心造成一新聲，便作幾許大知音矣。

【校記】

①陶宗儀《説郛》本及後出一卷本無此條。

1.6　古音古辭亡缺[1]

或問：元次山補伏羲至商十代樂歌，皮襲美補九夏歌，是否？曰：名與義存，二子補之無害[2]。或有其名而無其義，有其義而名不可强訓，吾未保二子之全得也。次山曰："嗚呼，樂聲自太古始，百世之後，盡亡古音；樂歌自太古始[3]，百世之後，遂亡古辭。"次山知之晚也。孔子之時，三皇五帝樂歌已不及見，在齊聞《韶》，至三月不知肉味。戰國秦火，古器與音辭亡缺無遺。

【校記】

①陶宗儀《説郛》本及後出一卷本無此條。

②"子"，天一閣本訛作"三"。按：據王灼上文，"二子"指元結、皮日休。"三"字誤。

③"歌"，汲古閣本脱。按：王灼此處所引"次山曰"，爲元結《補樂

歌十篇序》，見《唐文粹》卷十及《元次山文集》卷一。次山原文有“歌”字。

1.7 自漢至唐所存之曲①

漢時雅鄭參用，而鄭爲多。魏平荆州，獲漢雅樂，古曲音辭存者四②：曰《鹿鳴》、《騶虞》、《伐檀》、《文王》。而左延年之徒以新聲被寵③，復改易音辭，止存《鹿鳴》一曲，晉初亦除之。又漢代短簫鐃歌樂曲，三國時存者④，有《朱鷺》、《艾如張》、《上之回》、《戰城南》、《巫山高》、《將進酒》之類，凡二十二曲。魏、吴稱號，始各改其十二曲。晉興⑤，又盡改之，獨《玄雲》、《釣竿》二曲名存而已⑥。漢代鞞舞，三國時存者⑦，有《殿前生桂樹》等五曲⑧，其辭則亡。漢代胡角《摩訶兜勒》一曲⑨，張騫得自西域⑩，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魏晉時亦亡。晉以來新曲頗衆，隋初盡歸清樂。至唐武后時，舊曲存者，如《白雪》、《公莫》、《巴渝》、《白紵》、《子夜》、《團扇》、《懊儂》、《石城》、《莫愁》、《楊叛》、《烏夜啼》、《玉樹後庭花》等⑪，止六十三曲⑫。唐中葉，聲辭存者⑬，又止三十七，有聲無辭者七⑭，今不復見。唐歌曲比前世益多⑮，聲行于今、辭見于今者，皆十之三四⑯，世代差近爾⑰。大抵先世樂府，有其名者尚多，其義存者十之三，其始辭存者十不得一⑱，若其音則無傳⑲，勢使然也。

【校記】

①此條條目陶宗儀《説郛》本作“歌曲存亡”。

②“辭”，天一閣本、汲古閣本作“詞”；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

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調”。

③“左”，知不足齋本作“李”。現存諸本中，陶宗儀《説郛》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詞話叢編本均作“李”，詞話叢編本注：“應作‘左’。”天一閣本、汲古閣本作“左”。按：《晉書·樂志上》：“（魏）黄初中，柴玉、左延年之徒復以新聲被寵，改其聲韻。”“李延年”爲西漢武帝時人，“左延年”爲漢魏時人。王灼此處叙述魏平荆州獲漢雅樂事，當爲左延年。今據天一閣等本校改。

“新聲”，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訛作“歌”。據前引《晉書·樂志上》文，作“新聲”是。

④“時”，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特”。

⑤“興”，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訛作“典”。

⑥“玄”，知不足齋本作“元”。現存諸本中，集成本、四庫本、學海本作“元”；陶宗儀《説郛》本、傅校、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天一閣本、汲古閣本、四庫《説郛》本、詞話叢編本作“玄”。詞話叢編本注：“原避諱作‘元’。”按：“玄”字犯康熙名諱“玄燁”，清代諸本因避諱而改字，詞話叢編本所注不誤。但宋始祖名“玄朗”，則“玄”字又是宋諱。不過，現存宋代刻本中，“玄”字或避或不避，不甚嚴格。四部叢刊本《頤堂先生文集》卷三《中秋大雨》“玄雲如塗墨”，不避“玄”字。此條文字明代諸本均作“玄”，當爲宋本原貌。今據陶宗儀《説郛》等本回改。

⑦“時”，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能”。

⑧“等”，陶宗儀《説郛》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脱。

⑨“摩”，學海本訛作“麿”。

“訶”，錢校訛作“呵”。

按：晉崔豹《古今注》卷中“音樂”：“横吹，胡樂也。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唯得《摩訶》、《兜勒》二曲。”《晉書·樂志》：“横吹有雙角，即胡樂也。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訶兜勒》一曲。”作“麾”、作“呵”，皆誤。

⑩“域”，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四庫本訛作“城”。

⑪“莫”下，知不足齋本有“舞”字。現存諸本中，陶宗儀《説郛》本、傅校、錢校、學海本、詞話叢編本有“舞”字；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天一閣本、汲古閣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作“公莫”，無“舞”字。按：王灼此段文字出自《通典》卷一四六，《通典》原文作“公莫”，無“舞”字。今據陶珽《説郛》等本校改。

“渝”，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淪”。

“紵”，陶宗儀《説郛》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苧”。按：“苧”爲植物名，即苧麻。“紵”爲苧麻經過漚製加工之後的製成品。此處“白紵”爲晉代舞曲。《宋書·樂志》云：“《白紵舞》，按舞辭有巾袍之言，紵本吴地所出，宜是吴舞也。晉俳歌云：‘皎皎白緒，節節爲雙。’吴音呼‘緒’爲‘紵’，疑‘白緒’即‘白紵’也。”《樂府詩集》卷五五引《樂府解題》云：“古詞盛稱舞者之美，宜及芳時爲樂。其譽白紵云：‘質如輕雲色如銀，製以爲袍餘作巾，袍以光身巾拂塵。’”則白紵之舞，因舞服用白麻布製成而得名。此處作“白紵”是。但“紵”、“苧”亦可通用。《詩·陳風·東門之池》：“東門之池，可以漚紵。”陸德明《經典釋文》：“‘紵’，字又作‘苧’。”

“團”，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作“圚”。按：字書無“圚”字。

“楊”，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四庫本訛作“揚”。

“叛”下，知不足齋本多一“兒”字。現存諸本中，陶宗儀《説郛》本、傅校、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錢校、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詞話叢編本有“兒”字；天一閣本、汲古閣本作

"楊叛"，無"兒"字。按：此段文字出自《通典》卷一四六，《通典》原文作"楊叛"，無"兒"字。今據天一閣等本校改。

⑫"止"，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無。

⑬"存"，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有"。

⑭"辭"，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汲古閣本、四庫本、學海本作"詞"。

⑮"益"，陶宗儀《説郛》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蓋"。

⑯"之"，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作"二"。

"四"，四庫《説郛》本無。

⑰"世"，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本脱。

⑱"始"，陶宗儀《説郛》本脱。

⑲"若"，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略"。

"則"，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將"。

1.8　晉以來歌曲[①]

石崇以《明君曲》教其妾緑珠。曰："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昔爲匣中玉，今爲糞土英[②]。"緑珠亦自作《懊儂歌》曰[③]："絲布澀難縫[④]。"桓伊侍孝武飲讌[⑤]，撫弦而歌《怨詩》曰[⑥]："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

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7]。”熊甫見王敦委任錢鳳，將有異圖，進説不納，因告歸[8]。臨與敦别，歌曰：“徂風飆起蓋山陵[9]，氛霧蔽日玉石焚。往事既去可長嘆[10]，念别惆悵會復難[11]。”陳安死，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驌驄父馬鐵鍛鞍[12]，七尺大刀奮如湍[13]，丈八蛇矛左右盤，十蕩十决無當前[14]。戰始三交失蛇矛，棄我驌驄竄巖幽，爲我外援而懸頭。西流之水東流河，一去不還奈子何[15]。”劉曜聞而悲傷[16]，命樂府歌之。晉以來歌曲見于史者，蓋如是耳。

【校記】

①此條條目陶宗儀《説郛》本作“晉之歌”。

②“土”，知不足齋本作“上”。現存諸本中，陶宗儀《説郛》本、詞話叢編本作“上”；傅校、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天一閣本、汲古閣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土”。按：石崇《明君曲》原文，見《文選》卷二七、《玉臺新詠》卷二、《通典》卷一四五、《舊唐書·音樂志二》等。《文選》、《通典》所録有異同，《文選》録全詩三十句，《通典》僅節引其中四句。《文選》作“糞上”，《通典》作“糞土”。今考王灼文字出自《通典》，應作“糞土”。今據傅校等本校改。

③“作”，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本、學海本脱。

“憹”，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本訛作“恨”。按：《樂府詩集》卷四六録緑珠所作五言四句，題作《懊儂歌》。郭茂倩解題引《古今樂録》云：“《懊儂歌》者，晉石崇緑珠所作，唯‘絲布澀難縫’一曲而已。”晉安帝隆安間民間所作，《宋書·五行志》稱爲《懊惱曲》，無作“懊恨”者。

“憹”，《集韻》：“憹，懊憹，痛悔。”音奴刀切，讀作撓。《素問·六元

正紀大論》："目赤心熱，甚則瞀悶懊憹。"懊憹：怨恨煩悶。俗作"懊惱"。《一切經音義》卷七四《僧伽羅剎集》下卷"懊惱"條："《考聲》云：'懊惱，痛恨也。'《集訓》云：'心内結怨也。'《經》作'憹'，俗用非也。"今《樂府詩集》卷四六所録《懊憹歌》十四首，多爲男女失戀的怨恨之詞，作"懊憹"是。

"儂"，《廣韻》奴冬切，音農。其義有三：其一，第一人稱。《玉篇》："儂，吴人稱我是也。"其二，第二人稱。楊維楨《西湖竹枝集》："勸郎莫上南高峰，勸儂莫上北高峰。"其三，第三人稱。《六書故》："儂，吴人謂人儂。按：此即人聲之轉。"據此，知"儂"爲吴地方言中的人稱代詞，其指稱對象，視上下文意而定。《懊儂曲》爲"吴聲歌曲"，其使用吴音，正是本色。《南齊書·王敬則傳》："（王）仲雄于御前鼓琴，作《懊儂曲》，歌曰：'常嘆負情儂，郎今果行許。'"則"負情儂"即"負情人"。是此曲題作"懊儂"，亦可通。

④"縫"下，知不足齋本注："'澀'，一作'濕'。"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本作"濕"。按：《樂府詩集》卷四六録《懊儂歌》以及解題引《古今樂録》均作"澀"。"濕"字誤。

⑤"桓"，知不足齋本作"元"。現存諸本中，陶宗儀《説郛》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天一閣本、汲古閣本、四庫本、學海本、詞話叢編本均作"元"；集成本、四庫《説郛》本作"桓"。按：該段文字出《晉書·桓伊傳》。王灼以避北宋欽宗名諱"桓"而改字，陶宗儀《説郛》以下諸本作"元伊"，當爲宋本原貌。今據集成等本回改。

⑥"弦"，四庫《説郛》本作"箏"。按：《晉書·桓伊傳》作"箏"。

⑦"反"，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乃"。按：《晉書·桓伊傳》作"反"。又：桓伊所歌爲曹植《怨歌行》。《藝文類聚》卷四一、《樂府詩集》卷四二録存，此字均作"反"。

⑧"告"，傅校作"言"。按：此段文字，出自《晉書·沈充傳》。《晉

書》原文作“告”。

⑨“徂”，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學海本作“祖”。按：《晉書·沈充傳》原文作“徂”。該詩别無傳本，作“徂”是。

⑩“嘆”下，知不足齋本注：“‘可’，一作‘有’。”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四庫本、學海本作“有”。按：《晉書·沈充傳》原文作“可”。該詩别無傳本，作“可”是。

⑪“會復”，集成本作“復會”。按：《晉書·沈充傳》原文作“復會”。

“難”，傅校作“艱”。按：《晉書·沈充傳》原文作“難”。

⑫“父”，知不足齋本作“文”。句末注：“‘文’，一作‘駿’。”現存諸本中，陶宗儀《説郛》本、傅校、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詞話叢編本作“文”；錢校作“駿”；天一閣本、汲古閣本作“父”。按：隴上之歌，《晉書》、《趙書》所載文字不同。《晉書·劉曜載記》以及《太平御覽》卷二八〇、《樂府詩集》卷八五所録，均作“父馬”，《太平御覽》卷四六五引《趙書》作“駮馬”，《錦繡萬花谷》卷十五作“交馬”，《詩紀》卷四十三作“駿馬”。駮馬：毛色青白相雜的馬。文馬：毛色自成文采的馬。父馬：雄馬。《爾雅·釋畜》郭璞注：“今江東呼駁馬爲騭。”《經典釋文》卷三十：“父，本或作駁，俗字。”《漢書·食貨志》：“乘牸牝者擯而不得會聚。”孟康曰：“皆乘父馬，有牝馬間其間則踶齧。”王灼引詩出自《晉書》，當從《晉書》作“父馬”。“文馬”當從《趙書》“駮馬”、“交馬”而訛，“駿馬”則明人臆改，均無據。今據天一閣等本校改。

⑬“湍”下，知不足齋本注：“一云‘匕及大刀奮無端’。”

“七尺”，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學海本訛作“匕及”。

“如”，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無”。

“湍”，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端”。

按：《晉書》、《趙書》均作“七尺大刀”，無異文。“匕及”當爲形近致訛。“奮如湍”，《趙書》作“配齊鑼”，無作“奮無端”者。

⑭“决”，知不足齋本訛作“决”。現存諸本中，汲古閣本作“决”；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學海本訛作“映”；陶宗儀《説郛》本、天一閣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詞話叢編本作“决”。按：《晉書》、《趙書》原文均作“决”。今據陶宗儀《説郛》等本校改。

“前”，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四庫《説郛》本訛作“然”。按：《晉書》、《趙書》原文均作“前”。

⑮“何”下，知不足齋本注：“‘奈子何’一作‘復奈何’。”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復奈何”。按：《晉書》、《趙書》原文均作“奈子何”。

⑯“聞”，天一閣本訛作“閈”。

“而”，汲古閣本訛作“面”；錢校作“而”。

“悲”，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汲古閣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作“嘉”；錢校作“悲”。按：此段文字出自《晉書·劉曜載記》。《晉書》原文作：“曜聞而嘉傷，命樂府歌之。”

1.9　唐絶句定爲歌曲[①]

唐時古意亦未全喪，《竹枝》、《浪淘沙》、《拋毬樂》、《楊柳枝》[②]，乃詩中絶句，而定爲歌曲。故李太白《清平調》詞三章皆絶句。元、白諸詩，亦爲知音者協律作歌。白樂天守杭，元微之贈云：“休遣玲瓏唱我詩。我詩多是别君辭。”自注云[③]：“樂人高玲瓏能歌[④]，歌予數十詩。”樂天亦《醉戲諸妓》云：“席上爭飛使君酒，歌中多唱舍人詩。”又《聞歌妓唱前郡守嚴郎中詩》云[⑤]：“已留舊政布中和，又付新詩與艷歌[⑥]。”元微之《見人詠

韓舍人新律詩戲贈》云："輕新便妓唱，凝妙入僧禪。"沈亞之送人序云："故友李賀，善撰南北朝樂府故詞[7]，其所賦尤多怨鬱悽艷之巧[8]。誠以蓋古排今，使爲詞者莫得偶矣[9]。惜乎其終亦不備聲弦唱[10]。"然唐史稱：李賀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工皆合之弦筦[11]。又稱：李益詩名與賀相埒[12]，每一篇成[13]，樂工爭以賂求取之[14]，被聲歌供奉天子。又稱：元微之詩，往往播樂府。舊史亦稱：武元衡工五言詩，好事者傳之，往往被于筦弦[15]。又舊說：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之渙詣旗亭飲[16]。梨園伶官亦招妓聚燕，三人私約曰："我輩擅詩名，未定甲乙[17]，試觀諸伶謳詩分優劣。"一伶唱昌齡二絶句云[18]："寒雨連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帆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奉帚平明金殿開。强將團扇共徘徊。玉顔不及寒鴉色[19]，猶帶昭陽日影來。"一伶唱適絶句云[20]："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之渙曰："佳妓所唱，如非我詩，終身不敢與子爭衡。不然，子等列拜牀下。"須臾妓唱[21]："黄沙遠上白雲間[22]，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之渙揶揄二子曰[23]："田舍奴，我豈妄哉！"以此知李唐伶伎取當時名士詩句入歌曲[24]，蓋常俗也[25]。蜀王衍召嘉王宗壽飲宣華苑，命宫人李玉簫歌衍所撰宫詞云[26]："輝輝赫赫浮五雲，宣華池上月華春。月華如水映宫殿，有酒不醉真癡人。"五代猶有此風，今亡矣。近世有取陶淵明《歸去來》、李太白《把酒問月》、李長吉《將進酒》、大蘇公赤壁前後賦協入聲律[27]，此暗合其美耳[28]。

【校記】

①此條條目陶宗儀《説郛》本作"唐之歌"。

②"竹枝"下，錢校補一"詞"字。

③“注”，天一閣本訛作“往”。

④“高”，四庫《説郛》本作“商”。按：此引詩題爲《重贈》，載《元氏長慶集》卷二二。明弘治楊循吉影宋抄《元氏長慶集》、宋阮閲《詩話總龜》前集卷四二“樂府門”、王讜《唐語林》卷二“文學”均作“高”。四部叢刊影明嘉靖東吴董氏翻宋本《元氏長慶集》、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宋本《白氏長慶集》、四部叢刊影日那波道圓本《白氏文集》、《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十二引《脞説》、《詩人玉屑》卷十六作“商”。

⑤“聞”，四庫本訛作“曲”。

⑥“詩”，文學古籍刊行社1955年影宋本《白氏長慶集》、四部叢刊影日那波道圓覆宋本《白氏文集》均作“詞”。

⑦“故”，知不足齋本作“古”。現存諸本中，陶宗儀《説郛》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錢校、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詞話叢編本均作“古”；天一閣本、汲古閣本作“故”。按：四部叢刊影明刊本《沈下賢文集》卷九《序詩送李膠秀才》、《全唐文》卷七三五《送李膠秀才詩序》作“樂府故詞”。明刊本卷首有元祐丙寅闕名序，其所據底本，當即錢曾《讀書敏求記》、孫星衍《平津館鑒藏書記》、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等提及的“元祐刊本”。王灼引此序作“故詞”，應有版本依據。今據天一閣等本校改。

⑧“艷”，傅校作“絶”。

“巧”，知不足齋本作“句”。現存諸本中，陶宗儀《説郛》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詞話叢編本均作“句”；天一閣本、汲古閣本作“巧”。按：《全唐文》本原序作“巧”，四部叢刊本作“功”。“悽艷之功”語意不通，“功”當爲“巧”字形訛。今據天一閣等本校改。

⑨“矣”下，知不足齋本注：“‘得’，一作‘能’。”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能”。按：四部叢刊本及《全唐文》本沈氏原序作“得”。

⑩“終”，知不足齋本作“中”。現存諸本中，陶宗儀《説郛》本、錢校、詞話叢編本作“中”；傅校、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天一閣本、汲古閣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終”。按：四部叢刊本及《全唐文》本原序作“終”。據文意，作“終”字勝。今據傅校等本校改。

“聲”下，知不足齋本有“歌”字。現存諸本中，陶宗儀《説郛》本、傅校、錢校、詞話叢編本有“歌”字；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天一閣本、汲古閣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無“歌”字。按：四部叢刊本、《全唐文》本原序無“歌”字。“聲”，這里指樂曲，“備聲”，即爲歌辭配上樂曲。“弦唱”，指配樂演唱。據文意，“備聲弦唱”義較長。今據陶珽《説郛》等本校改。

⑪“筦”，陶宗儀《説郛》本、天一閣本、四庫本、學海本作“管”。

⑫“與”，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本訛作“爲”。

“與”下，四庫《説郛》本多“宗人”二字。按：《新唐書·李益傳》：“名與宗人賀相埒。”四庫《説郛》本顯然據新傳校改王灼文字，今不取。

“埒”，知不足齋本訛作“捋”。現存諸本中，陶宗儀《説郛》本、學海本作“捋”；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作“將”；天一閣本、汲古閣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詞話叢編本作“埒”。按：埒，等同。《國語·晉語》：“叔向、子産、晏嬰之才相等埒。”

⑬“成”，四庫《説郛》本訛作“出”。

⑭“求”，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來”。

⑮“筦”，陶宗儀《説郛》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天一閣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管”。

⑯“之渙”，知不足齋本作“渙之”。現存諸本中，各本均作“渙之”，惟詞話叢編本作“之渙”，並于“渙”下注云：“原作‘王渙之’，據《集異記》改，下同。”按：唐薛用弱《集異記》，明《顧氏文房小説》翻宋本、

文學古籍刊行社1955年影宋《類説》本均作“王涣之”，今傳世《集異記》明清版本亦作“王涣之”，無作“王之涣”者。自岑仲勉《續貞石證史》據墓誌稽考之後，現代各整理本《集異記》均改爲“王之涣”。詞話叢編所據以校改的《集異記》，當爲現代整理本。

王之涣，兩《唐書》無傳。《國秀集》録其《凉州詞二首》及《宴詞》一首，署名爲“王之涣”。四部叢刊本《高常侍集》卷四有《薊門不遇王之涣郭密之因以留贈》。白居易《故滁州刺史贈刑部尚書滎陽鄭公墓誌銘》稱墓主鄭臚“尤善五言詩，與王昌齡、王之涣、崔國輔輩聯唱迭和，名動一時。”以上諸篇，均作“之涣”。《隋唐五代墓誌匯編》洛陽卷録有《唐文安郡文安縣尉太原王府君墓誌銘並序》，誌云：“公名之涣，字季淩，本家晉陽，宦徙絳郡。”岑仲勉《續貞石證史》即據此誌以考證之涣生平。據此可以斷定：“之涣”爲是，“涣之”爲訛。但王灼此段文字出自《集異記》，而宋代《集異記》諸傳本正作“涣之”。知此條之訛，其來有自。今據墓誌校改。下文同。

⑰“乙”下，知不足齋本注：“‘定’，一作‘第’。”陶宗儀《説郛》本、傅校、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第”。

⑱“二”，天一閣本訛作“一”。

“句”下，自“云寒”至“影來”五十七字，陶宗儀《説郛》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删。

⑲“玉”，天一閣本訛作“王”。

⑳“句”下，自“云開”至“雲居”二十一字，陶宗儀《説郛》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删。

㉑“唱”下，陶宗儀《説郛》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删“黄河”至“門關”二十八字，並增入“涣之詩”三字。

㉒“沙”，知不足齋本作“河”。現存諸本中，詞話叢編本作“河”；天一閣本、汲古閣本作“沙”。按：《國秀集》録《凉州詞二首》作“黄河”。顧氏文房小説本《集異記》卷二、曾慥《類説》卷八録《集異記》、《文苑英華》卷一九七録《出塞》、卷二九九録《凉州》、《樂府詩集》卷二二録《出塞》、《唐詩紀事》卷二六“王之涣”條録《出塞》、《萬首唐人絶句》録《凉州詞》，均作“黄沙”。知宋人引此詩，多作“黄沙”。王灼所引既出《集異記》，當以作“沙”爲是。今據天一閣等本校改。

㉓“揶揄”，天一閣本、汲古閣本訛作“椰揄”，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訛作“椰榆”。

㉔“李”，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天一閣本、汲古閣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無，錢校補“李”字。

“伎”，陶宗儀《説郛》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天一閣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妓”。按：伎，歌女、舞女。《後漢書·仲長統傳》：“倡謳伎樂，列乎深堂。”“妓”也可以指歌舞藝伎，《後漢書·濟南安王康傳》：“（劉）錯爲太子時，愛康鼓吹妓女宋閏。”《廣韻》：“妓，女樂。”在歌舞藝伎這一義項上，“伎”、“妓”可以通用。

“取”，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脱。

㉕“也”下，知不足齋本注：“‘俗’，一作‘事’。”陶宗儀《説郛》本、傅校、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事”。

㉖“詞”下，自“云輝”至“癡人”二十九字，陶宗儀《説郛》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删。

㉗“歸去來”下，四庫《説郛》本多一“辭”字。按：此篇篇名，《宋書》、《晉書》、《南史》陶潛本傳以及《文選》卷四五均作“歸去來”。宋代所傳集本，如四部叢刊影宋本《箋注陶淵明集》、汲古閣翻宋本《陶淵明文

集》以及東坡手寫本均作“歸去來兮辭”。唯明焦竑刻本作“歸去來辭”。四庫《説郛》本據明本改字，不取。

“太”，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無。

“間”下，知不足齋本多一“明”字。現存諸本中，陶宗儀《説郛》本、錢校、詞話叢編本有“明”字；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天一閣本、汲古閣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無“明”字。按：北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卷十八載此詩，題作《把酒問月》。今據陶珽《説郛》等本校改。

“前後”，學海本删。

㉘“其美”，陶宗儀《説郛》本、傅校、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天一閣本、汲古閣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孫吴”；錢校改作“其美”。

“耳”下，知不足齋本注：“一云：‘此暗合孫吴耳’。”

1.10　元微之分詩與樂府作兩科[1]

元微之序《樂府古題》云：“操、引、謡、謳、歌、曲、詞、調八名，起於郊祭、軍賓、吉凶、苦樂之際。在音聲者，因聲以度詞，審調以節唱，句度短長之數[2]，聲韻平上之差，莫不由之準度。而又别其在琴瑟者爲操、引，採民甿者爲謳、謡，備曲度者總謂之歌、曲、詞、調。斯皆由樂以定詞，非選詞以配樂也。詩、行、詠、吟、題、怨、嘆、章、篇九名，皆屬事而作，雖題號不同，而悉謂之爲詩可也。後之審樂者，往往採取其詞度爲歌曲[3]，蓋選詞以配樂，非由樂以定詞也。”微之分詩與樂府作兩科，固不知事始，又不知後世俗變。凡十七名皆詩也，詩即可

歌，可被之筦弦也[④]。元以八名者近樂府，故謂由樂以定詞；九名者本諸詩，故謂選詞以配樂。今樂府古題具在，當時或由樂定詞，或選詞配樂，初無常法。習俗之變，安能齊一[⑤]。

【校記】

①陶宗儀《説郛》本及後出一卷本無此條。

②“短長”，知不足齋本作“長短”。現存諸本中，詞話叢編本作“長短”；天一閣本、汲古閣本作“短長”。按：《元氏長慶集》卷二三《樂府古題序》作“短長”，傳世諸本無異文。今據天一閣等本校改。

③“採”，知不足齋本無。現存諸本中，汲古閣本、詞話叢編本無“採”字；天一閣本有“採”字。按：《元氏長慶集》原文有“採”字，傳世諸本無異文。今據天一閣本校補。

④“筦”，天一閣本作“管”。

⑤“能”，天一閣本、汲古閣本作“得”。

1.11 古人善歌得名不擇男女[①]

古人善歌得名，不擇男女。戰國時，男有秦青、薛談、王豹、綿駒、瓠梁，女有韓娥。漢高祖《大風歌》[②]，教沛中兒歌之。武帝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歌。漢以來，男有虞公、李延年、朱顧仙、朱子尚、吴安泰、韓法秀[③]，女有麗娟、莫愁、孫瑣、陳左、宋容華、王金珠。唐時男有陳不謙、謙子意奴、高玲瓏、長孫元忠、侯貴昌、韋青、李龜年、米嘉榮、李衮、何戡、田順郎、何滿、郝三寶、黎可及、柳恭，女有穆氏、方等、念奴、張紅紅、張好好、金谷里葉、永新娘、御史娘、柳青娘、謝阿蠻、胡二姉、寵姐、盛小叢、樊素、唐有態、李山奴、任智方四女、洞雲。今人獨重女音，不復問能否。而士大夫

所作歌詞，亦尚婉媚，古意盡矣。政和間，李方叔在陽翟，有攜善謳老翁過之者。方叔戲作《品令》云："歌唱須是玉人，檀口皓齒冰膚。意傳心事，語嬌聲顫，字如貫珠。　　老翁雖是解歌，無奈雪鬢霜鬚。大家且道，是伊模樣，怎如念奴?"方叔固是沈于習俗，而語嬌聲顫，那得字如貫珠？不思甚矣。

【校記】

①陶宗儀《説郛》本及後出一卷本無此條。

②"祖"下，天一閣本多一"時"字。按：《大風》之歌爲漢高祖劉邦本人所作，見《漢書·高帝紀》。"時"字誤。

③"虞公"下，知不足齋本多一"發"字。現存諸本即天一閣本、汲古閣本、詞話叢編本均有"發"字。按：《藝文類聚》卷四三引劉向《别録》："漢興以來，善雅歌者，魯人虞公，發聲清哀，蓋動梁塵。"《宋書·樂志一》："前漢有虞公者，善哥，能令梁上起塵。"可知此條"虞公發"，是誤斷"魯人虞公，發聲清哀"中的"發"字屬上句而致誤。《碧鷄漫志》今存諸本均作"虞公發"，是知王灼本人已誤。今據《别録》原文校删"發"字。

"朱"，知不足齋本作"未"。現存諸本即天一閣本、汲古閣本、詞話叢編本均作"未"。按：此條材料出自《通典》。《通典》卷一四五："齊有朱顧仙，善聲《讀曲》，齊武朱子尚又善歌，二人遂俱蒙厚賚。"《通典》所載，謂朱顧仙以善唱《讀曲》得名南齊。到齊武帝時，朱顧仙之子朱尚又以善歌得名。《樂府詩集》卷四六《讀曲歌八十九首》解題："朱碩仙善歌吴聲《讀曲》……時朱子尚亦善歌。"據此可以斷定：此條"未子尚"當爲"朱子尚"，"未"爲"朱"之形訛。今據《通典》原文校改。

"法"，知不足齋本作"發"。現存諸本中，汲古閣本、詞話叢編本作"發"；天一閣本作"法"。按：漢以來歌者未見有"韓發秀"其人。《通典》卷一四五云：梁時"有韓法秀，又能妙歌吴聲《讀曲》等，古今獨絶"，當即此人。今據天一閣本校改。

1.12 論雅鄭所分[①]

或問雅鄭所分。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至論也。何謂中正？凡陰陽之氣，有中有正，故音樂有正聲，有中聲。二十四氣，歲一周天，而統以十二律。中正之聲，正聲得正氣，中聲得中氣，則可用。中正用，則平氣應。故曰：中正以平之。若乃得正氣而用中律，得中氣而用正律，律有短長，氣有盛衰，太過不及之弊起矣。自揚子雲之後，惟魏漢津曉此。東坡曰："樂之所以不能致氣召和如古者，不得中聲故也。樂不得中聲者，氣不當律也。"東坡知有中聲，蓋見孔子及伶州鳩之言，恨未知正聲耳。近梓潼雍嗣侯者[②]，作正笙訣琴數，還相爲宮，解律吕逆順相生圖。大概謂知音在識律，審律在習數。故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諸譜以律通不過者，率皆淫哇之聲。嗣侯自言得律吕真數，著説甚詳，而不及中正。

【校記】

①陶宗儀《説郛》本及後出一卷本無此條。

②"侯"，天一閣本作"使"。

1.13 歌曲拍節乃自然之度數[①]

或曰：古人因事作歌，輸寫一時之意[②]，意盡則止，故歌無定句；因其喜怒哀樂，聲則不同，故句無定聲。今音節皆有轄束，而一字一拍，不敢輒增損，何與古相戾歟？予曰：皆是也。今人固不及古，而本之情性[③]，稽之度數，古今所尚，各因其所

重。昔堯民亦擊壤歌，先儒爲搏拊之說，亦曰所以節樂。樂之有拍，非唐虞創始，實自然之度數也。故明皇使黄幡綽寫拍板譜，幡綽畫一耳於紙以進，曰："拍從耳出。"牛僧孺亦謂拍爲樂句。嘉祐間，汴都三歲小兒在母懷飲乳，聽曲皆撚手指作拍，應之不差。雖然，古今所尚，治體風俗，各因其所重，不獨歌樂也。古人豈無度數？今人豈無性情？用之各有輕重，但今不及古耳。今所行曲拍，使古人復生，恐未能易。

【校記】

①陶宗儀《説郛》本及後出一卷本無此條。

②"輸"，詞話叢編本作"抒"。按：抒，傾吐，傾瀉。《漢書·王褒傳》："敢不略陳愚而抒情素。"顏師古注："抒，猶泄也。""輸"亦有傾瀉一義。《廣雅·釋言》："輸，寫也。"王念孫《疏證》："《小雅·蓼蕭篇》：'我心寫兮。'毛傳云：'輸寫其心也。'"

③"情性"，知不足齋本作"性情"。現存諸本中，詞話叢編本作"性情"；天一閣本、汲古閣本作"情性"。按：王灼此語，出于《禮記·樂記》。《樂記》云："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就語源出處而言，此處當作"情性"。其次，知不足齋本以錢校汲古閣本爲底本。汲古閣本作"情性"，天一閣本同，可以斷定，王灼原文正是如此。就版本來源的角度而言，知不足齋本改"情性"爲"性情"，没有任何版本依據。

知不足齋本擅改"情性"爲"性情"，可能與下面的行文有關。本條下文云："古人豈無度數？今人豈無性情？"其中"性情"二字，傳世諸本無異文。就文字意義考察，這里的"性情"也没有問題。"度數"，指樂曲的旋律、節奏，"性情"，指樂曲所表達的内在感情。這兩句話的意思是：古代樂曲雖然以情性爲本，難道就不講究節奏旋律？現代樂曲雖然"音節皆有轄束"，難道就没有内在的感情？在這里，和"度數"相對應的概念應該是"性情"，無論從版本還是從義理的角度考察，都是没有問題的。這樣，

在同一條文字中，就出現了兩組文字相近的概念：上文説“本之情性，稽之度數”，下文説“古人豈無度數？今人豈無性情？”那麽，和“度數”相對應的，到底應該是“性情”還是“情性”？知不足齋本爲了統一文字，選定了“性情”，校改了上文的“情性”，並進而校改了前面“漢初古俗猶在”一條中“文采有餘，情性不足”的“情性”二字。

實際上，“情性”、“性情”是一對具有不同内涵的概念，二者不能任意代换。如前所述，“性情”、“情性”爲偏義複詞，“情性”側重于“性”，指人的本性，“性情”側重于“情”，指出于至性的真情。在古代心性哲學的領域之内，“性”、“情”常常被對舉分析，通過對“性”、“情”的性質及其相互關係的解剖，以解决人性善惡這一重大的理論問題。如《禮記·樂記》的“性静情動”，董仲舒的“性善情惡”，荀悦的“性情相應”，李翱的“性善情邪”，王安石的“性本情用”等等。“性”、“情”並列對舉，是古人的習慣用法。

“情性”、“性情”也常常被對舉使用。《莊子·庚桑楚》：“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盜跖》：“强反其情性”，這里的“情性”，都指人的自然本性。《馬蹄》：“性情不離”、《繕性》：“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這里的“性情”，指人的真情。又，《荀子·性惡》：“順情性則不辭讓，辭讓則悖于情性”，這里的“情性”指人的本性。“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性情者矣。”這里的“性情”，指出于本性的嗜欲情感。

宋代邵雍主張性善情惡。《皇極經世·觀物外篇》云：“以物觀物，性也；以我觀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所以，“任我則情，情則蔽，蔽則昏矣；因物則性，性則神，神則明矣”。他在《伊川擊壤集序》中自述其歌詩創作的宗旨説：“所作不限聲律，不沿愛惡，不立固必，不希名譽，如鑒之應形，如鐘之應聲。其或經道之餘，因閑觀時，因静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是故哀而未嘗傷，樂而未嘗淫。雖曰吟詠情性，曾何累于性情哉！”末兩句意思是：我

的詩歌，是以物觀物的作品，雖然同樣是吟詠情性，却不會受性情的牽累。這里的“情性”，指“公而明”的自然本性，這里的“性情”，指“偏而暗”的欲情私情。“情性”、“性情”對舉使用，互相聯繫又各有側重，邵雍這一段文字表述得至爲明白。

王灼在同一段文字中對舉使用“情性”、“性情”這一對概念，與邵雍的用法相當接近。不過，邵雍主張“性善情惡”，其“性情”二字有一定貶義，王灼的“性情”與之不同。在“本之情性，稽之度數”一語中，“情性”、“度數”相對，講的是樂歌內容與形式之間的本末關係，以用“情性”爲宜。“古人豈無度數，今人豈無性情”一語中，“度數”、“性情”相對，講的是樂歌旋律節奏與內在情感之間的表裏關係，以用“性情”爲宜。今據天一閣等本校改。

卷　二

2.14　唐末五代樂章可喜[①]

唐末五代，文章之陋極矣，獨樂章可喜，雖乏高韻，而一種奇巧，各自立格[②]，不相沿襲。在士大夫猶有可言，若昭宗"野煙生碧樹，陌上行人去"，豈非作者？諸國僭主中，李重光、王衍、孟昶、霸主錢俶，習于富貴，以歌酒自娛。而莊宗同父興代北[③]，生長戎馬間，百戰之餘，亦造語有思致。國初平一宇内，法度禮樂，寖復全盛。而士大夫樂章頓衰于前日，此尤可怪。

【校記】

①自此條起至"陳無己浣溪沙"（2.14—2.36）共二十三條，陶宗儀《說郛》本以及後出一卷本無。

②"格"，天一閣本、汲古閣本作"落"。按：知不足齋本以錢校汲古閣本爲底本，底本作"落"，知不足齋本改作"格"，而没有交代版本依據。但"立落"語義不通，"格"，風格、標格。鮑照《蕪城賦》："格高五嶽，袤廣三墳。"唐竇泉《述書賦》："精光照人，氣格凌雲。"知不足齋本當爲理校。今從知不足齋本作"立格"。

③“父”，詞話叢編本作“文”。按：詞話叢編本以知不足齋本爲底本，而知不足齋本作“父”，現存版本天一閣本、汲古閣本均作“父”，無異文。此處“父”字，指莊宗之父李克用。克用爲突厥人，建國沙陀磧，貞元中入朝，以破黄巢軍功封晉王。其子存勖攻滅朱梁，建立後唐，即後唐莊宗。此處“莊宗同父興代北”，指李克用父子興起于沙陀。作“父”是。詞話叢編本當爲形近致訛。

2.15　唐昭宗詞

唐昭宗以李茂貞之故[①]，欲幸太原，至渭北，韓建迎奉歸華州。上鬱鬱不樂，時登城西齊雲樓眺望，製《菩薩蠻》曲曰：“登樓遥望秦宫殿，茫茫只見雙飛燕。渭水一條流，千山與萬丘[②]。　野煙生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内中。”又曰：“飄颻且在三峰下，秋風往往堪沾灑。腸斷憶仙宫，朦朧煙霧中。　思夢時時睡，不語長如醉。早晚是歸期，穹蒼知不知？”

【校記】

①“貞”，知不足齋本作“正”。現存諸本中，天一閣本、汲古閣本作“正”，詞話叢編本作“貞”，注云：“原避諱作‘正’。”按：宋仁宗名“禎”，“貞”爲宋諱。天一閣本、汲古閣本諱“貞”爲“正”，應該反映了宋本原貌。知不足齋本刻于乾隆年間，“貞”字又觸犯了雍正名諱“胤禛”，所以知不足齋本避“貞”爲“正”，既是因仍汲古閣本原文，也是爲了避忌時諱。

②“丘”，知不足齋本缺筆作“𠀉”。現存諸本中，汲古閣本缺筆，天一閣本、詞話叢編本不缺筆。按：“丘”字缺筆，爲避孔子之名諱。陳垣《史諱舉例》卷二有“宋金避孔子諱例”條，可以參見。

2.16　各家詞短長

王荆公長短句不多，合繩墨處，自雍容奇特。晏元獻公、歐陽文忠公，風流緼藉，一時莫及，而温潤秀潔，亦無其比。東坡先生以文章餘事作詩，溢而作詞曲，高處出神入天，平處尚臨鏡笑春，不顧儕輩。或曰：長短句中詩也。爲此論者，乃是遭柳永野狐涎之毒。詩與樂府同出，豈當分異？若從柳氏家法，正自不得不分異耳[①]。晁無咎、黄魯直皆學東坡，韻製得七八。黄晚年閑放于狹邪，故有少疏蕩處。後來學東坡者，葉少藴、蒲大受亦得六七，其才力比晁、黄差劣。蘇在庭、石耆翁入東坡之門矣，短氣跼步，不能進也。趙德麟、李方叔皆東坡客，其氣味殊不近，趙婉而李俊，各有所長，晚年皆荒醉汝潁京洛間，時時出滑稽語。賀方回、周美成、晏叔原、僧仲殊各盡其才力，自成一家。賀、周語意精新，用心甚苦。毛澤民、黄載萬次之。叔原如金陵王謝子弟，秀氣勝韻，得之天然，將不可學。仲殊次之，殊之贍[②]，晏反不逮也。張子野、秦少游俊逸精妙。少游屢困京洛，故疏蕩之風不除。陳無己所作數十首，號曰《語業》，妙處如其詩，但用意太深，有時僻澀。陳去非、徐師川、蘇養直、吕居仁、韓子蒼、朱希真、陳子高、洪覺範，佳處亦各如其詩。王輔道、履道善作一種俊語，其失在輕浮，輔道誇捷敏，故或有不縝密。李漢老富麗而韻平平。舒信道、李元膺，思致妍密，要是波瀾小。謝無逸字字求工，不敢輒下一語，如刻削通草人，都無筋骨，要是力不足。然則獨無逸乎？曰：類多有之，此最著者爾。宗室中，明發、伯山久從汝洛名士游，下筆有逸韻，雖未能

一一盡奇，比國賢、聖褒則過之。王逐客才豪[3]，其新麗處與輕狂處皆足驚人。沈公述、李景元、孔方平、處度叔侄、晁次膺、万俟雅言[4]，皆有佳句，就中雅言又絶出。然六人者，源流從柳氏來，病於無韻。雅言初自集分兩體：曰雅詞，曰側艷，目之曰《勝萱麗藻》。後召試入官，以側艷體無賴太甚，削去之。再編成集，分五體：曰應制、曰風月脂粉、曰雪月風花、曰脂粉才情、曰雜類，周美成目之曰《大聲》。次膺亦間作側艷[5]。田不伐才思與雅言抗行，不聞有側艷。田中行極能寫人意中事，雜以鄙俚，曲盡要妙，當在万俟雅言之右，然莊語輒不佳。嘗執一扇，書句其上云："玉蝴蝶戀花心動。"語人曰："此聯三曲名也，有能對者，吾下拜。"北里狹邪間横行者也。宗室温之次之。長短句中，作滑稽無賴語，起於至和。嘉祐之前，猶未盛也。熙、豐、元祐間，兖州張山人以詼諧獨步京師，時出一兩解。澤州孔三傳者，首創諸宫調古傳，士大夫皆能誦之。元祐間，王齊叟彦齡，政和間，曹組元寵皆能文，每出長短句，膾炙人口。彦齡以滑稽語譟河朔。組潦倒無成，作《紅窗迥》及雜曲數百解，聞者絶倒，滑稽無賴之魁也。夤緣遭遇[6]，官至防禦使。同時有張衮臣者，組之流，亦供奉禁中，號曲子張觀察。其後祖述者益衆，嫚戲汙賤，古所未有。組之子知閤門事勳，字公顯，亦能文。嘗以家集刻板，欲蓋父之惡。近有旨下揚州，毁其板云。

【校記】

①"得不"，知不足齋本無。現存諸本中，汲古閣本、詞話叢編本無；天一閣本有。按：此處叙述宋人兩種不同的詞體觀念。以蘇軾爲旗幟的情性派認爲詩與詞同本情性，二者不當分異；以柳永爲旗幟的聲律派認爲詞别是一家，詩詞應當分異。王灼堅持情性派的主張："詩與樂府同出，豈當

分異?”下文駁斥聲律派的主張:“若從柳氏家法,正自不得不分異耳。”如果此處脱去“得不”二字,語義就正好相反,成爲“柳氏家法正自不分異”。不但上下文意互相矛盾,而且完全曲解了聲律派“詩與樂府分異”的根本觀念。所以,這里的“得不”二字決不能脱。今據天一閣本校補。

②“殊”,汲古閣本校改作“如”。按:錢曾家藏明鈔本無第二卷,所以,錢校汲古閣本卷二應無版本校。此處校字,應爲汲古閣本原貌。但“如之贍”語意不通,且天一閣本此字亦作“殊”,作“殊”字是。

③“逐”,天一閣本訛作“遂”。按:《能改齋漫録》卷十七:“王觀學士嘗應制撰《清平樂》詞云:(詞略)高太皇以爲媟瀆神宗,翌日罷職,世遂有逐客之號。”“逐客”爲王觀别號,“遂”字當爲形訛。

④“万”,天一閣本、汲古閣本俱訛作“萬”。按:“万俟”爲複姓,音莫其。《廣韻》:“万俟,虜姓。”《通志·氏族略五》:“万俟氏,後魏獻帝季弟之後。”“万”字不得寫作“萬”。

⑤“艷”,汲古閣本作“體”。

“艷”下,天一閣本多一“體”字。

⑥“夤”,諸本並作“寅”。詞話叢編本理校爲“夤”,據改。

2.17 樂章集淺近卑俗

柳耆卿《樂章集》,世多愛賞,其實該洽①,序事閑暇,有首有尾,亦間出佳語,又能擇聲律諧美者用之。惟是淺近卑俗,自成一體,不知書者尤好之。予嘗以比都下富兒,雖脱村野,而聲態可憎。前輩云:“《離騷》寂寞千年後,《戚氏》凄凉一曲終。”《戚氏》,柳所作也,柳何敢知世間有《離騷》?惟賀方回、周美成時時得之。賀《六州歌頭》、《望湘人》、《吴音子》諸曲,周《大酺》、《蘭陵王》諸曲最奇崛②。或謂深勁乏韻,此遭柳氏

野狐涎吐不出者也。歌曲自唐虞三代以前，秦漢以後皆有，造語險易，則無定法。今必以“斜陽芳草”、“淡煙細雨”繩墨後來作者，愚甚矣。故曰：不知書者，尤好耆卿。

【校記】

①“賞”下，知不足齋本無“其實”二字。現存諸本中，汲古閣本、詞話叢編本無“其實”二字；天一閣本有“其實”二字。按：據文意，“世多愛賞”，總説世人喜愛柳詞，以下具體分説柳詞招人喜愛的原因：其實該洽、序事閑暇、有首有尾。“實”與“事”略同，指柳詞涉及的生活内容。這里説的是：柳詞涉及的社會生活内容廣博該洽，行文鋪叙舒張自如，而且結構完整，首尾照應。如果這里没有“其實”二字，“愛賞”就不再能總括下文三句内容。“愛賞”以“該洽”爲賓語，説的是世人欣賞柳詞的該洽，主語是“世人”。下文“序事閑暇，有首有尾”，主語應該是柳詞而不再是“世人”，這就造成了文章指稱的混亂。因此，“愛賞”之下的“其實”二字並非可有可無。今據天一閣本校補。

②“大醻”下，天一閣本多“六丑”二字。

2.18　東坡指出向上一路

長短句雖至本朝盛，而前人自立與真情衰矣。東坡先生非心醉於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今少年妄謂東坡移詩律作長短句，十有八九不學柳耆卿，則學曹元寵。雖可笑，亦毋用笑也。

2.19　歐詞集自作者三之一

歐陽永叔所集歌詞，自作者三之一耳。其間他人數章，羣小

因指爲永叔，起暖昧之謗。

2.20　小山詞

晏叔原歌詞初號《樂府補亡》。自序曰："往與二三忘名之士浮沉酒中，病世之歌詞不足以析酲解愠，試續南部諸賢作五七字語，期以自娱。不皆叙所懷，亦兼寫一時杯酒間聞見，及同游者意中事。嘗思感物之情，古今不異。竊謂篇中之意，昔人定已不遺，第今無傳耳，故今所製，通以《補亡》名之[①]。始時沈十二廉叔、陳十君龍家有蓮、鴻、蘋、雲[②]，工以清謳娱客，每得一解[③]，即以草授諸兒，吾三人聽之，爲一笑樂。"其大指如此。叔原於悲歡合離，寫衆作之所不能，而嫌于夸。故云：昔人定已不遺，第今無傳。蓮、鴻、蘋、雲，皆篇中數見，而世多不知爲兩家歌兒也。其後目爲《小山集》，黄魯直序之云："嬉弄於樂府之餘，寓以詩人句法，清壯頓挫，能動摇人心。"又云："狹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不減《桃葉》、《團扇》。""若乃妙年美士，近知酒色之娱；苦節臞儒[④]，晚悟裙裾之樂。鼓之舞之，使宴安酖毒而不悔，則叔原之罪也哉。"叔原年未至乞身，退居京城賜第，不踐諸貴之門。蔡京重九冬至日遣客求長短句，欣然兩爲作《鷓鴣天》："九日悲秋不到心，鳳城歌管有新音。風彫碧柳愁眉淡，露染黄花笑靨深。

初過雁，已聞砧，綺羅叢裏勝登臨。須教月户纖纖玉，細捧霞觴艷艷金。""曉日迎長歲歲同，太平簫鼓間歌鐘。雲高未有前村雪，梅小初開昨夜風。　　羅幕翠，錦筵紅，釵頭羅勝寫宜冬[⑤]。從今屈指春期近，莫使金罇對月空。"竟無一語及蔡者[⑥]。

【校記】

①“亡”，汲古閣本訛作“世”。

②“鴻”，天一閣本、汲古閣本作“紅”，下同。按：趙輯寧星鳳閣藏明鈔本、汲古閣宋六十名家詞本《小山詞》所載晏幾道自序原文均作“鴻”。

③“一”，汲古閣本作“二”。

“解”，天一閣本、汲古閣本作“詞”。按：晏幾道自序原文作“解”，諸本無異文。

④“臞”，天一閣本訛作“癯”。按：臞，清瘦。《説文解字》：“臞，少肉也。”《爾雅·釋言》：“臞，瘠也。”字書未見“癯”字。

⑤“羅”，汲古閣本作“紅”。按：此引詞爲《鷓鴣天》“曉日迎長”，《小山詞》諸本皆作“羅勝”。羅勝：綾羅剪裁而成的小首飾。古代每逢立春日，用金銀箔或綾羅剪爲花形、旗形或燕子形首飾，戴在頭上或繫在花下，以慶祝春日來臨。以形狀劃分：剪爲花形，稱爲花勝；剪爲旗形，稱爲幡勝。以材質劃分：用彩色絹帛稱爲綵勝，用綾羅稱爲羅勝，用金銀箔稱爲金勝、銀勝。金盈之《醉翁談録》卷三記立春日：“自郎官、御史、寺監長貳以上，皆賜春幡勝，以羅爲之，近臣皆加賜銀勝。”

⑥“者”下，知不足齋本注：“案小山詞元序，‘南部諸賢’下有‘緒餘’二字。”按：星鳳閣藏明鈔本、汲古閣刻本《小山詞》原序“賢”下有“緒餘”二字。

2.21　周賀詞語意精新

江南某氏者解音律，時時度曲。周美成與有瓜葛，每得一解，即爲製詞，故周集中多新聲。賀方回初在錢塘作《青玉案》，魯直喜之，賦絶句云：“解道江南斷腸句，只今惟有賀方回。”賀

集中如《青玉案》者甚衆[①]。大抵二公卓然自立，不肯浪下筆，予故謂語意精新，用心甚苦。

【校記】

①“賀”上，天一閣本多一“今”字。

2.22 梅苑

吾友黄載萬歌詞號《樂府廣變風》，學富才贍，意深思遠，直與唐名輩相角逐，又輔以高明之韻，未易求也。吾每對之嘆息，誦東坡先生語曰：“彼嘗從事於此，然後知其難，不知者以爲苟然而已。”夏幾道序之曰：“惜乎語妙而多傷，思窮而氣不舒，賦才如此，反嗇其壽，無乃情文之兆歟。”載萬所居齋前，梅花一株甚盛，因録唐以來詞人才士之作凡數百首，爲齋居之玩，命曰《梅苑》。其序引云：“呈妍月夕，奪霜雪之鮮；吐臭風晨，聚椒蘭之酷[①]。情涯殆絶，鑒賞斯在，莫不抽毫襞彩，比聲裁句。召楚雲使興歌，命燕玉以按節。粧臺之篇，賓筵之章，可得而述焉。”《樂府廣變風》有賦梅花數曲，亦自奇特[②]。

【校記】

①“聚”，天一閣本、汲古閣本作“象”。按：《梅苑》原序作“聚”。

②“特”下，知不足齋本注：“案《梅苑序》云：‘莫不抽毫遣滯，劈彩舒衷。”按：“莫不抽毫襞彩，比聲裁句”二句，四庫全書本《梅苑序》作“莫不抽毫遣滯，劈彩舒聚。”

2.23 蘭畹曲會

《蘭畹曲會》，孔甯極先生之子方平所集。序引稱無爲、莫知

非，其自作者稱魯逸仲，皆方平隱名，如子虛、烏有、亡是之類。孔平日自號溢皐漁父[1]，與姪處度齊名，李方叔詩酒侶也。

【校記】

①“漁”，天一閣本作“漢”。

2.24 大晟樂府得人

崇寧間建大晟樂府，周美成作提舉官，而製撰官又有七。万俟詠雅言，元祐詩賦科老手也，三舍法行，不復進取，放意歌酒，自稱大梁詞隱。每出一章，信宿喧傳都下，政和初召試補官，置大晟樂府製撰之職。新廣八十四調，患譜弗傳，雅言請以盛德大業及祥瑞事迹製詞實譜，有旨依月用律，月進一曲，自此新譜稍傳。時田爲不伐亦供職大樂，衆謂樂府得人云。

2.25 易安居士詞

易安居士，京東路提刑李格非文叔之女，建康守趙明誠德甫之妻。自少年便有詩名，才力華贍，逼近前輩，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婦人，當推詞采第一。趙死，再嫁某氏，訟而離之，晚節流蕩無歸。作長短句能曲折盡人意，輕巧尖新，姿態百出，閭巷荒淫之語，肆意落筆，自古搢紳之家能文婦女，未見如此無顧籍也[1]。陳後主游宴，使女學士狎客賦詩相贈答，采其尤艷麗者被以新聲，不過“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等語。李戡嘗痛元白詩纖艷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爲其破壞。流于民間，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

去。二公集尚存，可考也。元與白書，自謂近世婦人，暈淡眉目，綰約頭鬢，衣服脩廣之度[2]，及匹配色澤[3]，尤劇怪艷，因爲艷詩百餘首。今集中不載。元《會真詩》，白《夢游春詩》[4]，所謂纖艷不逞，淫言媟語，止此耳。温飛卿號多作側辭艷曲，其甚者："合歡桃核終堪恨[5]，裏許元來别有人"，"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不知"。亦止此耳。今之士大夫學曹組諸人鄙穢歌詞，則爲艷麗如陳之女學士狎客，爲纖艷不逞淫言媟語如元白，爲側詞艷曲如温飛卿，皆不敢也。其風至閨房婦女，夸張筆墨，無所羞畏，殆不可使李戡見也。

【校記】

①"籍"，詞話叢編本作"忌"。按："籍"通"藉"，朱駿聲《説文通訓定聲》："籍，假借爲藉。""藉"字有顧忌一義。張相《詩詞曲語詞匯釋》卷五："藉，猶顧也。"元稹《放言五首》之三："霆轟電焕數聲頻，不奈狂夫不藉身。"韓琦《芍藥詩》："接頭著處聘新妍，輕去本根無顧藉。"僧惠洪《謁狄梁公廟詩》："如公廷諍時，一快那顧藉。"是"顧籍"即"顧藉"、"顧忌"，此處不煩改字。

②"度"，天一閣本訛作"廣"。

③"及匹"，知不足齋本空一格。現存諸本中，汲古閣本空一格；天一閣本作"及疋"；詞話叢編本作"匀"。按：此段引文，見《元氏長慶集》卷三十《叙詩寄樂天書》。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明楊循吉影宋鈔本、四部叢刊影印明董氏翻宋本作"及匹"，宋蜀刻本作"及疋"。"匹"、"疋"字通。今據天一閣本校補。

④"白"，天一閣本訛作"曰"。

⑤"核"，知不足齋本作"葉"。現存諸本中，汲古閣本、詞話叢編本作"葉"；天一閣本作"核"。按：此引詩爲温庭筠《新添聲楊柳枝詞》。唐范攄《雲溪友議》卷下"温裴黜"條、《萬首唐人絶句》卷二九録此詩，均

作“核”。温庭筠此詩諧聲雙關。合歡：兩兩成雙，合爲一體的物品，如並蒂花稱爲合歡花，駢生果稱爲合歡果，雙結稱爲合歡結等，兩個半圓合爲一個整圓，也叫合歡，如合歡扇。這里的“合歡桃核”，是將桃核一剖爲二，剜去桃仁之後再合爲一體，成爲一個中空的桃核盒。在這個盒子中裝上炒熟的杏仁，就成爲筵席上的一道果品。“合歡桃核終堪恨”，其中“終堪恨”三字，諧聲“中龕杏”。“龕”：容納，盛受。揚雄《方言》卷四：“龕，受也。揚越曰龕。受，盛也，猶秦晉言容盛也。”郭璞注：“今云龕囊，依此名。”“杏”，古音有讀作恨者，今四川等地方言讀作恨，應該是古音遺迹。“合歡桃核中龕杏”，是説桃核盒中盛有杏仁，諧聲“終堪恨”。“裏許元來别有人”，“裏許”，指桃核盒裏，暗射伊人心裏。“人”，諧聲“仁”，桃核里裝着杏仁，所以説是“别有仁”。兩句的意思是：正如合歡桃核中間裝着杏仁一樣，你的心裏也裝着另外一個人。關于“合歡桃核”，還可以取證于唐宋其他作品。皇甫松《竹枝》其四：“筵中蠟燭淚珠紅，合歡桃核兩人同。”黄庭堅《少年心》：“似合歡桃核，真堪人恨，心兒里有兩個人人。”這裏“兩人”、“兩個人人”，即諧聲“仁”，“仁仁”。從皇甫松、黄庭堅所作看來，“合歡桃核”裏面裝的果仁，一般應該是成雙成對的。皇甫松、黄庭堅强調的是“兩個仁仁”，温庭筠强調的是“别有仁”，側重點雖然不同，但基本含義並無差别。從文字上考察，黄庭堅用語顯然從温詞化出，無異于爲温詞作一詮釋。

根據上文考證，無論從語源出處還是從語義詮釋的角度考察，此處都應當作“桃核”。今據天一閣本校改。

2.26　六人賦木犀

向伯恭用《滿庭芳》曲賦木犀，約陳去非、朱希真、蘇養直同賦，“月窟蟠根，雲巖分種”者是也。然三人皆用《清平樂》和之。去非云：“黄衫相倚，翠葆層層底。八月江南風日美，弄

影山腰水尾。　楚人未識孤妍，《離騷》遺恨千年。無住庵中新事，一枝喚起幽禪。”希真云：“人閑花少，菊小芙蓉老。冷淡仙人偏得道，買定西風一笑。　前身元是江梅，黄姑點破冰肌。只有暗香猶在，飽參清似南枝。”養直云：“斷崖流水，香度青林底。元配騷人蘭與芷，不數春風桃李。　淮南叢桂小山，詩翁合得躋攀。身到十洲三島，心游萬壑千巖。”後伯恭再賦木犀，亦寄《清平樂》贈韓璜叔夏云：“吴頭楚尾，踏破芒鞋底。萬壑千巖秋色裹，不奈惱人風味。　如今老我薌林，世間百不關心。獨喜愛香韓壽，能來同醉花陰。”韓和云：“秋光如水[①]，釀作鵝黄蟻。散入千巖佳樹裹[②]。惟許脩門人醉。　輕鈿重上風鬟，不禁月冷霜寒。步障深沉歸去，依然愁滿江山。”初，劉原父亦于《清平樂》賦木犀云：“小山叢桂，最有留人意[③]，拂葉攀花無限思，雨濕濃香滿袂。　别來過了秋光，翠簾昨夜新霜。多少月宫閑地。姮娥借與微芳。”同一花一曲，賦者六人，必有第其高下者。

【校記】

①“水”，天一閣本、汲古閣本作“冰”。按：景宋本《酒邊集》附録此篇，作“水”不作“冰”。且《清平樂》首句例須押韻，此詞“蟻”爲上聲紙韻，“水”爲上聲旨韻，可以通押。“冰”爲平聲蒸韻，不能入韻。當以作“水”爲是。知不足齋本未交代版本出處，當係他校。

②“佳”，天一閣本作“桂”。按：《樂府雅詞拾遺》卷下及景宋本《酒邊集》均作“佳”。

③“留人”，知不足齋本作“人留”。現存諸本中，天一閣本、汲古閣本作“人留”；詞話叢編本作“留人”，注云：“原作‘人留’，據《樂府雅詞》改。”按：《樂府雅詞》及景宋本《酒邊集》均作“留人”。詞寫山水林泉挽留游人的江湖之趣，“留人”義較長。今據詞話叢編本校改。

2.27　紫姑神詞[①]

正宫《白苧》曲賦雪者，世傳紫姑神作。寫至“追昔燕然畫角，寶鑰珊瑚，是時丞相，虛作銀城換得”。或問出處，答云：“天上文字，汝那得知。”末後句“又恐東君，暗遣花神，先到南國。昨夜江梅，漏泄春消息”，殊可喜也。予舊同僚郝宗文，嘗春初請紫姑神，既降，自稱蓬萊仙人玉英，書《浪淘沙》曲云：“塞上早春時，暖律猶微，柳舒金綫拂回堤。料得江鄉應更好，開盡梅溪。　　晝漏漸遲遲，愁損仙肌[②]。幾回無語斂雙眉。凭徧欄杆十二曲，日下樓西。”

【校記】

①此條知不足齋本接于上條之末，條末注：“‘正宫’下别是一條。”現存諸本中，天一閣本、汲古閣本此條均直接上條之末“必有第其高下者”句下；知不足齋本雖然注明别是一條，但並未提行另起；詞話叢編本另起一條，並增擬了條目。

②“肌”，知不足齋本作“機”。現存諸本中，天一閣本、汲古閣本作“機”；詞話叢編本作“肌”。按：“機”字語義不通，當係“肌”字音訛。該詞别無傳本，無法取校，詞話叢編本當係理校。今據詞話叢編本校改。

2.28　沈公述詞

沈公述爲韓魏公之客，魏公在中山，門人多有賜環之望。沈秋日作《霜葉飛》詞云：“謾贏得相思甚了，東君早作歸來計。便莫惜丹青手，重與芳菲，萬紅千翠。”爲魏公發也。

2.29　賀方回石州慢

賀方回《石州慢》，予舊見其稿，"風色收寒，雲影弄晴"改作"薄雨收寒[①]，斜照弄晴"。又"冰垂玉筋，向午滴瀝檐楹，泥融消盡墻陰雪"改作"煙横水際，映帶幾點歸鴻，東風消盡龍沙雪"。

【校記】

①"收"，汲古閣本訛作"取"。天一閣本及《陽春白雪》卷二作"收"，《能改齋漫録》卷十六"賀方回《石州引》"條作"初"。

2.30　宇文叔通詞

宇文叔通久留虜中不得歸[①]，立春日作《迎春樂》曲云："寶幡綵勝堆金縷。雙燕釵頭舞。人間要識春來處，天際雁，江邊樹。　故國鶯花又誰主，念憔悴，幾年羈旅。把酒祝東風，吹取人歸去。"

【校記】

①"虜中"，知不足齋本作"金國"。現存諸本中，詞話叢編本作"金國"；天一閣本、汲古閣本作"虜中"。按：靖康之亂以後，宋人痛恨金人，行文諱言"金"字。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載："宋南渡後，人主書'金'字俱作'今'。蓋與完顔世仇，不欲稱其國號也。"王灼以"胡"、"虜"稱金國，集中並不少見，《頤堂先生文集》卷二《李彦澤從余求衛公兵法》："南殲荆盗北鋤虜"、"學成出去清胡塵"，卷五《再次韻晁子與》："佛狸已死北人傳，虜馬飲江謠故年"等均是。《夷堅三志》壬卷第七録王灼佚文"張翼德廟"條，凡言及金國，均稱爲"虜"。據此可以斷定：王灼

原文應作“虜中”。

知不足齋本改“虜中”爲“金國”，是因爲清人避忌胡虜夷狄等字樣。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上諭：“朕覽本朝人刊寫書籍，凡遇胡虜夷狄等字，每作空白，又或改易形聲。”又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丙子上諭：“前日披覽四庫全書館所進《宗澤集》，内將‘夷’字改寫‘彝’字，‘狄’字改寫‘敵’字。”可以看出清代避諱胡虜等字的情況。參見陳垣《史諱舉例》卷二“清初書籍避胡虜夷狄字例”條。知不足齋本的改字，顯然屬于避忌時諱。今據天一閣等本回改。

2.31　周美成點絳唇

周美成初在姑蘇，與營妓岳七楚雲者游甚久，後歸自京師，首訪之，則已從人矣。明日飲於太守蔡巒子高坐中，見其妹，作《點絳唇》曲寄之云：“遼鶴西歸，故鄉多少傷心事。短書不寄，魚浪空千里。　　憑仗桃根，説與相思意。愁何際，舊時衣袂，猶有東風淚。”

2.32　何文縝詞

何文縝在館閣時，飲一貴人家，侍兒惠柔者解帕子爲贈，約牡丹開再集。何甚屬意，歸作《虞美人》曲，曲中隱其名云：“分香帕子揉藍膩。欲去殷勤惠。重來直待牡丹時，只恐花知，知後故開遲[①]。　　別來看盡閑桃李，日日欄杆倚。催花無計問東風，夢作一雙蝴蝶遶芳叢。”何書此曲與趙詠道，自言其張本云。

【校記】

①“遲”下，知不足齋本注：“案《詞綜》云：‘重來約在牡丹時，只恐花枝相妒故開遲。’”

2.33 王彦齡夫婦詞

王齊叟彦齡，元祐副樞巖叟之弟，任俊得聲。初官太原，作《望江南》數十曲嘲府縣同僚，遂併及帥，帥怒甚，因衆入謁，面責彦齡：“何敢爾！豈恃兄貴，謂吾不能劾治耶？”彦齡執手板頓首帥前曰[①]：“居下位，只恐被人讒。昨日只吟《青玉案》，幾時曾做《望江南》？試問馬都監。”帥不覺失笑，衆亦匿笑去。今《別素質》曲“此事憑誰知證，有樓前明月，窗外花影”者，彦齡作也。娶舒氏，亦有詞翰。婦翁武選，彦齡事之素不謹。因醉酒嫚罵，翁不能堪，取女歸，竟至離絶。舒在父家，一日行池上，懷其夫，作《點絳唇》曲云：“獨自臨流，興來時把欄干凭。舊愁新恨，耗卻來時興。　　鷺散魚潛，煙斂風初定。波心静，照人如鏡，少個年時影。”

【校記】

①“執手板”，天一閣本訛作“報手極”。

2.34 莫少虚詞

《水調歌頭》：“瑶草一何碧，春入武陵溪。溪上桃花無數，花上有黄鸝。”世傳爲魯直于建炎初見石耆翁[①]，言此莫少虚作也。莫此詞本始，耆翁能道其詳。予嘗見莫《浣溪沙》曲：“寶

釧緗裙上玉梯[2]，雲重應恨翠樓低。愁同芳草兩萋萋。”又云：“歸夢悠颺見未真，繡衾恰有暗香薰。五更分得楚臺春。”造語頗工。晚年心醉富貴，不復事文筆。

【校記】

① “于”，天一閣本、汲古閣本訛作“予”；錢校作“于”。

② “玉”，天一閣本訛作“王”。

2.35　古人使王昌莫愁事

古書亡逸固多，存于世者，亦恨不盡見。李義山絶句云：“本來銀漢是紅墻，隔得盧家白玉堂。誰與王昌報消息，盡知三十六鴛鴦。”而唐人使王昌事尤數，世多不曉，古樂府中可互見，然亦不詳也。一曰：“相逢狹路間，道隘不容車。如何兩少年，挾轂問君家。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黄金爲君門，白玉爲君堂。堂上置樽酒，使作邯鄲倡。中庭生桂樹，華燈何煌煌。兄弟兩三人，中子爲侍郎。五日一來歸，道上自生光。黄金絡馬頭，觀者滿路傍。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一曰：“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採桑南陌頭。十五嫁爲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侯。盧家蘭室桂爲梁，中有鬱金蘇合香。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珊瑚桂鏡爛生光，平頭奴子提履箱。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嫁與東家王。”以三章互考之，即知樂府前篇所謂白玉堂與鴛鴦七十二，乃盧家。然義山稱三十六者，三十六雙，即七十二也。又知樂府後篇所謂東家王，即王昌也[1]。余少年時戲作《清平樂》曲贈妓盧姓者云：“盧家白玉爲堂，于飛多少鴛鴦。縱使東

墻隔斷，莫愁應念王昌。”黄載萬亦有《更漏子》曲云：“憐宋玉，許王昌。東西鄰短墻。”予每戲謂人曰：“載萬似曾經界兩家來。”蓋宋玉《好色賦》，稱東鄰之子，即宋玉爲西鄰也。東家王，即東鄰也。載萬用事如此之工。世徒知石城有莫愁，不知洛陽亦有之，前輩言樂府兩莫愁，正謂此也。又韓致光詩：“何必苦勞魂與夢[2]，王昌祇在此墻東。”業唱歌者，沈亞之目爲聲家，又曰聲黨[3]，又曰貢聲中禁[4]。李義山云：“王昌且在墻東住，未必金堂得免嫌。”又云：“欲入盧家白玉堂，新春催破舞衣裳。”《對雪》云：“又入盧家妒玉堂。”

【校記】

①“即”，天一閣本訛作“郎”。

②“與”，汲古閣本訛作“興”。

③“又”，天一閣本作“人”。

④“禁”下，知不足齋本注：“案‘業唱歌者’至此二十一字與上下文無涉，似當析出别爲一條。”

2.36 陳無己浣溪沙

陳無己作《浣溪沙》曲云：“暮葉朝花種種陳，三秋作意問詩人。安排雲雨要新清。　隨意且須追去馬，輕衫從使著行塵。晚窗誰念一愁新。”本是“安排雲雨要清新”，以末後句“新”字韻，遂倒作“新清”。世言無己喜作莊語，其弊生硬是也。詞中暗帶陳三、念一兩名，亦有時不莊語乎。

卷　三

3.37　霓裳羽衣曲[①]

《霓裳羽衣曲》，説者多異。予斷之曰：西涼創作，明皇潤色，又爲易美名。其他飾以神怪者，皆不足信也。唐史云：河西節度使楊敬忠獻[②]，凡十二遍。白樂天《和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云："由來能事各有主[③]，楊氏創聲君造譜。"自注云："開元中，西涼節度使楊敬述造。"鄭愚《津陽門詩》注亦稱西涼府都督楊敬述進[④]。予又考唐史《突厥傳》[⑤]，開元間，凉州都督楊敬述爲暾欲谷所敗[⑥]，白衣檢校凉州事[⑦]。樂天、鄭愚之説是也[⑧]。劉夢得詩云："開元天子萬事足，惟惜當年光景促。三鄉陌上望仙山[⑨]，歸作霓裳羽衣曲[⑩]。仙心從此在瑶池，三清八景相追隨。天上忽乘白雲去，世間空有秋風詞。"李肱《霓裳羽衣曲》詩云[⑪]："開元太平時，萬國賀豐歲。梨園進舊曲，玉座流新製。鳳管迭參差，霞衣競摇曳[⑫]。"元微之《法曲》詩云："明皇度曲多新態，宛轉浸淫易沈著[⑬]。赤白桃李取花名，霓裳羽衣號天落[⑭]。"劉詩謂明皇望女几山[⑮]，持志求仙[⑯]，故退作此曲。

當時詩今無傳，疑是西凉獻曲之後，明皇三鄉眺望，發興求仙，因以名曲。“忽乘白雲去，空有秋風詞”，譏其無成也。李詩謂明皇厭梨園舊曲，故有此新製。元詩謂明皇作此曲多新態，霓裳羽衣非人間服，故號天落[17]。然元指爲法曲，而樂天亦云：“法曲法曲歌霓裳[18]，政和世理音洋洋。開元之人樂且康。”又知其爲法曲一類也[19]。夫西凉既獻此曲[20]，而三人者又謂明皇製作，予以是知爲西凉創作[21]，明皇潤色者也[22]。杜佑《理道要訣》云：“天寶十三載七月改諸樂名[23]，中使輔璆琳宣進止[24]，令于太常寺刊石[25]，内黄鍾商《婆羅門曲》改爲《霓裳羽衣曲》。”《津陽門詩》注[26]：“葉法善引明皇入月宫，聞樂歸，笛寫其半[27]，會西凉都督楊敬述進《婆羅門》，聲調脗合[28]，遂以月中所聞爲散序，敬述所進爲其腔，製《霓裳羽衣》。”月宫事荒誕，惟西凉進《婆羅門曲》，明皇潤色[29]，又爲易美名，最明白無疑[30]。《異人録》云：“開元六年，上皇與申天師中秋夜同游月中，見一大宫府，牓曰：廣寒清虚之府。兵衛守門，不得入。天師引上皇躍超煙霧中，下視玉城，仙人、道士乘雲駕鶴往來其間，素娥十餘人，舞笑于廣庭大桂樹下[31]，樂音嘈雜清麗。上皇歸，編律成音，製《霓裳羽衣曲》。”《逸史》云：“羅公遠中秋侍明皇宫中翫月，以拄杖向空擲之，化爲銀橋，與帝升橋，寒氣侵人，遂至月宫。女仙數百，素練霓衣[32]，舞于廣庭。上問曲名，曰：《霓裳羽衣》。上記其音，歸作《霓裳羽衣曲》。”《鹿革事類》云：“八月望夜，葉法善與明皇游月宫，聆月中天樂，問曲名，曰：《紫雲回》。默記其聲，歸傳之，名曰《霓裳羽衣》。”此三家者，皆誌明皇游月宫[33]，其一申天師同游[34]，初不得曲名。其一羅公遠同游，得今曲名。其一葉法善同游，得《紫雲回》曲名，歸易之[35]。雖大同

小異，要皆荒誕無可稽據。杜牧之《華清宮》詩[36]："月聞仙曲調[37]，霓作舞衣裳[38]。"詩家搜奇入句[39]，非决然信之也[40]。又有甚者，《開元傳信記》云："帝夢游月宫，聞樂聲[41]，記其曲名《紫雲回》。"《楊妃外傳》云："上夢仙子十餘輩，各執樂器，御雲而下。一人曰：此曲神仙《紫雲回》，今授陛下。"《明皇雜録》及《仙傳拾遺》云："明皇用葉法善術，上元夜自上陽宫往西凉州觀燈[42]，以鐵如意質酒而還，遣使取之，不誣。"《幽怪録》云："開元正月望夜[43]，帝欲與葉天師觀廣陵[44]，俄虹橋起殿前，師奏請行，但無回顧。帝步上，高力士、樂官數十從[45]，頃之，到廣陵[46]。士女仰望，曰：仙人現。師請令樂官奏《霓裳羽衣》一曲[47]，乃回。後廣陵奏：上元夜仙人乘雲西來，臨孝感寺[48]，奏《霓裳羽衣曲》而去[49]。上大悦。"唐人喜言開元天寶事，而荒誕相凌奪如此[50]，將使誰信之？予以是知其他飾以神怪者，皆不足信也。王建詩云："弟子歌中留一色，聽風聽水作霓裳[51]。"歐陽永叔《詩話》以不曉聽風聽水爲恨。蔡絛《詩話》云：出唐人《西域記》。龜茲國王與臣庶知樂者，于大山間聽風水聲，均節成音。後翻入中國，如《伊州》、《甘州》、《凉州》，皆自龜茲致。此説近之，但不及《霓裳》。予謂《凉州》定從西凉來，若《伊》與《甘》[52]，自龜茲致[53]，而龜茲聽風水造諸曲，皆未可知。王建全章[54]，餘亦未見[55]。但"弟子歌中留一色"，恐是指梨園弟子，則何豫于龜茲[56]？置之勿論可也。按唐史及唐人諸集、諸家小説[57]，楊太真進見之日，奏此曲導之。妃亦善此舞，帝嘗以趙飛燕身輕，成帝爲置七寶避風臺事戲妃[58]，曰："爾則任吹多少。"妃曰："《霓裳》一曲，足掩前古。"而宫妓佩七寶瓔珞舞此曲，曲終珠翠可掃。故詩人云："貴妃宛轉侍君側[59]，體弱不勝

珠翠繁。冬雪飄颻錦袍暖[60]，春風蕩漾霓裳翻。”又云：“天閣沈沈夜未央[61]，碧雲仙曲舞霓裳。一聲玉笛向空盡，月滿驪山宫漏長。”又云：“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來。”又云：“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62]。”又云：“世人莫重霓裳曲，曾致干戈是此中。”又云：“雲雨馬嵬分散後[63]，驪宫無復聽霓裳。”又云[64]：“霓裳滿天月，粉骨幾春風。”帝爲太上皇，就養南宫，遷于西宫，梨園弟子玉琯發音，聞此曲一聲，則天顔不怡，左右歔欷。其後憲宗時，每大宴，間作此舞[65]。文宗時，詔太常卿馮定[66]，采開元雅樂，製《雲韶雅樂》及《霓裳羽衣曲》。是時四方大都邑及士大夫家，已多按習，而文宗乃令馮定製舞曲者[67]，疑曲存而舞節非舊，故就加整頓焉。李後主作《昭惠后誄》云：“《霓裳羽衣曲》，綿兹喪亂[68]，世罕聞者。獲其舊譜，殘缺頗甚。暇日與后詳定[69]，去彼淫繁，定其缺墜[70]。”蓋唐末始不全[71]。《蜀檮杌》稱[72]：“三月上巳[73]，王衍宴怡神亭，衍自執板唱《霓裳羽衣》、《後庭花》、《思越人》曲。”决非開元全章[74]。《洞微志》稱[75]：“五代時[76]，齊州章丘北村任六郎[77]，愛讀道書[78]，好湯餅，得犯天麥毒疾，多唱異曲。八月望夜，待月私第，六郎執板大譟一曲。有水鳥野雀數百，集其舍屋傾聽[79]。自道曰[80]：‘此即昔人《霓裳羽衣》者。’衆請于何得，笑而不答[81]。”既得之邪疾，使此聲果傳，亦未足信。按明皇改《婆羅門》爲《霓裳羽衣》，屬黄鍾商。云：時號越調。即今之越調是也。白樂天《嵩陽觀夜奏霓裳》詩云[82]：“開元遺曲自凄凉，況近秋天調是商。”又知其爲黄鍾商無疑。歐陽永叔云：“人間有《瀛府》、《獻仙音》二曲[83]，此其遺聲。”《瀛府》屬黄鍾宫[84]，《獻仙音》屬小石調[85]，了不相干。永叔知《霓裳羽衣》爲法曲，而《瀛府》、《獻

仙音》爲法曲中遺聲，今合兩個宫調作《霓裳羽衣》一曲遺聲[86]，亦太疏矣。《筆談》云："蒲中逍遥樓楣上[87]，有唐人横書，類梵字，相傳是《霓裳譜》，字訓不通，莫知是非[88]。或謂今燕部有《獻仙音》曲[89]，乃其遺聲。然《霓裳》本謂之道調法曲[90]，《獻仙音》乃小石調爾[91]。"又《嘉祐雜志》云："同州樂工翻河中黄幡綽《霓裳譜》[92]，鈞容樂工任守澄以爲非是[93]，别依法曲造成[94]。教坊伶人花日新見之，題其後云[95]："法曲雖精，莫近《望瀛》。"予謂《筆談》知《獻仙音》非是[96]，乃指爲道調法曲，則無所著見。獨《理道要訣》所載，係當時朝旨，可信不誣。《雜志》謂同州樂工翻河中黄幡綽譜，雖不載何宫調，安知非逍遥樓楣上横書耶？今並任守澄譜皆不傳。樂天《和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云[97]："磬簫箏笛遞相攙[98]，擊擫彈吹聲邐迤[99]。"注云[100]："凡法曲之初，衆樂不齊，惟金石絲竹次第發聲，霓裳序初亦復如此。"又云："散序六奏未動衣。陽臺宿雲慵不飛。中序擘騞初入拍[101]。秋竹竿裂春冰拆[102]。"注云："散序六遍無拍，故不舞，中序始有拍，亦名拍序。"又云："繁音急節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鏗錚。翔鸞舞了卻收翅，唳鶴曲終長引聲。"注云："《霓裳》十二遍而曲終，凡曲將終，皆聲拍促速，惟《霓裳》之末，長引一聲。"《筆談》云："《霓裳曲》凡十二疊，前六疊無拍，至第七疊方謂之疊遍，自此始有拍而舞。"《筆談》，沈存中撰。沈指《霓裳羽衣》爲道調法曲，則是未嘗見舊譜。今所云豈亦得之樂天乎？世有般涉調《拂霓裳曲》[103]，因石曼卿取作傳踏[104]，述開元天寶舊事。曼卿云：本是月宫之音，翻作人間之曲。近夔帥曾端伯增損其辭，爲勾遣隊口號[105]，亦云開寶遺音。蓋二公不知此曲自屬黄鍾商，而《拂霓裳》則般涉調也。宣和初，普州守山東人王

平[106]，詞學華贍，自言得夷則商《霓裳羽衣譜》，取陳鴻、白樂天《長恨歌傳》，並樂天《寄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又雜取唐人小詩長句[107]，及明皇、太真事，終以微之《連昌宫詞》，補綴成曲，刻板流傳。曲十一段[108]，起第四遍，第五遍、第六遍、正攧、入破、虚催、衮、實催、衮、歇拍、殺衮[109]，音律節奏，與白氏歌注大異。則知唐曲今世決不復見，亦可恨也。又唐史稱：客有以按樂圖示王維者，無題識。維徐曰："此《霓裳》第三疊最初拍也[110]。"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予嘗笑之，霓裳第一至第六疊無拍者，皆散序故也。類音家所行大品，安得有拍？樂圖必作舞女，而霓裳散序六疊以無拍故不舞[111]。又畫師于樂器上[112]，或吹或彈，止能畫一個字，諸曲皆有此一字，豈獨《霓裳》？唐孔緯拜官教坊，優伶求利市[113]，緯呼使前[114]，索其笛，指竅問曰："何者是《浣溪沙》孔籠子？"諸伶大笑。此與畫圖上定曲名何異。

【校記】

①此條條目爲陶宗儀《説郛》本原題。

②"忠"，知不足齋本作"述"。現存諸本中，陶宗儀《説郛》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錢校、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詞話叢編本作"述"；傅校、天一閣本、汲古閣本作"忠"；祝鈔本作"中"。按：《新唐書·禮樂志》載："河西節度使楊敬忠獻《霓裳羽衣曲》十二遍。"王灼此段文字明引"唐史"，則王灼原文應作"楊敬忠"。

唐人有關河西獻《霓裳羽衣曲》的記載，主要有以下兩家：其一，白居易《霓裳羽衣歌》："楊氏創聲君造譜"句下自注云："開元中西凉府節度楊敬述造。"其二，鄭嵎《津陽門詩》："却到人間迷是非"句下自注："會西凉都督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與其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爲散序，用敬述所進曲作其腔，而名《霓裳羽衣法曲》。"兩家記載均作"敬述"。據

《唐大詔令集》卷一三〇蘇頲《命薛訥等與九姓共伐默啜制》，楊敬述爲河西節度使，在玄宗開元四年（716）正月二日。至開元九年，其職務被郭知運取代，見《通鑒》。此外，《通鑒》又載開元十一年，張敬忠爲河西節度使。從以上材料考察，開元年間的河西節度使有"楊敬述"，有"張敬忠"，而没有"楊敬忠"其人。《新唐書·禮樂志》誤"楊敬述"爲"楊敬忠"，很可能是混淆了兩屆河西節度使的名氏。

王灼此段文字，先引《新唐書·禮樂志》有關"楊敬忠"的記載，再引白居易、鄭愚以及《新唐書·突厥傳》的記載，考定進獻《霓裳羽衣舞》的河西節度使應該是"楊敬述"。在兩種不同的記載中，"樂天、鄭愚之説是也"，表明這段文字的目的在對比考辨，以證實《新唐書·禮樂志》的訛誤，所以，此處的"忠"字不能改爲"述"字。今據傅校等本校改。

③"各"，白居易原文作"皆"，傳世諸本無異文。

④"愚"下，知不足齋本注："案'鄭愚'當作'鄭嵎'，下同。"按：現存諸本均作"鄭愚"，無異文。

《津陽門詩》的作者，宋代文獻多著録作"鄭嵎"。《新唐書·藝文志四》："鄭嵎《津陽門詩》一卷。"《郡齋讀書志》卷四中、《直齋書録解題》卷十九均作"鄭嵎"。《唐詩紀事》卷六二"鄭嵎"條引《津陽門詩序》："開成中，嵎常得羣書"，又："復爲嵎道承平故實。"據此，似作"嵎"字是。但王灼此處作"愚"，亦非孤證。《樂府詩集》卷五十六《霓裳辭十首》解題引《津陽門詩序》文字，即作"鄭愚"。

鄭嵎生平不詳，《郡齋讀書志》卷四中："唐鄭嵎，字賓光，大中五年進士。"又《津陽門詩序》云："開成中，嵎常得羣書，下帷于石甕僧寺。"據詩注："石甕寺，開元中以創造華清宫餘材修繕。"其地當在華清宫附近。據此，知鄭嵎開成間曾讀書于長安城郊。詩序又云："今年冬，自虢而來。"詩中又云："湟中土地昔湮没，昨日收復無瘡痍。"據《唐書》、《通鑒》，張義潮以河湟十一州歸唐，在宣宗大中五年十月。换言之，鄭嵎于大中五年冬仍活動在長安附近。考慮到鄭嵎大中五年春已考中進士，此時的鄭嵎可

能已經步入仕途，其任職地大約在長安一帶。鄭嵎生平行迹，可知者如此而已。

鄭愚生平資料較鄭嵎爲多。《太平廣記》卷二六五“崔昭符”條出《玉泉子》，稱“南海鄭愚”。《北夢瑣言》卷三：“唐鄭愚尚書，廣州人。”《唐詩紀事》卷六六“鄭愚”條：“愚，廣州人，唐末爲相。”以上史料，都明確地記載鄭愚爲廣州人。

《唐文粹》卷六三載鄭愚《潭州大潙山同慶寺大圓禪師碑銘並序》，據文中所載，該序作于咸通七年。序文云：“若予者，少抱幽憂之疾，長多羈旅之役，形凋氣乏，甞不殆人，行年五十，已極遲暮。”據《國語·晉語四》“行年五十矣”注：“行，歷也”，知“行年五十”，即歷年五十。咸通七年（866）五十歲，鄭愚當生于憲宗元和十二年（817）。

鄭愚仕宦經歷也約略可考：

《北夢瑣言》卷三“鄭愚尚書錦半臂”條：“鄭愚尚書，廣州人，雄才奥學，擢進士第，揚歷清顯，聲稱烜然。”可知其曾進士及第。

趙鉞、勞格《御史臺精舍題名考》卷三引石刻《魏公先廟碑銘》，碑作于大中六年（852）十一月，碑稱“門吏左補闕鄭愚”，可知大中六年前後，鄭愚在長安，職任左補闕。

《御史臺精舍題名考》卷三監察御史下録有鄭愚題名，其題在碑題“並序”二字之下，趙鉞、勞格判定其時代在宣、懿時。可知大中咸通之間，鄭愚曾任監察御史。

鄭愚任西川節度判官，見《新唐書·藝文志》所録《棲賢法雋》題下注。

鄭愚任商州刺史，見《新唐書·陸希聲傳》。

據《新唐書·南蠻傳中》，咸通三年，鄭愚自桂管觀察使爲嶺南西道節度使。《文苑英華》卷四五三録《授鄭愚嶺南節度使制》，其職銜爲“邕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嶺南西道節度觀察處置等使”。至咸通四年，爲康承訓所取代。

《唐詩紀事》卷五六“鄭洪業”條：“洪業，咸通八年鄭愚下第一人及第。”可知鄭愚咸通八年（867）曾知貢舉。其具體職務，《唐語林》卷八“隋置明經”條作“中書舍人”，《北夢瑣言》卷二“皮日休獻書”條作“禮部侍郎”。前者當爲咸通七年冬受命知貢舉時職務，後者當爲咸通八年春發榜時職務。

《唐摭言》卷十二“設奇沽譽”條載：“咸通中，鄭愚自禮部侍郎鎮南海，時崔魏公在荆南，愚著錦襖于半臂，袖卷謁之。”按：崔魏公，《北夢瑣言》卷三“鄭愚尚書錦半臂”條作“崔鉉”，崔鉉爲荆南節度使在咸通八年，見《舊唐書》本傳。《唐方鎮年表》考定鄭愚爲廣州刺史嶺南東道節度使，在咸通九年至咸通十二年期間。

《唐語林》卷七“許棠初試進士”條載：“永臨劉相以其子希同年，留爲淮南館驛官……南海僕射時爲副使知府事。”按：許棠登第，在咸通十二年（861），見《唐詩紀事》卷七十。永臨劉相指劉鄴，劉鄴出爲淮南節度使，在咸通十四年十月，見《舊唐書·僖宗紀》。可知咸通末至乾符初，鄭愚任淮南節度副使知府事。

鄭愚終官何職，未見有直接記載。《雲溪友議》卷三“鄭愚尚書錦半臂”條稱其爲“尚書”，《唐詩紀事》卷六六稱其“唐末爲相”，《全唐文》、《全唐詩》作者小傳記其終官爲“尚書左僕射”，均當各有依據。

比較鄭嵎、鄭愚的年輩、身份、行迹，頗有相合之處：其一，二人同爲進士出身；其二，大中五六年間都在長安活動；其三，鄭愚大中六年擔任從七品下之左補闕，顯然是初入仕途，這與鄭嵎大中五年進士登第的經歷也約略相合。郭茂倩、王灼將《津陽門詩》的作者記爲“鄭愚”，應該是有根據的。

如果鄭嵎、鄭愚是同一個人，那麽，作“愚”的可能性較大一些。首先，從名字相應的角度考慮，“賓光”與“愚”相應。《爾雅·釋詁》：“賓，服也。”《廣雅·釋詁》：“賓，敬也。”崇尚光明，正所謂“愚”。“嵎”指山勢曲折之處，《字彙》：“山曲曰嵎。”與“光明”無關。其次，《御使臺精舍

題名》以及石刻《魏公先廟碑銘》均作“愚”，此爲鄭愚手題，不應有誤。

綜合上文所考，“愚”字既有《碧鷄漫志》傳世諸版本爲依據，又有《樂府詩集》的記載爲旁證，再加上有關史料的支持，《津陽門詩》的作者爲“鄭愚”，是可以成立的。

⑤“傳”下七字，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删。

⑥“述”下六字，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删。

“欲”，知不足齋本作“煌”。現存諸本中，錢校、詞話叢編本作“煌”；陶宗儀《説郛》本、祝鈔本、天一閣本、汲古閣本作“欲”。按：暾欲谷爲突厥毗伽可汗謀主，兩唐書《突厥傳》並作“暾欲谷”，《舊唐書·玄宗紀》作“欲谷”。兩唐書無“暾煌谷”其人。今據陶宗儀《説郛》等本校改。

⑦“檢”，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訛作“撿”。

⑧“樂天”，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删。

⑨“鄉”，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卿”。

⑩“曲”下，自“仙心”至“風詞”二十八字，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删。

⑪“李”，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訛作“季”。

“肱”，知不足齋本作“祐”。現存諸本中，陶宗儀《説郛》本、錢校、學海本、語話叢編本作“祐”；祝鈔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天一閣本、汲古閣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作“肱”。按：此處引詩題爲《省試霓裳羽衣曲》，其作者唐宋文獻均作“李肱”，見《雲溪友議》卷上“古製興”條、《文苑英華》卷一八四、《唐文粹》卷十七、《唐詩紀事》卷五二。今據祝鈔等本校改。

“詩”，學海本脱。

“云”，陶宗儀《説郛》本作“曰”。

⑫“衣”，知不足齋本作“裳”。現存諸本中，陶宗儀《説郛》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詞話叢編本均作“裳”；祝鈔本、天一閣本、汲古閣本作“衣”。按：李肱原詩作“衣”，見《雲溪友議》卷上、《文苑英華》卷一八四、《唐文粹》卷一七、《唐詩紀事》卷五二。今據祝鈔等本校改。

⑬“轉”，學海本訛作“囀”。按：元稹原詩作“轉”，《元氏長慶集》傳世諸本無異文。

⑭“落”，知不足齋本作“樂”。現存諸本中，陶宗儀《説郛》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詞話叢編本均作“樂”；祝鈔本、天一閣本、汲古閣本作“號天落樂”；錢校删“落”字作“號天樂”。按：元稹原詩作“落”，《元氏長慶集》傳世諸本無異文。庾信《周大將軍義興蕭公墓誌銘》：“鼓角地鳴，將軍天落。”所謂“天落”，即從天而降。據本條下文“霓裳羽衣非人間服”，知此處“霓裳羽衣號天落”，指“衣”而非指“曲”，謂“霓裳羽衣”乃是來自天宫的衣服。陶宗儀《説郛》以下諸本改“落”爲“樂”，是誤以此處“霓裳羽衣”爲《霓裳羽衣曲》。祝鈔以下諸本作“號天落樂”，則不符合《法曲》七言詩的體制。但三個鈔本文字相同。疑三本所祖之本原作“天樂”，校勘者以“落”易“樂”，而删削未盡。今據元稹《法曲》原文校改。

“落”下，自“劉詩”至“類也”一百四十字，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删。

⑮“儿”，天一閣本訛作“凡”。

⑯“持”，祝鈔本、天一閣本、汲古閣本訛作“詩”。

⑰“落”，知不足齋本作“樂”。現存諸本中，錢校、現存一卷本及詞話叢編本均作“樂”，祝鈔本、天一閣本、汲古閣本作“落”。今據祝鈔等本校改。

⑱“歌”，宋紹興本《白氏文集》，日那波道圓本《白氏長慶集》均作

“舞”。

⑲“類”，祝鈔本、天一閣本、汲古閣本訛作“數”，錢校作“類”。

⑳“夫”下，汲古閣本脱“西凉”至“知爲”二十一字，錢校補足二十一字。

㉑“是知”，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删。

“爲”，天一閣本脱。

㉒“者”，祝鈔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天一閣本、汲古閣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無，錢校補“者”字。

㉓“樂”，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無”，集成本、四庫《説郛》本作“曲”。

㉔“止”，知不足齋本作“旨”，注云：“‘旨’一作‘止’。”現存諸本中，祝鈔本、天一閣本、汲古閣本、詞話叢編本作“旨”，陶宗儀《説郛》本、傅校、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止”。按：《唐會要》卷三三：“中使輔璆琳至，奉宣進止。”“進止”，唐人奏劄或面對時的專用術語。謂所奏之事，或進或止，請皇帝處分。“奉宣進止”，即奉詔宣示皇帝的處置意見。《能改齋漫録》卷一“奏御劄子稱進止”條：“今奏御劄子各稱進止，自唐已然。顔真卿上疏曰：御史中丞李進等傳宰相語，稱奉進止。”《石林燕語》卷四：“臣僚上殿、劄子，末概‘取進止’，猶言進退也。蓋唐日輪清望官兩員于禁中，以待召對，故有‘進止’之辭。崔祐甫奏：‘待制官候奏事官盡，然後趨出，於内廊賜食待進止，至酉時放’是也。”今據陶宗儀《説郛》等本校改。

㉕“令”，學海本訛作“今”。

“石”，陶宗儀《説郛》本訛作“名”。

㉖“門”，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本、學海本脱。

㉗“笛”，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

四庫本、學海本作“留”。

㉘“胳”，學海本訛作“總”。

“合”，祝鈔本、天一閣本、汲古閣本作“同”；錢校作“合”。

㉙“明皇”，天一閣本誤倒作“皇明”。

㉚“疑”下，自“異人”至“稽據”二百三十二字，陶珽《說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說郛》本、四庫本、學海本删。

㉛“桂”，知不足齋本無。現存諸本中，陶珽《說郛》本、唐宋叢書本、汲古閣本、集成本、四庫《說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詞話叢編本無“桂”字；陶宗儀《說郛》本、傅校、祝鈔本、天一閣本有“桂”字。按：《異人録》一書，唐宋書目未見著録。曾慥《類說》卷十二録有《異人録》文字數條，内容多與《龍城録》相同，但其中没有此處所引文字。今傳《龍城録》卷上有“明皇夢游廣寒宫”條，其内容與王灼所引大致相同，而文字稍詳，此句正作“大桂樹”。今據陶宗儀《說郛》等本校補。

㉜“衣”，陶宗儀《說郛》本作“裳”。按：《太平廣記》卷二二“羅公遠”條出自《逸史》，内容與王灼所引大致相同，文字稍詳，此字作“衣”。

㉝“皆”，陶宗儀《說郛》本無。

㉞“一”下，陶宗儀《說郛》本、傅校多一“偕”字。

“天”，汲古閣本訛作“文”；錢校作“天”。

㉟“歸”，知不足齋本無。現存諸本中，陶珽《說郛》本、唐宋叢書本、汲古閣本、集成本、四庫《說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詞話叢編本無“歸”字；陶宗儀《說郛》本、傅校、祝鈔本、天一閣本有“歸”字。按：《鹿革事類》原書久佚，《郡齋讀書志》著録《鹿革事類》三十卷、《鹿革文類》三十卷，云：“節《太平廣記》事實爲一編，曰‘事類’，詩文成一編，曰‘文類’。蔡番晉如所撰。”蔡蕃，字晉如，北宋後期宋城人。歷知陽谷縣，遷潤州通判。《鹿革事類》雖佚，但《太平廣記》尚存。《廣記》卷二六“葉法善”條記其事：“八月望夜，師與玄宗游月宫，聆月中天樂。問其曲名，曰‘紫雲曲’。玄宗素曉音律，默記其聲，歸傳其音，名之曰

《霓裳羽衣》。" 注出《集異記》及《仙傳拾遺》。王灼所引，顯然出于此條。原文謂得曲月宫，歸來之後，傳其音而易其名。此處宜有"歸"字。今據陶宗儀《説郛》等本校補。

㊱"杜"，天一閣本訛作"杜"。

㊲"聞"，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間"。

㊳"霓作舞衣裳"，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四庫本作"裳霓作舞衣"；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學海本作"霓裳作舞衣"。按：《文苑英華》卷三一一録此詩，此句作"霓作舞衣裳"。此詩用平聲陽韻，"裳"字合韻，"衣"字不入韻。

㊴"句"，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詞"。

㊵"之"，天一閣本訛作"乏"。

㊶"聲"，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無。

㊷"燈"，祝鈔本、天一閣本、汲古閣本脱；錢校補。

㊸"夜"，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無。

㊹"欲與"，天一閣本誤倒作"與欲"。

"天"，祝鈔本、天一閣本、汲古閣本作"仙"。按：今傳本《玄怪録》卷三"開元明皇幸廣陵"條作"仙"。

㊺"十"下，陶宗儀《説郛》本多一"人"字。

㊻"陵"，學海本脱。

㊼"官"，天一閣本爲一空格。

"一"，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無。

㊽"感"，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

學海本訛作“盛”。按：今傳本《玄怪録》作“感”。

㊾“羽衣”，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删。

㊿“凌”，陶宗儀《説郛》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陵”。按：“凌”、“陵”字通。“凌”有“侵犯”一義。《楚辭·九歌·國殤》：“凌余陣兮躐余行。”王逸注：“凌，犯也。”“陵”也有“侵犯”一義。《一切經音義》卷九引《蒼頡篇》：“陵，侵也。”《玉篇》：“陵，犯也。”

51“水”，學海本訛作“雨”。

52“若”，學海本訛作“者”。

53“兹”下“致而龜兹”四字，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脱。

54“全”，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金”。

55“未”，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脱。

56“豫”，四庫本作“與”。按：“豫”、“與”字通。朱駿聲《説文通訓定聲》：“豫，假借爲與。”

“于”，學海本脱。

57“史”下“及唐人諸集”五字，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删。

58“妃”下，知不足齋本注：“‘事’，一作‘偶’。”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事”作“偶”。

“妃”，四庫本脱。

59“侍”，天一閣本訛作“待”。按：此引詩爲白居易《江南遇天寶樂叟》，見《文苑英華》卷三四八、《唐文粹》卷十四下、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宋本《白氏長慶集》卷十二、日那波道圓翻宋本《白氏文集》卷十二。諸

本均作“侍”，無異文。

⑥〇“飆”，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飄”。按：傳世《白氏長慶集》諸本及《唐文粹》均作“飆”，《文苑英華》作“飄”。

⑥①“天”，知不足齋本作“朱”。現存諸本中，陶宗儀《説郛》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詞話叢編本作“朱”；傅校、祝鈔本、天一閣本、汲古閣本作“天”。按：此引詩爲張祜《華清宫四首》之二。宋蜀刻本《張承吉文集》卷四、《文苑英華》卷三一一均作“天”。

⑥②“裳”，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衣”。

⑥③“後”下，知不足齋本注：“‘分’，一作‘飛’。”陶宗儀《説郛》本、傅校、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分”作“飛”。

⑥④“云”，天一閣本訛作“去”。

⑥⑤“大”，天一閣本訛作“太”。

“間”，四庫本訛作“時”。

“此”，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脱。

⑥⑥“太常”，天一閣本脱。

⑥⑦“而”，天一閣本訛作“爲”。

⑥⑧“綿”，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經”。

⑥⑨“詳”，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議”。

⑦〇“墜”下，知不足齋本注：“按馬令《南唐書·昭惠后傳》載後主誄云：‘霓裳舊曲，韜音淪世。失味齊音，猶傷孔氏。故國遺聲，忍乎湮墜。

我稽其美，爾揚其秘。程度餘律，重新雅制'云云。灼所引似是誄後注文，今失傳云。"按：今傳本馬令《南唐書·昭惠后傳》中載有後主誄文，未見王灼所引文字。

⑪"全"下，知不足齋本注："'始'，一作'殆'。"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始"作"殆"。

⑫"檮杌"，天一閣本訛作"擣杌"。

⑬"上巳"，天一閣本誤倒作"巳上"。

⑭"全"，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金"。

⑮"志"，學海本訛作"之"。

"稱"，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述"。

⑯"時"下"齊州章丘北村"六字，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删。

⑰"丘"，知不足齋本缺筆作"乒"。陶宗儀《説郛》本、祝鈔本、天一閣本、汲古閣本、詞話叢編本均不缺筆。按："丘"爲孔子諱。今據陶宗儀《説郛》等本回改。

"郎"下，自"愛讀"至"果傳"七十七字，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删，並于"郎"下添一"事"字。

⑱"愛"，祝鈔本、天一閣本無。

⑲"聽"，天一閣本訛作"耳"。

⑳"道"，知不足齋本作"適"。現存諸本中，汲古閣本、詞話叢編本作"適"；陶宗儀《説郛》本、傅校、祝鈔本、天一閣本、錢校作"道"。按：錢易《洞微志》，《郡齋讀書志》作十卷，《直齋書録解題》作三卷，今傳僅一卷節本。王灼所引，爲今傳諸本所無，無從校正。據文意，作"道"字是。今據陶宗儀《説郛》等本校改。

㉛“笑”，天一閣本訛作“矣”。

㉜“陽”，學海本脱。

㉝“音”下，自“二曲”至“仙音”十五字，學海本脱。

㉞“宮”，汲古閣本脱。

㉟“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脱。

㊱“作”，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爲”。

㊲“蒲”，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莆”。按：此處引文見沈括《夢溪筆談》卷五。沈括原文作“蒲”。“蒲中”，地名，今山西永濟縣，北周爲蒲州，唐改爲河中府。

㊳“是非”，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誤倒作“非是”。按：沈括《夢溪筆談》原文作“是非”。這里的“是非”，針對“相傳”而言，蓋燕樂半字譜“類梵字”、“字訓不通”，所以難以判斷“相傳是霓裳譜”的傳聞是否正確。“是非”爲是，“非是”訛。

㊴“今”下，傅校多一“調”字。按：沈括《夢溪筆談》原文無此“調”字。“燕部”，即教坊燕樂部，與太常雅樂部相對應而云然。此處不當有“調”字。

㊵“法”，知不足齋本及現存諸本均無。按：沈括《夢溪筆談》原文有“法”字。且王灼下文云：“沈指《霓裳羽衣》爲道調法曲。”則此處亦當有“法”字。今據本條下文及《夢溪筆談》原文校補。

㊶“石”，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本脱。

㊷“河”，學海本脱。按：《寶刻類編》卷七著録有“霓裳羽衣曲譜”，注云：“黄幡綽書，逍遥樓，河中。”所謂“河中”，即蒲州，亦即上文的“蒲中”。

“幡”，祝鈔本、天一閣本、汲古閣本訛作“翻”。

⑬“任守澄”，知不足齋本作“程士守”。注云：“元本作‘士守程’，下同。今依錢校。”現存諸本中，錢校、詞話叢編本作“程士守”；陶宗儀《説郛》本、祝鈔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天一閣本、汲古閣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士守程”。按：此處引文，今傳《嘉祐雜志》諸本不載，無法參校。陳暘《樂書》卷一一九：“御製《韶樂集》中有正聲翻譯字譜，又令鈞容班部頭任守澄並教坊正部頭花日新、何元善等注入唐來讌樂半字譜。”陳暘所記的“鈞容班部頭任守澄”，應該就是《嘉祐雜志》所記的“鈞容樂工任守澄”。只是在流傳過程中，“任”字脱去前三筆，成了“士”，“澄”字則音訛爲“程”，這就是陶宗儀《説郛》等本“士守程”的由來。錢校臆改爲“程士守”，更是一訛再訛。今據陳暘《樂書》校改。下同。

⑭“别”，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本、學海本作“則”。

⑮“其”，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無。

⑯“音”，知不足齋本作“曲”。現存諸本中，詞話叢編本作“曲”，陶宗儀《説郛》本、祝鈔本、唐宋叢書本、天一閣本、汲古閣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音”；陶珽《説郛》本訛作“首”。按：沈括《夢溪筆談》此條或稱“獻仙音曲”，或稱“獻仙音”，並無稱作“獻仙曲”者。且知不足齋本以錢校汲古閣本爲底本，參以唐宋叢書本。今汲古閣本、唐宋叢書本均作“音”，錢氏未出校，則知不足齋本的改字，並無版本依據。今據陶宗儀《説郛》等本校改。

⑰“和元”，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本誤倒作“元和”。

⑱“攙”，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横”。按：白居易原詩作“攙”，傳世諸本無異文。

⑲“彈吹”，陶宗儀《説郛》本、祝鈔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天一閣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吹彈”。按：白居易原詩作“彈吹”，傳世諸本無異文。

“邐迤”，陶宗儀《説郛》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迤邐”。按：白居易原詩作“邐迤”，傳世諸本無異文。

⑩“注”，天一閣本訛作“臣”。

⑪“擘”，陶宗儀《説郛》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壁”。

“入”，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八”。

⑫“竿”，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吹”。

“拆”，知不足齋本作“坼”。現存諸本中，陶宗儀《説郛》本、汲古閣本、詞話叢編本作“坼”；祝鈔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天一閣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拆”。按：白居易原詩紹興本作“拆”，那波道圓翻宋本及《文苑英華》作“折”。“拆”、“坼”字通。“坼”有開裂一義，《説文解字》：“坼，裂也。”《廣雅、釋詁》：“坼，開也。”“拆”亦有開裂一義，《集韻》：“坼，《説文》‘裂也’，或從手。”《詩·大雅·生民》“不拆不副”，據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宋小字本、閩本、明監本、毛氏汲古閣本作“拆”，唐石經本、相臺岳氏本作“坼”。可見“坼”、“拆”通用，由來已久。今參照白居易原詩，據祝鈔等本校改。

⑬“拂”，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抑”。按：“拂霓裳”爲唐宋樂舞名。《教坊記》曲名有《拂霓裳》，宋代女弟子隊舞有“拂霓裳隊”（《宋史·樂志》），《拂霓裳》又是詞調，宋代晏殊有詞傳世。王灼謂“世有般涉調《拂霓裳曲》，當即指此。”“抑”字訛。下同。

⑭“因石曼卿”，天一閣本作“因名名曼卿”。按：“因”、“因名名”語

意均不可通。傳踏：宋代歌舞相兼的一種藝術表演形式。王國維《宋元戲曲考》："北宋之轉踏，恒以一曲連續歌之，每一首咏一事，共若干首則咏若干事。然亦有合若干首而咏一事者，《碧鷄漫志》謂石曼卿作《拂霓裳轉踏》述開元天寶遺事是也。"傳踏用一隻曲調反復演唱以敷演故事，石延年的《拂霓裳傳踏》，就是反復演唱《拂霓裳曲》以敷陳開天舊事。"世有般涉調《拂霓裳曲》，石曼卿取作傳踏"，語意明白曉暢。"因"，"因名名"，均不可解。但歷代傳本如此，今仍其舊，謹志其疑，以待高明。

"取"，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所"。

"踏"，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摭"。

⑯"勾"，陶宗儀《説郛》本、學海本作"句"。

"遣"，集成本訛作"連"。

⑯"普"，陶宗儀《説郛》本訛作"譜"；錢校改作"晉"。

"州"，知不足齋本作"府"，並于本條之末注云："'普府'，一作'普州'，錢校'晉府'。"現存諸本中，汲古閣本、錢校、詞話叢編本作"府"；陶宗儀《説郛》本訛作"聲"；傅校、祝鈔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天一閣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州"。按：普州，地名，今四川安岳縣，唐宋時爲普州安岳郡。宋代惟大州可以昇爲府，潼川府、遂寧府均置于北宋。普州小州，不宜稱府。《頤堂先生文集》卷四有《送普州守》、《用舊韻送普守赴闕》，稱"州"不稱"府"。今據傅校等本校改。

⑰"詩"，陶宗儀《説郛》本作"説"。

⑱"一"，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天一閣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二"。按：白居易《霓裳羽衣歌》"繁音急節十二遍。"自注云："《霓裳曲》十二遍而終。"《新唐書·禮樂志》："河西節度使楊敬忠獻《霓裳羽衣曲》十二遍。"沈括《夢溪筆談》卷五："《霓裳

曲》凡十二疊。”可知唐代《霓裳羽衣曲》確爲十二疊。但王平所得夷則商《霓裳羽衣譜》，“起第四遍”至“殺衮”，確實衹有十一遍。王灼之所以羅列王平譜的各遍名目，就是爲了説明其譜與唐曲不同，“唐曲今世决不復見”。後人習知霓裳曲十二遍，並據以改此處“一”爲“二”，並不符合王灼本意，今不取。

⑽“正”，祝鈔本、天一閣本、汲古閣本無，錢校補入。

“攧”，學海本訛作“顛”。

“實”，天一閣本訛作“寶”。

⑾“最”，陶宗儀《説郛》本作“取”。

⑿“六”，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亦”。

“無”，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舞”。

⒀“樂”，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脱。

⒁“利”，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訛作“刻”。按：此處“利市”指喜錢，“刻”字誤。

⒂“緯”，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在、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訛作“律”。

3.38 凉州曲[1]

《凉州曲》，唐史及《傳載》稱：天寶樂曲皆以邊地爲名，若《凉州》、《伊州》、《甘州》之類[2]，曲遍聲繁，名入破[3]。又詔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4]。明年，安禄山反，凉、伊、甘皆陷。《土蕃史》及《開元傳信記》亦云[5]：西凉州獻此曲[6]，寧王憲

曰："音始于宫[7]，散于商[8]，成于角徵羽[9]。斯曲也，宫離而不屬[10]，商亂而加暴，君卑逼下，臣僭犯上，臣恐一日有播遷之禍。"及安史之亂[11]，世頗思憲審音[12]。而《楊妃外傳》乃謂上皇居南内，夜與妃侍者紅桃歌妃所製《凉州詞》，上因廣其曲，今流傳者益加。《明皇雜録》亦云："上初自巴蜀回，夜來乘月登樓[13]，命妃侍者紅桃歌《凉州》，即妃所製。上親御玉笛爲倚曲[14]，曲罷無不感泣。因廣其曲，傳于人間。"予謂皆非也。《凉州》在天寶時已盛行，上皇巴蜀回，居南内，乃肅宗時[15]，那得始廣此曲？或曰：因妃所製詞而廣其曲者，亦詞也[16]，則流傳者益加，豈亦詞乎？舊史及諸家小説謂妃善歌舞[17]，邃曉音律[18]，不稱善製詞。今妃《外傳》及《明皇雜録》所云，夸誕無實，獨帝御玉笛爲倚曲，因廣之，流傳人間[19]，似可信，但非《凉州》耳。唐史又云[20]：其聲本宫調。今《凉州》見于世者凡七宫曲，曰黄鍾宫、道調宫、無射宫、中吕宫、南吕宫、仙吕宫、高宫[21]，不知西凉所獻何宫也。然七曲中，知其三是唐曲，黄鍾、道調、高宫者是也。《脞説》云："《西凉州》本在正宫，貞元初[22]，康崑崙翻入琵琶玉宸宫調，初進在玉宸殿，故以命名[23]，合衆樂即黄鍾也。"予謂黄鍾即俗呼正宫，崑崙豈能捨正宫外别製黄鍾凉州乎？因玉宸殿奏琵琶，就易美名，此樂工夸大之常態。而《脞説》便謂翻入琵琶玉宸宫調[24]。《新史》雖取其説，止云康崑崙寓其聲于琵琶，奏于玉宸殿，因號玉宸宫調，合諸樂則用黄鍾宫，得之矣。張祜詩云[25]："春風南内百花時。道調凉州急遍吹。揭手便拈金椀舞[26]，上皇驚笑悖拏兒。"又《幽閑鼓吹》云："元載子伯和勢傾中外，福州觀察使寄樂妓數十人[27]，使者半歲不得通。窺伺門下，有琵琶康崑崙出入，乃厚遺求通，

伯和一試，盡付崑崙。段和上者，自製道調《凉州》[28]，崑崙求譜，不許，以樂之半爲贈，乃傳。"據張祜詩，上皇時已有此曲[29]，而《幽閑鼓吹》謂段師自製[30]，未知孰是。白樂天《秋夜聽高調凉州》詩云[31]："樓上金風聲漸緊[32]，月中銀字韻初調。促張弦柱吹高管，一曲凉州入泬寥。"大吕宫，俗呼高宫，其商爲高大石，其羽爲高般涉，所謂高調，乃高宫也。《史》及《脞説》又云"凉州有大遍、小遍"[33]，非也。凡大曲有散序、靸、排遍、攧、正攧、入破、虚催、實催、衮遍、歇拍、殺衮[34]，始成一曲，此謂大遍[35]。而《凉州》排遍，予曾見一本有二十四段。後世就大曲製詞者，類從簡省，而管弦家又不肯從首至尾吹彈[36]，甚者學不能盡。元微之詩云："逡巡大遍《梁州》徹[37]。"又云："《梁州》大遍最豪嘈[38]。"史及《脞説》謂有大遍小遍[39]，其誤識此乎？

【校記】

①此條條目陶宗儀《説郛》本作"凉州"。

②"伊州"，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脱。

③"繁"，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絲"。

"破"，陶珽《説郛》本訛作"被"。

④"新"，陶宗儀《説郛》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本訛作"深"。

⑤"土"，四庫《説郛》本、學海本、詞話叢編本作"吐"，詞話叢編本注："原誤作'土'。"按：《舊唐書·吐蕃傳》："吐蕃……或云南凉禿髮利鹿孤之後也。……以'禿髮'爲國號，語訛謂之吐蕃。"則"吐蕃"爲音譯，用字不統一，不足爲奇。《土蕃史》，宋元書目未見著録。唐賈耽有

《吐蕃黄河録》，見《新唐書·藝文志》。已佚。

⑥“獻”，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歌”。

“曲”，祝鈔本脱。

⑦“于”，汲古閣本脱。

⑧“于”，天一閣本脱。

⑨“徵”，知不足齋本作“祉”。現存諸本中，陶珽《説郛》本、祝鈔本、天一閣本、汲古閣本作“祉”；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詞話叢編本作“徵”。詞話叢編本注：“原避諱作‘祉’。”按：北宋仁宗名趙禎，其諱字有“徵”，見《禮部韻略·淳熙重修文書式》。以“祉”代“徵”，當爲宋本原貌。今據陶珽《説郛》等本回改。

⑩“離”，傅校、祝鈔本作“雜”。按：《新唐書·寧王憲傳》及《開天傳信記》記其事，均作“離”。

⑪“之”，祝鈔本、天一閣本、汲古閣本無。

⑫“音”下，四庫《説郛》本多一“云”字。

⑬“來”，祝鈔本、天一閣本無。

⑭“倚”下，知不足齋本多一“樓”字。現存諸本均有“樓”字。按：《太平御覽》卷五七三引《明皇雜録》：“上親御玉笛爲之倚曲，曲罷相睹，無不掩泣。”《楊太真外傳》所載同。倚曲，即伴奏。《松窗雜録》載開元間玄宗命李白作《清平樂辭》三章，“促李龜年以歌”，“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將换，則遲其聲以媚之。”蘇軾《赤壁賦》：“于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倚曲，即倚歌以奏曲，亦即同聲伴奏。“倚歌”在六朝清商樂中已大量存在。《樂府詩集》卷四九“西曲歌”《青陽度》解題引《古今樂録》稱：“《青陽度》，倚歌。凡倚歌悉用鈴鼓，無弦有吹。”“倚歌”爲管樂伴奏曲，由來已久。此處“倚曲”，也應該是管樂伴奏的專門術語。“倚樓曲”語義不通，今據《明皇雜録》原文校删

“樓”字。下同。

⑮“乃”下，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多一“謂”字。

“宗”下，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脱“時”字。

⑯“詞”旁，祝鈔本注一“非”字。

⑰“歌”，知不足齋本無。現存諸本中，汲古閣本、詞話叢編本無“歌”字；陶宗儀《説郛》本、傅校、祝鈔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天一閣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有“歌”字。按：《舊唐書》本傳：“太真姿質豐艷，善歌舞。”此處當有“歌”字。今據陶宗儀《説郛》等本校補。

⑱“邃”，天一閣本訛作“遂”。按：《新唐書·后妃上》記楊妃“善歌舞，邃曉音律”。“邃”，精深，精通。《漢書·任敖傳》：“尤邃律歷。”顔師古注：“邃，深也。”“遂”字無此義項，不能通用。

⑲“流”，祝鈔本、天一閣本無。

“流傳”，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倒作“傳流”。

⑳“史”，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訛作“始”；四庫本訛作“妃”。

㉑“曰”，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無。

㉒“貞”，知不足齋本作“正”。現存諸本中，陶宗儀《説郛》本、祝鈔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天一閣本、汲古閣本、集成本、四庫本、學海本作“正”；四庫《説郛》本、詞話叢編本作“貞”，詞話叢編本注：“原避諱作‘正’。”按：北宋仁宗名趙禎，諱字有“貞”字，見《禮部韻略·淳熙重修文書式》。同時清雍正名胤禛，“貞”字又爲清諱。元明諸本諱“貞”爲“正”，應該反映了宋本原貌。今據四庫《説郛》等本回改。

㉓“故”，學海本訛作“改”。

“命名”，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誤倒作“名命”。

“命”，陶宗儀《説郛》本、祝鈔本、天一閣本、汲古閣本無。

㉔“説”，四庫本訛作“記”。

㉕“祜”，知不足齋本作“祐”。現存諸本中，陶宗儀《説郛》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天一閣本、汲古閣本、四庫本、學海本作“祐”；祝鈔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詞話叢編本作“祜”。按：張祜，字承吉，中唐著名詩人，有《張承吉文集》傳世。宋代文獻多訛“祜”爲“祐”，如宋蜀刻本《張承吉文集》即題作“張祐字承吉”。唐馮翊子《桂苑叢談》“崔張自稱俠”條：“一旦，張（祜）以詩上牢盆使（牛僧孺），出其子授漕渠小職，得堰俗號冬瓜。張二子：一椿兒，一桂子，有詩曰：‘椿兒繞樹春園里，桂子尋花夜月中。’人或戲之曰：‘賢郎不宜作此等職。’張曰：‘冬瓜合出祜子。’戲者相與大哂。”這里以“祜”諧音“瓠”，“冬瓜”、“瓠子”相映成趣。所以“祜”當讀作“户”，作“祐”者誤。今據祝鈔等本校改，下同。

㉖“揭”，天一閣本訛作“楊”。按：此引詩爲張祜《悖拏兒舞》。宋蜀刻本《張承吉文集》、《唐詩紀事》卷五二均作“揭”。

㉗“使”，汲古閣本無。

㉘“凉”，祝鈔本、天一閣本、汲古閣本作“梁”。

㉙“時”，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脱。

㉚“謂”，詞話叢編本訛作“爲”。

“段”，陶珽《説郛》本訛作“改”。

㉛“夜”下，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衍一“調”字。

㉜“聲”，天一閣本訛作“罄”。

㉝“云”，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本、學海本脱。

㉞“有”下，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衍一“數”字。

“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本、學海本作“摧”。按：“催”、“摧”字同。《詩·邶風·北門》：“室人交徧摧我。”《説文解字》引作“催我”。陸德明《音義》：“摧，或作催，音同。”又：作爲催酒曲名的“催”，或作“嗺”（沈括《夢溪筆談》卷五、葉夢得《石林燕語》卷五）、或作“膗”（李涪《刊誤》、李匡乂《資暇録》）、或作“捘”（《東京夢華録》、《夢粱録》）。作“摧”者，始見于庾信《和靈法師游昆明池》：“落花摧十酒，栖烏送一弦。”宋代文獻中，大曲曲遍中的“催遍”寫作“摧遍”，是很常見的。

“拍”，知不足齋本作“指”，注云：“一本‘實催’下云：滚拍遍歇殺滚。”現存諸本中，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滚拍遍歇殺滚”；錢校作“衮拍遍歇殺衮”；陶宗儀《説郛》本、祝鈔本、天一閣本、汲古閣本、詞話叢編本作“衮遍歇指殺衮”。按：“歇指”爲宫調名，“歇拍”爲大曲曲遍名。《樂府雜録》“入聲商七調”條、《補筆談》卷一“七商調”條、《樂書》卷一五七“曲調下”所載七商音，其第六調爲“歇指調”。《樂書》卷一八五“女樂下”：“大曲至入破，句拍益急，舞者入場，投節製容，有催拍、歇拍之異。”《東京夢華録》卷九“宰執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壽”條：“舞曲破：攧前一遍，舞者入場，至歇拍，續一人入場。”現存宋代大曲作品中，史浩《採蓮》、董穎《道宫薄媚》，其“衮遍”之後，“殺衮”之前，均爲“歇拍”。知陶宗儀《説郛》等本的“歇指”當爲“歇拍”之訛。至于陶珽以下諸本的“滚拍遍歇殺滚”，更是七顛八倒，以訛傳訛了。今據燕樂大曲結構校改。

㉟“大”，天一閣本訛作“九”。

㊱“又”，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

四庫本、學海本訛作“有”。

“吹”，天一閣本訛作“次”。

㊲“梁”，《元氏長慶集》卷二四《連昌宫詞》諸宋本均作“凉”；《又玄集》卷中、《文苑英華》卷三四三、《唐文粹》卷一四作“梁”。

㊳“梁”，天一閣本作“凉”；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本、學海本脱此字。按：《元氏長慶集》卷二六《琵琶歌》傳世諸宋本均作“凉”。

㊴“史”，知不足齋本無。現存諸本中，祝鈔本、汲古閣本、語話叢編本無“史”字；陶宗儀《説郛》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天一閣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有“史”字。按：本條上文云：“史及《脞説》又云‘凉州有大遍小遍’。”這里的“史”，指《新唐書》。《新唐書·禮樂志十二》：“凉州曲，本西凉所獻也，其聲本宫調，有大遍、小遍。”此處承上文而言，宜有“史”字。今據陶宗儀《説郛》等本校補。

3.39　伊州[①]

《伊州》見于世者凡七商曲：大石調、高大石調、雙調、小石調、歇指調、林鍾商、越調[②]，第不知天寶所製七商中何調耳。王建《宫詞》云：“側商調裏唱《伊州》。”林鍾商，今夷則商也[③]，管色譜以凡字殺，若側商即借尺字殺[④]。

【校記】

①此條條目爲陶宗儀《説郛》本原題。

②“七商曲大石調”，天一閣本誤倒作“七商大曲石調”。

“小石調”，學海本脱“小”字。

“歇指調”，知不足齋本注：“‘指’，一作‘拍’。”陶珽《説郛》本、唐

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說郛》本、四庫本、學海本“指”作“拍”。按：“歇指”爲宫調名，“歇拍”爲燕樂大曲曲遍名。此處言宫調，當作“歇指”。

“鍾”下，錢校誤補一“調”字。

“越”，學海本訛作“趙”。

③“也”，天一閣本作“之”。

④知不足齋本注：“‘即’一作‘則’。”陶宗儀《說郛》本、傅校、陶珽《說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說郛》本、四庫本、學海本“即”作“則”。

“尺”下，陶珽《說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說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衍一“數”字。

“殺”，天一閣本訛作“叙”。

本條之末知不足齋本有按語云：“案姜夔《琴曲·側商調序》云：‘琴七弦，散聲具宫、商、角、徵、羽者爲正弄，慢角、清商，宫調慢宫黄鍾調是也。加變宫、變徵爲散聲者曰側弄，側楚、側蜀、側商是也。側商之調久亡，唐人詩云：‘側商調里唱伊州。’予以此語尋之，《伊州》大食調黄鍾律法之商，乃以慢角轉弦，取變宫、變徵散聲，此調甚流美也。蓋慢角乃黄鍾之正，側商乃黄鍾之側。他言側者同此。然非三代之聲，乃漢燕樂爾。’據此，則‘林鍾商’當作‘黄鍾商’。又夔《越九歌》内，‘側商調’亦注云‘黄鍾商’。”按：姜夔于上引序文之下記録了側商調的調弦法：“慢角調：慢四一暉，取二弦十一暉應。慢六一暉，取四弦十暉應。”調弦之後，七弦散聲即空弦音分别是：“大弦黄鍾宫，二弦黄鍾商，三弦黄鍾角，四弦黄鍾變徵側，五弦黄鍾羽，六弦黄鍾變宫側，七弦黄鍾清商。”這里所説的“慢”，即調松琴弦，降低音高。按照現代音樂音理來理解，側商調的調弦法，即是降低第三弦、第四弦、第六弦的音高。與之相對應，調緊琴弦，提昇音高，則稱爲“緊”。通過調弦，改變演奏時的指法以强化散聲的特殊音響效果，這就是“側弄”。

根據上引姜夔的記載，“側商調”是由“黄鍾商”調弦而成。姜夔《越九歌》之四《越相》，即注明“側商調——黄鍾商”，其旁譜注明殺聲用“太”字，也證明此調爲黄鍾商無誤。據此，知不足齋懷疑王灼所記“林鍾商”爲“黄鍾商”之誤，似乎很有道理。但仔細考察，又大謬不然。王灼稱：“林鍾商，今夷則商也，管色以凡字殺。”這里的“林”字，不可能是“黄”字之訛。首先，“林鍾商，今夷則商也”，説的是唐樂、宋樂之間律高差距的問題。一般認爲，由于金屬剥蝕等原因，流傳到宋代的唐代樂器（主要指樂鍾），其音高已經發生了變化，其差距大致在一個音階到兩個音階之間。《宋史·樂志四》稱：“政和初，命大晟府改用大晟律，其聲下唐樂已兩律。”又，《宋史·樂志十七》引蔡元定《燕樂原辨》“夾鍾爲律本”説之後稱：“燕樂聲高，實以夾鍾爲黄鍾也。”黄鍾、夾鍾，相去一律。按前説，宋樂高唐樂兩律；按後説，宋樂高唐樂一律。“林鍾商”與“夷則商”相差一律，按王灼的説法，唐代的“林鍾商”，相當于宋代的“夷則商”，二者音階差距爲一律，與宋志所記相合。至于“黄鍾商”，其音階較“林鍾商”、“夷則商”相去太遠，决無相涉的可能性。所以，王灼的“林鍾商”，决不可能是“黄鍾商”的文字訛誤。其次，“管色譜以凡字殺”者，也衹能是“夷則商”，而决不可能是“黄鍾商”，張炎《詞源》、陳元靚《事林廣記》均有明確記載。據此可以斷定：王灼所記“林鍾商”，其文字無誤。

王灼、姜夔時代相同，二人所記側商調，一爲林鍾商，一爲黄鍾商，又應該如何解釋？實際上，前引姜夔序文已經有所表述。姜夔所作《古怨》爲黄鍾商的側弄，但“側弄”並不僅限于黄鍾商，“他言側者同此”。在姜夔《越九歌》之中，除了“側商調”，還有“蜀側調”，即“夷則羽”之側弄。照這様看來，側弄僅僅是一種調弦演奏的方法，商調可以有側弄，宫、角、徵、羽各調亦不妨有側弄；黄鍾律可以有側弄，大吕、太簇乃至林鍾、夷則諸律亦不妨有側弄。現代琴曲所使的琴調中，大都包含有調弦演奏的成分。如慢宫，慢一三六弦，慢商，慢二弦等。今轉録《中國音樂辭典》琴調調名表于下，以資參考。

調名	定弦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别　名
正調		C	D	F	G	A	c	d	仲吕
慢宫	慢一三六	B^1	D	E	G	A	B	d	泉鳴、夷則
慢商	慢二	C	C	F	G	A	c	d	
清商	緊二五七	C	^bE	F	G	^bB	c	^be	姑洗、夾鍾
蕤賓	緊五	C	D	F	G	^bB	c	d	金羽、清羽
黄鍾	緊五慢一	$^bB^1$	D	F	G	^bB	c	d	無射、復古
淒凉	緊二五	C	^bE	F	G	^bB	c	d	楚商
碧玉	緊三慢一四六	B^1	D	$^\#F$	$^\#F$	A	B	d	
無媒	慢三六	C	D	E	G	A	B	d	慢角
間弦	緊五慢三	C	D	E	G	^bB	c	d	
離憂	緊五慢一二	$^bB^1$	C	F	G	^bB	c	d	
玉女	慢一三	B^1	D	E	G	A	c	d	
側商	慢三四六	C	D	E	$^\#F$	A	B	d	

根據上文的考察可以判斷：王灼此條“林鍾商今夷則商”文字不誤。在有關琴曲側弄的史料中，姜夔記載了大食調黄鍾律側弄的調弦之法，王灼記載了夷則商側弄的借殺之法：夷則商本以凡字殺，其側弄則借尺字殺。二者都是後人研究側弄的寶貴資料。以姜夔的記載來否定王灼的記載，是不恰當的。

3.40　甘州[①]

《甘州》，世不見，今仙吕調有曲破，有八聲慢，有令，而中吕調有象甘州八聲[②]，他宫調不見也。凡大曲就本宫調製引、

序、慢、近、令③，蓋度曲者常態④。若象甘州八聲，即是用其法于中吕調，此例甚廣。僞蜀毛文錫有甘州遍⑤，顧敻、李珣有倒排甘州⑥，顧敻又有甘州子，皆不著宫調。

【校記】

①此條條目爲陶宗儀《説郛》本原題。

②知不足齋本注："'象'，一作'蒙'，下同。"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象"作"蒙"。按：此處"象"爲燕樂曲調創製的專用術語，將某宫調的樂曲轉入他宫調以後，再按原曲的結構形式仿製新曲，稱爲"象"。此處利用仙吕調《八聲甘州》的形式，轉入中吕調製曲，稱之爲《象八聲甘州》。"蒙"字當爲形近致訛。

③知不足齋本注："'製'，一作'轉'。"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轉"。按：所謂"製"，指選取大曲中某一曲遍改製爲新的配辭歌曲，即詞樂。詞樂共分五類，即引、序、慢、近、令。在一般情況下，引、序、慢、近、令都是依原大曲宫調製曲。《詞源》稱之爲"增演"。所謂"轉"，指由此宫調轉入彼宫調，如《象八聲甘州》之例。此處當作"製"。

"令"，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今"。

④知不足齋本注："'常'，一作'斂'。"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四庫本作"斂"；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學海本作"斂"。

⑤"蜀"，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訛作"屬"。

⑥"敻"，知不足齋本作"瓊"。現存諸本均作"瓊"，惟詞話叢編本作"敻"，並注云："原作'瓊'，據《花間集》改。"按：顧敻，五代蜀人，曾事王建、孟知祥，官至太尉。《賓賓録》卷六、《鑒誡録》卷六記其遺事，均作"顧敻"。《花間集》紹興晁氏刊本及淳熙鄂州刊本亦作"顧敻"。未見有作"顧瓊"者。今據詞話叢編本校改。

3.41 胡渭州[①]

《胡渭州》，《明皇雜録》云："開元中，樂工李龜年弟兄三人皆有才學盛名。彭年善舞，鶴年、龜年能歌，製《渭州曲》，特承顧遇[②]。於東都大起第宅，僭侈之制，逾于公侯[③]。"唐史《吐蕃傳》亦云："奏《凉州》、《胡渭》、《録要》雜曲。"今小石調《胡渭州》是也。然世所行《伊州》、《胡渭州》、《六么》，皆非大遍全曲[④]。

【校記】

①此條條目爲陶宗儀《説郛》本原題。

②"遇"下，自"於東"至"公侯"十五字，陶宗儀《説郛》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删。

③"侯"，天一閣本訛作"俟"。

④知不足齋本注："案姜夔《醉吟商》詞序，'胡渭州'作'湖渭州'。"按：傳世《白石道人歌曲》諸本均作"湖渭州"，但鮑廷博手校張奕樞本引馬氏底本作"胡渭州"。《胡渭州》爲西凉州所進樂曲。《近事會元》卷四："《胡渭州》、《伊州》，《樂譜録》云：唐明皇天寶中西凉節度使蓋嘉運進。"渭州，指隴右渭州，今甘肅平凉，西凉樂唐代稱爲"胡部新聲"，"胡渭州"當以此爲名。《胡渭州》爲唐教坊曲，見崔令欽《教坊記》，宋代大曲有小石調及林鍾商《胡渭州》，見《宋史·樂志》。唐宋文獻引及此曲，均作"胡渭州"。

3.42 六么[①]

《六么》，一名《緑腰》，一名《樂世》，一名《録要》。元微

之《琵琶歌》云："《緑腰》散序多攏撚[2]。"又云："管兒還爲彈《緑腰》。《緑腰》依舊聲迢迢。"又云："逡巡彈得《六么》徹。霜刀破竹無殘節[3]。"沈亞之《歌者葉記》云："合韻奏《緑腰》。"又志盧金蘭墓云："爲《緑腰》《玉樹》之舞。"唐史《吐蕃傳》云："奏《凉州》、《胡渭》、《録要》雜曲。"段安節《琵琶録》云："《緑腰》，本《録要》也，樂工進曲，上令録其要者。"白樂天《楊柳枝詞》云："《六么》《水調》家家唱，《白雪》《梅花》處處吹。"又《聽歌六絶句》内，《樂世》一篇云[4]："管急弦繁拍漸稠，《緑腰》宛轉曲終頭。誠知《樂世》聲聲樂[5]，老病人聽未免愁[6]。"注云："《樂世》一名《六么》。"王建《宫詞》云："琵琶先抹《六么》頭[7]。"故知唐人以"腰"作"么"者[8]，惟樂天與王建耳。或云[9]：此曲拍無過六字者[10]，故曰《六么》。至樂天又獨謂之《樂世》[11]，他書不見也。《青箱雜記》云："曲有《録要》者[12]，録《霓裳羽衣曲》之要拍。"《霓裳羽衣曲》乃宫調[13]，與此曲了不相關。士大夫論議，嘗患講之未詳，率然而發[14]，事與理交違，幸有證之者，不過如聚訟耳[15]。若無人攻擊，後世隨以憒憒[16]，或遺禍于天下[17]，樂曲不足道也[18]。《琵琶録》又云："貞元中[19]，康崑崙琵琶第一手，兩市祈雨鬥聲樂[20]，崑崙登東綵樓，彈新翻羽調《緑腰》，必謂無敵[21]。曲罷，西市樓上出一女郎[22]，抱樂器云：'我亦彈此曲，兼移在楓香調中[23]。'下撥聲如雷，絶妙入神。崑崙拜請爲師[24]。女郎更衣出[25]，乃僧善本，俗姓段。"今《六么》行于世者四[26]：曰黄鍾羽，即俗呼般涉調；曰夾鍾羽，即俗呼中吕調；曰林鍾羽，即俗呼高平調；曰夷則羽，即俗呼仙吕調。皆羽調也。崑崙所謂新翻，今四曲中一類乎[27]？或他羽調乎？是未可知也。段師所謂楓香調，無所著

見。今四曲中一類乎？或他調乎？亦未可知也。歐陽永叔云："貪看《六么》花十八。"此曲内一疊名花十八，前後十八拍[⑩]，又四花拍，共二十二拍。樂家者流所謂花拍，蓋非其正也，曲節抑揚可喜[⑪]，舞亦隨之。而舞築球《六么》，至花十八益奇。

【校記】

①此條條目爲陶宗儀《説郛》本原題。

②"緑腰"，四庫《説郛》本作"六么"，下同。按：《元氏長慶集》文學古籍刊行社1956年影印明弘治楊循吉影宋鈔本、四部叢刊影明嘉靖東吴董氏翻宋本、明萬曆馬元調翻宋本俱作"六么"，宋蜀刻本、錢謙益據宋本校作"緑腰"。下文"管兒還爲彈六么"、"六么依舊聲迢迢"、"逡巡彈得六么徹"，諸宋本文字均與上文同。

③"無"，學海本作"舞"。

④"世"，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脱。

⑤"誠"，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試"。

⑥知不足齋本注："'人聽'一作'殘軀'。"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人聽"作"殘軀"。按：白居易原詩作"人聽"，傳世《白氏長慶集》無異文。

⑦"抹"，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排"。

⑧"者"，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無。

⑨"云"，學海本脱。

⑩"拍"，天一閣本訛作"指"。

⑪"又"，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無。

⑫“録要”，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緑腰”。

⑬“曲”，祝鈔本無。

“宫”，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學海本訛作“言”。

⑭“率”，知不足齋本作“卒”。現存諸本中，錢校、詞話叢編本作“卒”；陶宗儀《説郛》本、傅校、祝鈔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天一閣本、汲古閣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率”。按：“卒然”指突如其來，“率然”指輕率。此處指責“講之未詳”，輕率立論，以致“事與理交逹”，作“率然”是。今據陶宗儀《説郛》等本校改。

⑮“過”，學海本訛作“通”。

⑯“以”，傅校、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此”。

⑰“禍”，四庫《説郛》本作“誤”。

⑱“樂”下，天一閣本衍一“由”字。

⑲“貞”，知不足齋本作“正”。現存諸本中，陶宗儀《説郛》本、祝鈔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天一閣本、汲古閣本、集成本、學海本作“正”；四庫《説郛》本、詞話叢編本作“貞”。詞話叢編本注：“原避諱作‘正’。”今據四庫《説郛》等本回改。

⑳“祈雨”，知不足齋本作“樓抵”。現存諸本中，陶宗儀《説郛》本、錢校、詞話叢編本作“樓抵”；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折”；祝鈔本、天一閣本、汲古閣本作“折兩”。按：此段文字明引《琵琶録》。《樂府雜録》“琵琶”條：“貞元中，有康崑崙，第一手。始遇長安大旱，詔移兩市祈雨。及至天門街，市人廣較勝負，及鬥聲樂。”王灼此段文字節引《樂府雜録》，“兩市祈雨鬥聲樂”，文字通暢，語意顯豁。祝鈔等本的“折兩”，顯然是“祈雨”的形訛，陶珽

《說郛》等本又脱去“兩”字，相去愈遠，至于陶宗儀《說郛》等本的“樓柢”，更是以訛傳訛，不知所云了。今據《琵琶録》原文校改。

㉑“必”，四庫《說郛》本作“自”。按：《琵琶録》原文作“必”。

㉒“西市”，傅校、陶珽《說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說郛》本、四庫本、學海本倒作“市西”。按：《琵琶録》原文作“西市”。

㉓“兼”，陶珽《說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無”。

㉔“請”，陶珽《說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說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女”。按：《琵琶録》原文作“請”。

㉕“師女”，四庫本誤倒作“女師”。

“郎”下，天一閣本衍一“女”字。

㉖“四”，陶珽《說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說郛》本、四庫本、學海本無。

㉗“四”，學海本訛作“日”。

“類”，祝鈔本、陶珽《說郛》本、唐宋叢書本、天一閣本、汲古閣本、集成本、四庫《說郛》本訛作“數”；錢校改作“類”。下同。

㉘“拍”，四庫本訛作“曲”。

㉙“抑揚”，陶珽《說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說郛》本、四庫本訛作“楊柳”；學海本訛作“楊抑”。

卷　四

4.43　蘭陵王①

《蘭陵王》，北齊史及《隋唐嘉話》稱：齊文襄之子長恭封蘭陵王②，與周師戰，嘗著假面對敵③，擊周師金墉城下，勇冠三軍。武士共歌謡之，曰《蘭陵王入陣曲》④。今越調《蘭陵王》，凡三段二十四拍，或曰遺聲也。此曲聲犯正宫，管色用大凡字、大一字、勾字⑤，故亦名大犯。又有大石調《蘭陵王慢》，殊非舊曲。周齊之際，未有前後十六拍慢曲子耳⑥。

【校記】

①此條條目爲陶宗儀《説郛》本原題。

②“子長”，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倒作“長子”。

“恭”，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訛作“宫”；學海本作“官”。

③“著”，陶宗儀《説郛》本作“戴”。

“假面”，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

四庫本、學海本訛作“陣圖”。

④“陣”，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陳”。

⑤“勾”，學海本作“句”。按：在“彎曲”這一義項上，“勾”、“句”字通。這里的“勾”是工尺譜字。現存燕樂曲譜中，伯 3539、伯 3808 均作“∠”，即“勾”。日藤原師長《三五要録》、日僧凝然《音曲秘要抄》、日安倍季尚《樂家録》作“コ”，即“句”。沈括《補夢溪筆談》“燕樂十五聲”條、陳暘《樂書》“觱篥”條均作“勾”。宋人俗字譜中，朱熹《琴律説》作“ㄙ”，姜夔旁譜作“ㄴ”，張炎《詞源》作“ㄴ”，陳元靚《事林廣記》作“く”。十二均八十四調中，“勾”爲蕤賓均，爲變徵之聲。譜字作“勾”、“句”均可。

⑥“拍”，學海本訛作“幺”。

4.44 虞美人[①]

《虞美人》，《脞説》稱起于項籍“虞兮”之歌。予謂後世以此命名可也，曲起于當時，非也。曾子宣夫人魏氏作《虞美人草行》[②]，有云：“三軍散盡旌旗倒[③]，玉帳佳人坐中老。香魂夜逐劍光飛，青血化爲原上草。芳菲寂寞寄寒枝[④]，舊曲聞來似斂眉[⑤]。”又云：“當時遺事久成空，慷慨尊前爲誰舞。”亦有就曲誌其事者，世以爲工。其詞云：“帳前草草軍情變[⑥]，月下旌旗亂。褫衣推枕愴離情，遠風吹下楚歌聲。正三更。　　撫騅欲上重相顧，艷態花無主，手中蓮鍔凛秋霜。九泉歸去是仙鄉，恨茫茫。”黄載萬追和之，壓倒前輩矣。其詞云：“世間離恨何時了。不爲英雄少。楚歌聲起伯圖休[⑦]，一似□□□□水東流[⑧]。
葛荒葵老蕪城暮[⑨]，玉貌知何處。至今芳草解婆娑，只有當年魂

魄未消磨。”[10]按《益州草木記》：“雅州名山縣出虞美人草，如鷄冠花。葉兩兩相對[11]，爲唱《虞美人》曲，應拍而舞，他曲則否[12]。”《賈氏談録》：“褒斜山谷中有虞美人草[13]，狀如鷄冠，大葉相對[14]。或唱《虞美人》[15]，則兩葉如人拊掌之狀[16]，頗中節拍[17]。”《酉陽雜俎》云：“舞草出雅州[18]，獨莖三葉，葉如决明，一葉在莖端[19]，兩葉居莖之半相對。人或近之歌[20]，及抵掌謳曲，葉動如舞。”《益部方物圖贊》改虞作娛[21]，云：“今世所傳《虞美人》曲，下音俚調，非楚虞姬作。意其草纖柔，爲歌氣所動，故其葉至小者或若動摇[22]，美人以爲娛耳[23]。”《筆談》云：“高郵桑景舒性知音，舊聞虞美人草，遇人作《虞美人》曲[24]，枝葉皆動，他曲不然。試之，如所傳。詳其曲，皆吴音也。他日取琴，試用吴音製一曲，對草鼓之，枝葉亦動[25]，乃目曰《虞美人操》。其聲調與舊曲始末不相近，而草輒應之者，律法同管也。今盛行江湖間[26]，人亦莫知其如何爲吴音[27]。”《東齋記事》云：“虞美人草，唱他曲亦動，傳者過矣。”予考六家説[28]，各有異同[29]。方物圖贊最穿鑿，無所稽據。舊曲固非虞姬作，若便謂下音俚調[30]，嘻其甚矣。亦聞蜀中數處有此草，予皆未之見，恐種族異[31]，則所感歌亦異。然舊曲三，其一屬中吕調，其一中吕宫，近世轉入黄鍾宫。此草應拍而舞，應舊曲乎？新曲乎？桑氏吴音，合舊曲乎？新曲乎？恨無可問者。又不知吴草與蜀産有無同類也[32]。

【校記】

①此條條目爲陶宗儀《説郛》本原題。

此條陶珽《説郛》本及以下諸一卷本、天一閣本緊接上條末句之後。

②“子宣”，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本倒作“宣子”；學海本脱“子”。按：北宋名臣曾布，字子宣。其妻魏夫人爲著名女

詩人。

③“旗”，陶宗儀《説郛》本、陶珽《説郛》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旂”，下同。按：旗，旗面繪熊虎圖像。旂，旗面繪龍形圖像，竿頭繫有響鈴。但旗、旂又同爲旗幟的總稱，《左傳》桓三年：“三辰旂旗”，疏云：“旂旗，是九旗之總名。”當可通用。

④“非”，知不足齋本注：“非一作心”。學海本作“心”；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作“魂”。按：《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六〇“虞美人草行”條引《冷齋夜話》録此詩，“非”作“心”。

⑤“似”，傅校作“自”。

⑥“草草”，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學海本作“草”；四庫本脱“草草”二字，夾注云：“注闕”。

⑦“伯”，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霸”。按：這里“伯”、“霸”通用。

“休”，天一閣本訛作“林”。

⑧“一似□□□□水東流”，知不足齋本“似”下空四格，“流”下注：“案錢校本‘霸圖休’下元缺九字，别本有‘一似水東流’五字。今依詞譜‘一似’下仍空四字，庶與調合，更俟善本校補。”

商務《説郛》本作“一似□□□□水東流”，夾注：“《花草粹編》作“玉帳佳人血淚滿東流。”按：據知不足齋注及傳世一卷本，陶宗儀《説郛》本此句當作“一似水東流”，商務《説郛》本所用四個脱字符當爲涵芬樓增入。其下夾注引明末陳耀文《花草粹編》，亦非陶宗儀原書所有，當爲涵芬樓增入。

祝鈔本、天一閣本、汲古閣本均無“一似”二字。“休”下祝鈔本空八格，無夾注。天一閣本空七格，夾注：“缺九字。”汲古閣本夾注“缺十字。”

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

學海本、詞話叢編本此句作“一似水東流”，“似”下不空格。詞話叢編本注：“案錢校本‘霸圖休’下元缺九字，别本有‘一似水東流’五字。惟陳耀文《花草粹編》載此詞，作‘玉帳佳人血淚滿東流’。”

⑨“葛荒葵老蕪城暮”，知不足齋本注：“一本云蔓葛荒葵城隴暮，平仄與調不合，似誤。”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蔓葛荒葵城隴暮”。按：據《詞譜》，此調以李煜“春花秋月何時了”爲正體，下闋首句爲－－｜｜－－｜，首字可平可仄，用仄韻。“葛荒葵老蕪城暮”，平仄爲｜－－｜－－｜，“蔓葛荒葵城隴暮”，平仄爲“｜｜－－－｜｜。前者首字拗，三字救，基本合律，後者則基本不合律。

⑩“只有當年魂魄未消磨”，句下知不足齋本注“‘年’一作‘時’。”陶宗儀《説郛》本、傅校、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時”。

“魂”，祝鈔本、天一閣本、汲古閣本均作“情”；錢校作“魂”，知不足齋本當從錢校。

⑪“兩兩”，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兩”。

⑫“他”，祝鈔本、天一閣本、汲古閣本作“它”。下同。

⑬“草”，汲古閣本脱；錢校未補。

⑭“大”，四庫《説郛》本作“花”。

⑮“或”，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歌”。

⑯“拊”，天一閣本作“拍”。

⑰“拍”，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脱。

⑱“舞”，學海本訛作“雅”。

“雅州”，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本訛作“三

雅"；學海本訛作"三無"。

⑲"莖"下，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衍"之"字。

⑳"歌"，四庫《説郛》本作"則欹"。按：《太平廣記》卷四〇八"舞草"條引《酉陽雜俎》作"則欹"。

㉑"部"，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州"。

㉒"葉"，知不足齋本作"莖"。現存一卷本及詞話叢編本作"莖"；祝鈔本、天一閣本、汲古閣本作"葉"。按：宋祁《益部方物略記》"娛美人草"條云："意其草柔纖，爲歌氣所動，故其葉至小者或動搖，美人以爲娛樂耳。"作"葉"是。今據祝抄等本校改。

㉓"娛"，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妙"。

㉔"遇"，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逢"。

"作"，知不足齋本從錢校作"唱"。現存諸本中，陶宗儀《説郛》本、詞話叢編本作"唱"，傅校、祝鈔本、天一閣本、汲古閣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作"。按：《夢溪筆談》卷五云："舊傳有虞美人草，聞人作《虞美人曲》，則枝葉皆動。"據《筆談》，"作"義爲"鼓琴"而非演唱。錢校誤。今據傅校等本校改。

㉕"亦"，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皆"。按：《夢溪筆談》卷五云："他日取琴，試用吳音製一曲，對草鼓之，枝葉亦動。"

㉖"湖"，祝鈔本、天一閣本、汲古閣本作"吳"。

㉗"爲"下，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學海本衍"具"字；四庫《説郛》本、四庫本衍"真"字。按：《夢溪筆談》卷五："人亦

莫知其如何者爲吴音”。

“音”，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脱。

㉘“説”，四庫本作“記”。

㉙“同”，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聞”。

㉚“便”，陶宗儀《説郛》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無。

㉛“異”，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學海本訛作“類”；四庫《説郛》本訛作“不類”；四庫本訛作“雜”。

㉜“有無同類也”，知不足齋本注：“一本云：‘有異同否耶’。”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有異同否耶”。

4.45　安公子[①]

《安公子》，《通典》及《樂府雜録》稱：煬帝將幸江都，樂工王令言者，妙達音律。其子彈胡琵琶作《安公子》曲，令言驚問：“那得此?”對曰：“宫中新翻。”令言流涕曰：“慎毋從行。宫，君也。宫聲往而不返，大駕不復回矣。”據《理道要訣》，唐時《安公子》在太簇角。今已不傳。其見于世者，中吕調有近，般涉調有令，然尾聲皆無所歸宿[②]。亦異矣。

【校記】

①此條條目爲陶宗儀《説郛》本原題。

②“然”，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言”。

4.46　水調[①]

《水調歌》,《理道要訣》所載唐樂曲，南吕商時號水調。予數見唐人説水調[②]，各有不同。予因疑水調非曲名，乃俗呼音調之異名，今决矣[③]。按《隋唐嘉話》：煬帝鑿汴河，自製《水調歌》。即是水調中製歌也[④]。世以今曲《水調歌》爲煬帝自製[⑤]，今曲迺中吕調[⑥]，而唐所謂南吕商[⑦]，則今俗呼中管林鍾商也。《脞説》云：“水調《河傳》，煬帝將幸江都時所製，聲韻悲切，帝喜之[⑧]。樂工王令言謂其弟子曰：不返矣。水調《河傳》，但有去聲。”此説與《安公子》事相類，蓋水調中《河傳》也。《明皇雜録》云：“禄山犯順[⑨]，議欲遷幸。帝置酒樓上，命作樂。有進《水調歌》者，曰：‘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飛。’上問誰爲此曲，曰李嶠。上曰真才子。不終飲而罷。”此水調中一句七字曲也。白樂天《聽水調詩》云：“五言一遍最殷勤。調少情多似有因[⑩]。不會當時翻曲意，此聲腸斷爲何人。”《脞説》亦云：“《水調》第五遍，五言調，聲最愁苦。”此水調中一句五字曲。又有多遍，似是大曲也。樂天詩又云：“時唱一聲新水調，謾人道是採菱歌[⑪]。”此水調中新腔也。《南唐近事》云：“元宗留心内寵[⑫]，宴私擊鞠無虚日。嘗命樂工楊花飛奏《水調》詞進酒[⑬]，花飛惟唱‘南朝天子好風流’一句，如是數四。上悟，覆栝賜金帛。”此又一句七字。然既曰命奏《水調》詞，則是令楊花飛水調中撰詞也[⑭]。《外史檮杌》云：“王衍泛舟巡閬中，舟子皆衣錦繡[⑮]，自製水調《銀漢曲》[⑯]。”此水調中製《銀漢曲》也。今世所唱中吕調《水

調歌》，迺是以俗呼音調異名者名曲[17]，雖首尾亦各有五言兩句[18]，决非樂天所聞之曲。《河傳》[19]，唐詞存者二[20]，其一屬南吕宫[21]，凡前段平韻，後仄韻[22]。其一乃今《怨王孫》曲，屬無射宫。以此知煬帝所製《河傳》，不傳已久。然歐陽永叔所集詞内，《河傳》附越調[23]，亦《怨王孫》曲[24]。今世《河傳》乃仙吕調，皆令也[25]。

【校記】

①此條條目陶宗儀《説郛》本作“水調歌”，詞話叢編本作“水調歌與河傳”。按：王灼認爲，“水調”在唐代是宫調“南吕商”的俗稱，在宋代演變爲詞調名稱。本條内容即考察“水調”的含義由唐到宋的演變過程。王灼指出，唐代的“水調”之歌，如“水調中河傳”、“水調中一句七字曲”、“水調中一句五字曲”、“水調中新腔”、“水調中製銀漢曲”等等，都是用“水調”（南吕商調）製樂曲的實例。到宋代，“水調”變爲詞牌：“今世所唱中吕調《水調歌》，乃是以俗呼音調異名者名曲。”而《河傳》所屬的宫調也發生了變化，由原來的“水調”（南吕商調）變爲“南吕宫”、“無射宫”。據此，陶宗儀《説郛》本、詞話叢編本所擬條目均不符合王灼本條主旨，現擬定爲“水調”。

王灼對“水調”含義演化過程的描述不盡符合唐宋音樂文學的歷史。在唐宋兩代，均有實例可以證明“水調”既指宫調又指詞調。唐代，敦煌寫本斯6537、伯3271有《水調詞》二首，陳陶有《水調詞》十首，均以“水調”名曲。即以王灼所舉的例子看，其中白居易詩、《脞説》所談到的“水調”，也爲曲名無疑。任二北《唐聲詩》下編“水調·雜考”云：“盛唐有《水調辭》大曲，亦有《水調子》小曲，仍是曲名。”宋代亦有以“水調”指宫調的例子。凌廷堪《燕樂考原》三“歇指調”條云：“（凌）案：《碧鷄漫志》唐南吕商，時號水調。故《樂章集》《傾杯樂》一旁注散水調，一旁注水調也。”可見唐宋兩代使用“水調”一詞，均有混用，在含義的使

用上没有明確的時間界綫。

②“數”，學海本訛作“所”。

③“今决矣”，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删。

④“也”下，知不足齋本注：“一本云‘非水調中製歌也’。”陶宗儀《説郛》本、傅校、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非水調中製歌也”。按：“水調”一詞有兩種不同的含義：曲調名和宫調名。從本條全文來看，王灼本意是説煬帝所製的《水調歌》中的“水調”是宫調名而非曲調名（參見本條注①）。所以此處作“非”誤。

⑤“曲”，陶宗儀《説郛》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無。

⑥“吕”，天一閣本訛作“宫”。

⑦“謂”，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調”。

“吕”，陶宗儀《説郛》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宫”。

⑧“喜”，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樂”。

“之”下，自“樂工”至“不返矣”十三字，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删。

⑨“順”下，知不足齋本注：“‘順’一作‘闕’。”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闕”。

⑩“似”，傅校、祝鈔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汲古閣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但”。傳世諸本中，天一閣本此段殘，錢本未出校，唯陶宗儀《説郛》本作“似”，知不足齋本當據陶宗儀《説郛》本。按：四部叢刊影那波道圓本《白氏文集》卷六八、1955

年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宋紹興刊本《白氏長慶集》卷三五《聽歌六絶句》之三《水調》作“似”,《詩話總龜》前集卷四十引録此詩亦作“似”。

⑪“謾人道是”,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本作“旁人漫道”,學海本作“旁人漫道”。按:紹興本《白氏文集》卷二八、那波道圓本《白氏長慶集》卷五八《看採菱》作“謾人道是”,傳世諸本無異文。

⑫“元”,傅校作“玄”。按:《南唐近事》一卷,宋鄭文寶撰。書名已標明所記爲南唐史事,此處“元宋”,指南唐中主李璟。李璟謚號,《新五代史》、《十國春秋》均作“元宗”,後人當以習知唐玄宗李隆基事而致誤。

⑬“嘗”,陶宗儀《説郛》本、祝鈔本作“常”。

⑭“令”,陶宗儀《説郛》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今”。

“中”,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本、學海本脱。

此句四庫《説郛》本作“撰水調詞”。

⑮“繡”,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偶”。

⑯“曲”下,知不足齋本注:“‘自製’上一有‘偶’字。”傅校“自”上“繡”下多一“偶”字。按:(四庫本)《蜀檮杌》卷上:“(乾德二年)九月駐軍西縣,自西縣還至益昌,泛舟巡閬中,舟子皆衣錦繡。衍自製水調《銀漢曲》,命樂工歌之。”

⑰“是”,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造”。

“名”,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無。

⑱“首”,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有”。

⑲“河傳”以下,陶宗儀《説郛》本别爲一條,條目爲“河傳”。

⑳“唐”，四庫本訛作“漢”。

“存”，祝鈔本、汲古閣本作“在”。

㉑“屬”，四庫本訛作“蜀”。

㉒“仄”，祝鈔本、汲古閣本作“側”。按：朱駿聲《説文通訓定聲·頤部》：“側，假借爲仄。”

㉓“所集”，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無。

㉔“怨”，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然”。

㉕“令”，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作“非”。

4.47 萬歲樂①

《萬歲樂》，唐史云：“明皇分樂爲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坐部伎六曲②，而《鳥歌萬歲樂》居其四。鳥歌者，武后作也③。有鳥能人言萬歲④，因以製樂。”《通典》云：“《鳥歌萬歲樂》，武太后所造⑤。時宫中養鳥，能人言，嘗稱萬歲，爲樂以象之。舞三人，衣緋大袖⑥，並畫鸜鵒冠，作鳥象。”又云：“今嶺南有鳥⑦，似鸜鵒，能言，名吉了。音料⑧。”異哉，武后也⑨。其爲昭儀至篡奪，殺一后一妃，而殺王侯將相中外士大夫不可勝計，凶忍之極⑩。又殺諸武。僅有免者。又最甚，則親生四子，殺其二，廢徙其一，獨睿宗危得脱。視他人性命如糞草，至聞鳥歌萬歲，乃欲集慶厥躬⑪，改年號永昌。又因二齒生，改號長壽，又號延載，又號天册萬歲，又號萬歲通天，又號長安。自昔紀號祈祝，未有如后之甚者。在衆

人則欲速死，在一身則欲長久[12]，世無是理也。按《理道要訣》，唐時太簇商樂曲有《萬歲樂》。或曰：即《鳥歌萬歲樂》也。又舊唐史：元和八年十月，汴州韓弘撰《聖朝萬歲樂譜》三百首以進[13]。今黃鍾宮亦有《萬歲樂》，不知起前曲或後曲[14]。

【校記】

①此條條目爲陶宗儀《説郛》本原題。

②"坐部伎"，祝鈔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删。

③"武"上，四庫本衍"皆"字。

"作"，四庫本無。

④"有鳥能人言"，陶珽《説郛》本訛作"有能入言"；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學海本訛作"有能人言"；四庫本訛作"有鳥能入言"。

⑤"太"，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無。

⑥"衣"，祝鈔本、汲古閣本無。

⑦"今"，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無。

⑧"音"上，陶宗儀《説郛》本、汲古閣本多一"了"字。按：《通典》卷一四六"坐立部伎"下云："《鳥歌萬歲樂》，武太后所造也。時宮中養鳥能人言，又常稱萬歲，爲樂以象之。舞三人，緋大袖，並畫鸜鵒，冠作鳥象。今嶺南有鳥似鸜鵒，養之久，則能言，名吉了（音料）。"

⑨"后"下，自"也"至"勝計"二十八字，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删。

⑩"極"下，自"又殺"至"糞草"三十七字，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删。

⑪"躬"下，自"改年號"至"甚者"四十七字，陶宗儀《説郛》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

本删。

⑫“一身”，知不足齋本注：“‘一身’一作‘己身’。”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學海本作“己身”；四庫本作“己”。

“長久”，陶宗儀《説郛》本、傅校、祝鈔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久長”。

⑬“韓弘”，“韓”，傳世諸本均作“劉”。《舊唐書·憲宗紀》：“（元和八年冬十月）壬辰，汴州劉弘進所撰《聖朝萬歲樂譜》共三百首。”王灼所引本爲“舊唐史”，諸本作“劉”無誤。但元和八年汴州節鎮爲韓弘，史傳所載班班可考，而無“劉弘”其人。《册府元龜》卷五六九：“（元和八年九月）宣武軍節度韓弘進撰《聖朝萬歲樂》等曲譜共三百首。”中華書局點校本《舊唐書·憲宗紀》即據以校改。“弘”，知不足齋本及陶宗儀《説郛》本、傅校、詞話叢編本作“宏”。按：“韓弘”，字當作“弘”。但“弘”字犯宋太宗之父弘殷諱，陶宗儀《説郛》本、傅校改作“宏”，當爲宋諱原貌。知不足齋本、學海本則因避乾隆諱“弘曆”而改字。今回改。

⑭“起”，四庫《説郛》本訛作“是”。

4.48　夜半樂[①]

《夜半樂》，唐史云：“民間以明皇自潞州還京師[②]，夜半舉兵，誅韋皇后，製《夜半樂》、《還京樂》二曲。”《樂府雜録》云：“明皇自潞州入平内難，半夜斬長樂門關，領兵入宫。後撰《夜半樂》曲。”今黄鍾宫有《三臺夜半樂》，中吕調有慢、有近拍、有序，不知何者爲正。

【校記】

①此條條目爲陶宗儀《説郛》本原題。

②“民間以”，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删。

4.49 何滿子[①]

《何滿子》，白樂天詩云：“世傳滿子是人名。臨就刑時曲始成。一曲四詞歌八疊，從頭便是斷腸聲。”自注云：“開元中，滄州歌者姓名。臨刑進此曲以贖死，上竟不免。”元微之《何滿子歌》云：“何滿能歌能宛轉[②]，天寶年中世稱罕[③]。嬰刑繫在囹圄間，下調哀音歌憤懣。梨園弟子奏玄宗[④]，一唱承恩羈網緩[⑤]。便將何滿爲曲名，御譜親題樂府纂[⑥]。”甚矣！帝王不可妄有嗜好也[⑦]。明皇喜音律[⑧]，而罪人遂欲進曲贖死[⑨]。然元白平生交友，聞見率同[⑩]，獨紀此事少異。《盧氏雜説》云：“甘露事後，文宗便殿觀牡丹，誦舒元輿《牡丹賦》，嘆息泣下，命樂適情。宫人沈翹翹舞《何滿子》，詞云：‘浮雲蔽白日’。上曰：‘汝知書耶？’乃賜金臂環。”又薛逢《何滿子》詞云：“繫馬宫槐老，持杯店菊黄[⑪]。故交今不見，流恨滿川光。”五字四句[⑫]。樂天所謂一曲四詞，庶幾是也。歌八疊，疑有和聲，如《漁父》、《小秦王》之類。今詞屬雙調，兩段各六句，内五句各六字，一句七字。五代時尹鶚、李珣亦同此[⑬]。其他諸公所作，往往只一段，而六句各六字，皆無復有五字者。字句既異[⑭]，即知非舊曲。《樂府雜録》云：“靈武刺史李靈曜置酒，坐客姓駱，唱《何滿子》，皆稱妙絶。白秀才者曰：‘家有聲妓[⑮]，歌此曲音調不同。’召至令歌，發聲清越，殆非常音。駱遽問曰：‘莫是宫中胡二子否[⑯]？’妓熟視曰：‘君豈梨園駱供奉邪？’相對泣下。皆明皇時

人也。”張祜作《孟才人嘆》云[17]：“偶因歌態詠嬌嚬，傳唱宫中十二春。卻爲一聲何滿子，下泉須弔孟才人。”其序稱：“武宗疾篤[18]，孟才人以歌笙獲寵者，密侍其右[19]。上目之曰：‘吾當不諱，爾何爲哉？’指笙囊泣曰：‘請以此就縊。’上憫然。復曰：‘妾嘗藝歌[20]，願對上歌一曲以泄憤。’許之，乃歌一聲《何滿子》，氣亟，立殞。上令醫候之，曰：‘脉尚溫而腸已絶[21]。’上崩，將徙柩，舉之愈重。議者曰：‘非俟才人乎[22]。’命其櫬至，乃舉[23]。”僞蜀孫光憲《何滿子》一章云：“冠劍不隨君去，江河還共恩深[24]。”似爲孟才人發。祜又有《宫詞》云[25]：“故國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26]。”其詳不可得而聞也[27]。

【校記】

①此條條目爲陶宗儀《説郛》本原題。

②“能宛轉”，知不足齋本作“聲宛轉”。現存諸本中，陶宗儀《説郛》本、錢校、詞話叢編本作“聲宛轉”；祝鈔本、天一閣本、汲古閣本以及陶珽《説郛》本以下諸一卷本作“能宛轉”。按：元稹原詩作“能宛轉”，傳世《元氏長慶集》諸本無異文。“宛轉”一詞，指曲折變化，可以形容歌聲，也可以形容舞姿。前者如蘇軾《書鷄鳴歌》：“余來黄州，聞黄人二三月皆聚衆謳歌，其詞固不可分，而其音亦不中律吕，但宛轉其聲，往反高下，如鷄唱耳。”（《蘇軾文集》卷六七）後者如《宋史·西南夷傳》：“數十輩連袂宛轉而舞，以足頓地爲節。”元稹此詩，記《何滿子》一曲可歌可舞，“翠蛾轉盼摇雀釵，碧袖歌垂翻鶴卵”，此爲舞容；“定面凝眸一聲發，雲停塵下何勞算”，此爲歌聲。“能歌能宛轉”，即能歌善舞。作“能宛轉”是。今據祝鈔本等校改。

③“世稱罕”，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四庫本脱。

④“玄”，知不足齋本作“元”。現存諸本中，集成本、學海本、詞話

叢編本作“元”；陶宗儀《説郛》本、祝鈔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天一閣本、汲古閣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作“玄”。按：清康熙諱“玄燁”，知不足齋本當以避清諱而改字。今據陶宗儀《説郛》本等回改。

⑤“網”，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作“紲”。

⑥“譜”，知不足齋本作“府”。諸本均作“府”，惟集成本作“譜”。按：元稹原詩作“譜”，傳世《元氏長慶集》諸本無異文。“御譜親題樂府纂”云者，謂明皇親題《何滿子》曲譜，皇家教坊也搬演此曲。“御府親題”不詞，作“譜”是。今據集成本校改。

“親”，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新”。

⑦“啃”，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所”。

⑧“喜”，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中訛作“奏”。

⑨“罪”上，陶宗儀《説郛》本多一“有”字。

⑩“率同”，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記問”。

⑪“店菊”，祝鈔本、汲古閣本作“菊店”。按：《樂府詩集》卷八〇録此詩作“店菊”。

⑫“五字”，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立成”。

⑬“珣”，四庫本訛作“詢”。

⑭“字句”，四庫本倒作“句字”。

⑮“妓”，祝鈔本、汲古閣本作“伎”；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本作“奴”。

⑯“子”，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本作“字”。按：此段引文，今本《樂府雜録》不載。陶宗儀《説郛》卷二十《琵琶録》有此條，文字較此引爲詳。“子”，《琵琶録》作“姊”。

⑰“祜”，知不足齋本作“祐”。現存諸本中，陶宗儀《説郛》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天一閣本、汲古閣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祐；祝鈔本、集成本、詞話叢編本作“祜”。按：作“祜”是，今據祝抄等本校改。下同。

⑱“宗”，陶宗儀《説郛》本訛作“帝”。

⑲“侍”，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學海本訛作“傳”。

“其”，知不足齋本作“左”，諸本同。祝鈔本、汲古閣本作“其”。按：宋蜀刻本《張承吉文集》卷四《孟才人嘆一首並序》作“其”。據祝鈔本等校改。

⑳“妾”，四庫本訛作“竊”。

㉑“絶”下，知不足齋本注：“一云‘肌尚温而腸已斷’。”“脉”，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肌”。

㉒“俟”，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候”。

㉓“舉”下，自“僞蜀”至“孟才人發”二十九字，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删。

㉔“河”，陶宗儀《説郛》本作“湖”。

㉕“又”，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删。

㉖“淚”，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訛作“袖”。

㉗“可”，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學海本無。

4.50　淩波神[①]

《淩波神》,《開元天寶遺事》云:"帝在東都,夢一女子,高髻廣裳,拜而言曰:'妾淩波池中龍女,久護宫苑。陛下知音,乞賜一曲。'帝爲作《淩波曲》,奏之池上,神出波間。"《楊妃外傳》云:"上夢艷女,梳交心髻,大袖寬衣,曰:'妾是陛下淩波池中龍女,衛宫護駕實有功。陛下洞曉鈞天之音,乞賜一曲。'夢中爲鼓胡琴[②],作《淩波曲》。後于淩波池奏新曲,池中波濤涌起,有神女出池心,乃夢中所見女子,因立廟池上[③],歲祀之。"《明皇雜録》云:"女伶謝阿蠻善舞《淩波曲》,出入宫中及諸姨宅。妃子待之甚厚,賜以金粟妝臂環[④]。"按《理道要訣》天寶諸樂曲名[⑤],有《淩波神》二曲,其一在林鍾宫,云[⑥]:時號道調宫。然今之林鍾宫即時號南吕宫,而道調宫即古之仲吕宫也。其一在南吕商,云:時號水調。今南吕商則俗呼中管林鍾商也。皆不傳。予問諸樂工[⑦],云:舊見《淩波曲》譜,不記何宫調也。世傳用之歌吹,能招來鬼神,因是久廢。豈以龍女見形之故,相承爲能招來鬼神乎[⑧]?

【校記】

①此條條目爲陶宗儀《説郛》本原題。

②"胡",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本訛作"明"。

③"池",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地"。

④"以",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無。

⑤“名”，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多”。

⑥“云”，天一閣本、汲古閣本訛作“去”。

⑦“予”，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脱。

⑧“乎”，祝鈔本作“邪”。

4.51 荔枝香[①]

《荔枝香》，唐史《禮樂志》云：“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曰《荔枝香》。”《脞説》云：“太真妃好食荔枝，每歲忠州置急遞上進，五日至都。天寶四年夏[②]，荔枝滋甚，比開籠時[③]，香滿一室。供奉李龜年撰此曲進之[④]，宣賜甚厚。”《楊妃外傳》云：“明皇在驪山，命小部音聲于長生殿奏新曲[⑤]，未有名，會南海進荔枝，因名《荔枝香》。”三説雖小異，要是明皇時曲。然史及《楊妃外傳》皆謂帝在驪山，故杜牧之華清絶句云[⑥]：“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道荔枝來。”《遯齋閑覽》非之，曰：“明皇每歲十月幸驪山，至春乃還，未嘗用六月。詞意雖美[⑦]，而失事實[⑧]。”予觀小杜華清長篇[⑨]，又有“塵埃羯鼓索，片段荔枝筐”之語。其後歐陽永叔詞亦云：“一從魂散馬嵬間。只有紅塵無驛使，滿眼驪山。”唐史既出永叔，宜此詞亦爾也。今歇指、大石兩調皆有近拍[⑩]，不知何者爲本曲。

【校記】

①此條條目爲陶宗儀《説郛》本原題。

②“年”，四庫《説郛》本作“載”。按：天寶三年改年爲載，見兩《唐書·玄宗紀》。肅宗乾元元年始復稱年，見《舊唐書·肅宗紀》。此處“四年”當作“四載”。但《碧鷄漫志》諸本無異文，四庫《説郛》本當據史傳校改原文。

③“時”，汲古閣本脱，錢校未補。

④“曲”，祝鈔本脱。

⑤“曲”下，知不足齋本注：“‘音聲’一作‘張樂’。”學海本作“張樂”；陶宗儀《説郛》本、傅校、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作“音樂”。按：《楊太真外傳》卷下云：“上命小部音聲于長生殿奏新曲。”

⑥“清”下，四庫《説郛》本多一“宫”字。按：此詩篇題，四部叢刊影江南圖書館藏明翻宋刊本《樊川文集》卷二、北京圖書館藏汲古閣本《唐人選唐詩》八種中《才調集》卷四、《唐詩紀事》卷五六、《萬首唐人絶句》均作《過華清宫絶句三首》，此引爲第一首。但《碧鷄漫志》各本均無“宫”字，四庫《説郛》本當據集本增字。

⑦“美”下，知不足齋本注：“‘美’一作‘好’。”陶宗儀《説郛》本、傅校、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好”。

⑧“實”下，自“予觀”至“亦爾也”六十一字，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删。

⑨“清”下，陶宗儀《説郛》本、傅校多一“宫”字。按：此詩篇題，四部叢刊《樊川文集》卷二、《文苑英華》卷三一一作《華清宫三十韻》。

⑩“兩”，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脱。

“調”下，知不足齋本注：“‘歇指’一作‘歇拍’。”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歇拍”。按：“歇指”爲燕樂二十八宫調之一。“歇拍”爲燕樂大曲曲遍之一。此處敘

《荔枝香》之宮調，當作"歇指"。

4.52 阿濫堆[①]

《阿濫堆》[②]，《中朝故事》云："驪山多飛禽[③]，名阿濫堆。明皇御玉笛，採其聲，翻爲曲子名。左右皆傳唱之，播于遠近，人競以笛效吹。故張祜詩云：'紅樹蕭蕭閣半開，玉皇曾幸此宫來[④]。至今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阿濫堆。'"賀方回《朝天子》曲云："待月上、潮平波灩灩[⑤]，塞管孤吹新阿濫。"即謂《阿濫堆》。江湖間尚有此聲[⑥]，予未之聞也。嘗以問老樂工，云屬夾鍾商。按《理道要訣》天寶諸樂名，堆作䭔[⑦]，屬黄鍾羽。夾鍾商俗呼雙調[⑧]，而黄鍾羽則俗呼般涉調。然《理道要訣》稱：黄鍾羽時號黄鍾商調。皆不可曉也。

【校記】

①此條條目爲陶宗儀《説郛》本原題。

②"阿"，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河"。下同。

③"多"，陶宗儀《説郛》本脱。

④"玉"，四庫《説郛》本訛作"上"。按：宋蜀刻本《張承吉文集》卷四《華清宫》四首之三以及《中朝故事》、《唐詩紀事》卷五二引此詩均作"玉"。

"來"下，知不足齋本注："'宫'一作'間'。"

⑤"上"，集成本訛作"山"。

⑥"間"，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脱。

⑦"䭔"，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

四庫本作“瑝”；學海本作“追”。按：“堆”、“塠”音義同。《爾雅·釋水》：“潬，沙出。”郭璞注：“今江東呼水中沙堆爲潬。”陸德明《經典釋文》：“堆，又作塠。”敦煌卷子本斯4332録《菩薩蠻》“水面上秤塠浮”。“瑝”，字書無其字。“追”，音義與“塠”迥異，均當以形近致訛。

⑧“俗”，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脱。

卷　五

5.53　念奴嬌[①]

《念奴嬌》，元微之《連昌宮詞》云[②]："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宮樹緑。夜半月高弦索鳴，賀老琵琶定場屋。力士傳呼覓念奴，念奴潛伴諸郎宿[③]。須臾覓得又連催，特敕街中許然燭。春嬌滿眼淚紅綃，掠削雲鬟旋裝束。飛上九天歌一聲，二十五郎吹管逐[④]。"自注云："念奴，天寶中名倡，善歌。每歲樓下酺宴，萬衆喧隘[⑤]。嚴安之、韋黄裳輩闢易不能禁。衆樂爲之罷奏[⑥]。明皇遣高力士大呼樓上曰[⑦]：'欲遣念奴唱歌，邠二十五郎吹小管逐[⑧]。'看人能聽否[⑨]。皆悄然奉詔[⑩]。然明皇不欲奪狹游之盛，未嘗置在宮禁。歲幸温湯[⑪]，時巡東洛，有司潛遣從行而已。"《開元天寶遺事》云[⑫]："念奴有色，善歌，宮伎中第一[⑬]。帝嘗曰[⑭]：'此女眼色媚人。'又云'念奴每執板當席，聲出朝霞之上。'"今大石調《念奴嬌》[⑮]，世以爲天寶間所製曲，予固疑之[⑯]。然唐中葉漸有今體慢曲子，而近世有填《連昌宮詞》入此曲者[⑰]。後復轉此曲入道調宮[⑱]，又轉入高宮大石調。

【校記】

①此條條目爲陶宗儀《説郛》本原題。

②"詞"，祝鈔本、汲古閣本作"詩"。

"云"下，自"初過"至"場屋"二十八字，陶宗儀《説郛》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删。

③"念"，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訛作"奴"。

"宿"下，自"須臾"至"吹管逐"四十二字，陶宗儀《説郛》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删。

④"吹"，祝鈔本作"歌"。按：《元氏長慶集》作"吹"，傳世諸本無異文。

⑤"隘"，知不足齋本及其余諸本作"溢"，惟四庫《説郛》本作"隘"。按：《元氏長慶集》卷二四《連昌宫詞》作"隘"，傳世諸本無異文。"喧隘"，喧嘩而擁擠。白居易《過紫霞蘭若》："朝市日喧隘，雲林長悄寂。"以"悄寂"對"喧隘"，其義自明。諸本當以形近致訛，今據四庫《説郛》本校改。

⑥"衆"，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中"。

"爲"，陶宗儀《説郛》本訛作"謂"。

⑦"明皇"，四庫本作"上"。按：元稹《連昌宫詞》自注："玄宗遣高力士"，傳世《元氏長慶集》諸宋本無異文。《唐文粹》卷十四作"明皇"。

⑧"邠"，知不足齋本注云："'邠'，元本作'仰'。今從《元氏長慶集》校改。"祝鈔本、汲古閣本作"仰"；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本、學海本作"使"。按：元稹《連昌宫詞》原注作："欲遣念奴唱歌，邠二十五郎吹小管逐。"傳世《元氏長慶集》諸宋本無異文。《文苑英華》卷三四三、《唐文粹》卷一四"邠"下多一"王"字。

"小"，學海本脱。

⑨“人”，祝鈔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汲古閣本、集成本、四庫本脱。

⑩“詔”下，自“然明皇”至“宫禁”十六字，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删。

⑪“温湯”，四庫《説郛》本作“湯泉”。按：《元氏長慶集》《連昌宫詞》自注作“湯泉”，傳世諸本無異文。《唐文粹》卷十四作“温湯”。

⑫“開元”，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脱。

⑬“伎”，陶宗儀《説郛》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妓”。

⑭“嘗”，學海本作“常”。

⑮“今”，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學海本訛作“令”。

“大石”，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學海本訛作“太后”。

⑯“疑”，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訛作“凝”。

⑰“填連昌宫詞”，“填”，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慎”。“宫”，諸本俱無，惟四庫《説郛》本有此字。“詞”，祝鈔本、天一閣本、汲古閣本作“詩”，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四庫本、學海本作“辭”，惟四庫《説郛》本作“詞”。按：元稹詩題作“連昌宫詞”，傳世《元氏長慶集》諸本無異文。今據四庫《説郛》本訂作“宫詞”。

⑱“轉”，集成本訛作“囀”。

5.54 雨淋鈴①

《雨淋鈴》，《明皇雜録》及《楊妃外傳》云：“帝幸蜀，初入

斜谷，霖雨彌旬[②]。棧道中聞鈴聲，帝方悼念貴妃，採其聲爲《雨淋鈴》曲以寄恨。時梨園弟子惟張野狐一人，善篳篥[③]，因吹之，遂傳于世[④]。”予考史及諸家説[⑤]，明皇自陳倉入散關，出河池，初不由斜谷路。今劍州梓桐縣地名上亭，有古今詩刻記明皇聞鈴之地，庶幾是也。羅隱詩云：“細雨霏微宿上亭[⑥]。雨中因感雨淋鈴[⑦]。貴爲天子猶魂斷，窮著荷衣好涕零[⑧]。劍水多端何處去，巴猿無賴不堪聽。少年辛苦今飄蕩，空媿先生教聚螢[⑨]。”世傳明皇宿上亭，雨中聞牛鐸聲，悵然而起，問黄幡綽：“鈴作何語[⑩]?”曰：“謂陛下特郎當。”特郎當，俗稱不整治也。明皇一笑，遂作此曲。《楊妃外傳》又載上皇還京後，復幸華清，從官嬪御多非舊人[⑪]。於望京樓下，命張野狐奏《雨淋鈴》曲。上四顧悽然[⑫]。自是聖懷耿耿，但吟“刻木牽絲作老翁，鷄皮鶴髮與真同[⑬]。須臾弄罷寂無事，還似人生一世中”。杜牧之詩云[⑭]：“零葉翻紅萬樹霜，玉蓮開蕊暖泉香。行雲不下朝元閣，一曲淋鈴淚數行。”張祜詩云[⑮]：“雨淋鈴夜卻歸秦，猶是張徽一曲新。長説上皇和淚教，月明南内更無人。”張徽即張野狐也。或謂祜詩言上皇出蜀時曲，與《明皇雜録》、《楊妃外傳》不同。祜意明皇入蜀時作此曲，至雨淋鈴夜卻又歸秦[⑯]，猶是張野狐向來新曲，非異説也。元微之《琵琶歌》云：“淚垂捍撥朱弦濕，冰泉嗚咽流鶯澀[⑰]。因兹彈作雨淋鈴[⑱]，風雨蕭條鬼神泣。”今雙調《雨淋鈴慢》[⑲]，頗極哀怨，真本曲遺聲。

【校記】

①此條條目爲陶宗儀《説郛》本原題。

②“旬”，知不足齋本注：“‘旬’一作‘日’。”現存諸本中，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

“日”。按：今傳《明皇雜録》諸本作“旬”。

③“筆”，知不足齋本注：“‘筆’一作‘觱’。”學海本作“觱”。按：“筆”、“觱”字通。

④“于”，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乎”。

⑤“及”，陶宗儀《説郛》本訛作“乃”。

⑥“霏”，陶宗儀《説郛》本作“霖”。按：此引詩，《甲乙集》、《羅昭諫集》俱不載。《全唐詩》卷六六五據《天中記》輯存首二句，題作《上亭驛》，《全唐詩續補遺》卷十六據《輿地紀勝》卷一八六輯存前四句，中華書局1983年點校本《羅隱集》據《碧鷄漫志》輯存全詩。《天中記》、《輿地紀勝》俱作“霏微”，與《碧鷄漫志》合。“霏微”，細雨濛濛的樣子。柳宗元《爲王京兆賀雨表》之一：“霏微四施”。“霖微”不詞，陶宗儀《説郛》本誤。

⑦“淋”，陶宗儀《説郛》本作“霖”。按：《天中記》、《輿地紀勝》均作“淋”，與《碧鷄漫志》合。陶宗儀《説郛》本誤。

⑧“著”，陶宗儀《説郛》本作“着”；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者”。

⑨“空”，知不足齋本注：“‘空’一作‘深’。”陶宗儀《説郛》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深”。

“先生”，汲古閣本倒作“生先”。

⑩“鈴”，陶宗儀《説郛》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無。

⑪“從官”，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侍官”。

“人”，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無。

⑫“四”，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回”。

⑬“真”，四庫本訛作“奚”。按：此引詩，《楊妃外傳》不載。《詩話總龜》前集卷二五引《明皇雜録》云：“明皇在南内，耿耿不樂，每自吟太白《傀儡》詩曰……”《唐詩紀事》卷二九“梁鍠”下録此詩，題作《詠木老人》。又引《明皇雜録》云：“李輔國矯制遷明皇西宫，力士竄嶺表。帝戚戚不樂，日一蔬食，吟詩云……不知明皇作，或詠鍠詩也。”其詩《文苑英華》卷二一二歸梁鍠，《萬首唐人絶句》卷六九則歸明皇。以上諸本“與真同”無異文，四庫本當以形近致訛。

⑭“云”下，自“零葉”至“泉香”十四字，陶宗儀《説郛》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删。

⑮“祜”，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天一閣本、汲古閣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祐”。下同。

⑯“雨”，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兩”。

“夜”，陶宗儀《説郛》本脱。

⑰“冰”，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本、學海本作“水”。按：元稹《琵琶歌》宋蜀刻本作“水”。

⑱“彈”，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倚”。

⑲“今”，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無。

5.55　清平樂[①]

《清平樂》，《松窗録》云：“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得四

本，紅、紫、淺紅、通白繁開。上乘照夜白，太真妃以步輦從。李龜年手捧檀板[②]，押衆樂前，將欲歌之[③]。上曰：‘焉用舊詞爲。’命龜年宣翰林學士李白立進《清平調》詞三章[④]。白承詔賦詞，龜年以進，上命梨園弟子約格調，撫絲竹，促龜年歌[⑤]。太真妃笑領歌意甚厚[⑥]。”張君房《脞説》指此爲《清平樂》曲[⑦]。按明皇宣白進清平調詞[⑧]，乃是令白于清平調中製詞。蓋古樂取聲律高下合爲三，曰清調、平調、側調[⑨]，此之謂三調[⑩]。明皇止令就擇上兩調[⑪]，偶不樂側調故也。況白詞七字絶句，與今曲不類。而《尊前集》亦載此三絶句[⑫]，止目曰《清平詞》[⑬]。然唐人不深考，妄指此三絶句耳。此曲在越調，唐至今盛行。今世又有黄鍾宫、黄鍾商兩音者[⑭]。歐陽炯稱，白有應製《清平樂》四首，往往是也。

【校記】

①此條條目爲陶宗儀《説郛》本原題。

②“板”，陶珽《説郛》本訛作“枚”。

③“欲”，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無。

④“章”下，自“白承詔”至“以進”九字，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删。

⑤“促”，陶宗儀《説郛》本訛作“捉”。

⑥“妃”，四庫本脱。

⑦“爲”，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本、學海本無。

⑧“詞”，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無。

⑨“清”下，學海本衍一“平”字。

⑩“之”，祝鈔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汲古閣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無。

⑪“令”，陶宗儀《説郛》本訛作“合”。

⑫“尊”，祝鈔本訛作“樽”。

⑬“詞”，陶宗儀《説郛》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調”。按：今傳本《尊前集》均作“調”。

⑭兩“鍾”字，祝鈔本、汲古閣本訛作“中”；天一閣本上一“鍾”字闕，下一“鍾”字作“中”。

5.56　春光好[①]

《春光好》，《羯鼓録》云：“明皇尤愛羯鼓玉笛[②]，云八音之領袖。時春雨始晴，景色明麗，帝曰：‘對此豈可不與他判斷[③]。’命取羯鼓，臨軒縱擊[④]，曲名《春光好》。回顧柳杏[⑤]，皆已微拆[⑥]。上曰：‘此一事不喚我作天工，可乎[⑦]？’”今夾鍾宫《春光好》，唐以來多有此曲。或曰：夾鍾宫屬二月之律，明皇依月用律，故能判斷如神。予曰：二月柳杏拆久矣，此必正月用二月律催之也。《春光好》，近世或易名《愁倚闌》。

【校記】

①此條條目爲陶宗儀《説郛》本原題。

②“愛”，汲古閣本訛作“受”。

③“與他”，陶宗儀《説郛》本作“下”；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本、學海本作“爲”。

④“縱”，四庫《説郛》本訛作“樅”。

⑤“顧”，四庫本訛作“頭”。

⑥“坼”，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四庫本訛作“折”；集成本、學海本作“拆”。按：“坼”、“拆”在這里通用。

⑦“可”，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無。

5.57 菩薩蠻[①]

《菩薩蠻》，《南部新書》及《杜陽雜編》云[②]：“大中初，女蠻國入貢，危髻金冠，纓絡被體，號菩薩蠻隊。遂製此曲。當時倡優李可及作菩薩蠻隊舞[③]，文士亦往往聲其詞。”大中迺宣宗紀號也[④]。《北夢瑣言》云：“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令狐相國假温飛卿新撰密進之，戒以勿泄，而遽言於人，由是疎之。”温詞十四首，載《花間集》，今曲是也。李可及所製蓋止此，則其舞隊，不過如近世傳踏之類耳[⑤]。

【校記】

①此條條目爲陶宗儀《説郛》本原題。

②“雜”，知不足齋本及諸本並脱，惟陶宗儀《説郛》本有“雜”字；詞話叢編本補“雜”字，並注：“原本脱‘雜’字。”今據陶宗儀《説郛》本校補。

③“蠻”，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脱。

④“乃”，祝鈔本脱。

⑤“傳”，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本訛作“愽”；四庫《説郛》本訛作“博”。按：“傳踏”爲宋代隊舞。《樂府雅詞》卷上稱作“轉踏”，《夢粱録》卷二十稱作“纒達”。“愽”、“博”當爲“轉”字之訛。

5.58 望江南[①]

《望江南》，《樂府雜録》云：李衛公爲亡妓謝秋娘撰《望江南》[②]，亦名《夢江南》[③]。白樂天作《憶江南》三首，第一“江南好”，第二、第三“江南憶”。自注云：“此曲亦名《謝秋娘》，每首五句。”予考此曲，自唐至今皆南吕宫[④]，字句亦同。止是今曲兩段，蓋近世曲子無單遍者。然衛公爲謝秋娘作此曲[⑤]，已出兩名。樂天又名以《憶江南》，又名以《謝秋娘》。近世又取樂天首句名以《江南好》[⑥]。予嘗嘆世間有改易錯亂誤人者，是也。

【校記】

①此條條目爲陶宗儀《説郛》本原題。

②“爲”，學海本脱。

③“名”，陶宗儀《説郛》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云”。

④“吕”，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本、學海本脱。

“宫”，四庫《説郛》本脱。

⑤“謝”，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無。

⑥“好”下，自“予嘗嘆”至“是也”十五字，陶宗儀《説郛》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删。

5.59 文溆子[①]

《文溆子》，《盧氏雜説》云[②]：“文宗善吹小管，僧文溆爲入

内大德，得罪流之。弟子收拾院中籍入家具③，猶作師講聲。上採其聲製曲，曰《文漵子》。”予考《資治通鑑》：敬宗寶曆二年六月己卯幸興福寺④，觀沙門文漵俗講。敬、文相繼，年祀極近，豈有二文漵哉⑤？至所謂俗講，則不可曉。意此僧以俗談侮聖言⑥，誘聚羣小，至使人主臨觀，爲一笑之樂，死尚晚也。今黄鍾宫、大石調、林鍾商、歇指調皆有十拍令⑦，未知孰是。而漵字或誤作序并緒⑧。

【校記】

①此條條目爲陶宗儀《説郛》本原題。

②“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記”。按：《盧氏雜説》一卷，唐盧言撰。《太平廣記》、《新唐書·藝文志》、《類説》均著録爲《盧氏雜説》，《崇文總目》著録爲《雜説》，《直齋書録解題》著録作《盧氏雜記》。

③“弟子”，陶宗儀《説郛》本倒作“子弟”。

“拾”，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入”。

“籍”，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藏”。

“具”，學海本訛作“且”。

④“幸”下，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衍一“于”字。

“興福”，四庫本倒作“福興”。按：《通鑒》卷二四三：“（敬宗寶曆二年六月）己卯，上幸興福寺，觀沙門文漵俗講。”

⑤“漵”，陶珽《説郛》本作“敘”。按：俗講僧文漵或作“文漵”，或作“文敘”。《因話録》卷四、《太平廣記》卷二〇四“文宗”條引《盧氏雜説》作“漵”；《樂府雜録》“文敘子”條作“敘”，《太平御覽》引《樂府雜

録》作“淑”。

⑥“則不可曉意此僧”，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則不曉其意此僧”。

⑦“調”下，知不足齋本注：“‘指’一作‘拍’。”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指”訛作“拍”。

“令”，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今”。

⑧“并”，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本無。

5.60　鹽角兒①

《鹽角兒》，《嘉祐雜志》云②：“梅聖俞説③，始教坊家人市鹽，於紙角中得一曲譜，翻之，遂以名。”今雙調《鹽角兒令》是也④。歐陽永叔嘗製詞⑤。

【校記】

①此條條目爲陶宗儀《説郛》本原題。

②“祐”，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祐”。

“志”，知不足齋本、詞話叢編本作“誌”；陶宗儀《説郛》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志”。按：宋代書目著録此書，《郡齋讀書志》、《文獻通考》作《江鄰幾雜志》，《直齋書録解題》、《宋史·藝文志》作《嘉祐雜志》，無作“誌”字者，今據陶宗儀《説郛》等本校改。

③“説”，學海本脱。

④“今”，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

四庫本訛作“令”。

“令”，學海本訛作“今”。

⑤“嘗”，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常”。

“製”，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制”。

5.61 喝馱子[1]

《喝馱子》，《洞微志》云：“屯田員外郎馮敢，景德三年爲開封府丞檢澇户田[2]，宿史胡店。日落，忽見三婦人過店前[3]，入西畔古佛堂。敢料其鬼也，攜僕王侃詣之。延坐飲酒，稱二十六舅母者，請王侃歌送酒[4]，三女側聽。十四姨者曰[5]：‘何名也？’侃對曰：‘《喝馱子》。’十四姨曰：‘非也。此曲單州營妓教頭葛大姊所撰新聲[6]。梁祖作四鎮時，駐兵魚臺，值十月二十一生日，大姊獻之。梁祖令李振填詞，付後騎唱之，以押馬隊，因謂之《葛大姊》[7]。及戰，得勝回[8]，始流傳河北，軍中競唱。俗以押馬隊[9]，故訛曰《喝馱子》。莊皇入洛，亦愛此曲[10]，謂左右曰：此亦古曲，葛氏但更五七聲耳。’”李珣《瓊瑶集》有《鳳臺》一曲[11]，注云：“俗謂之《喝馱子》。”不載何宫調。今世道調宫有慢，句讀與古不類耳[12]。

【校記】

①此條條目爲陶宗儀《説郛》本原題。

②“丞”，知不足齋本作“界”，並注：“‘界’一作‘丞’。”現存諸本中，陶宗儀《説郛》本、祝鈔本、汲古閣本、詞話叢編本作“界”；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

“丞”。按：王灼所引《洞微志》中文字，今傳本失載。此字作“界”、“丞”俱可通。若作“界”，則本句爲“爲開封府，界檢澇户田”。“澇户田”，遭遇水災的田地。“界田”，度量地界，“檢田”，檢括田畝。“爲開封府”，治理開封府，即任開封府尹。但錢易《洞微志》明確地稱馮敢爲“屯田員外郎”，那麽，在此之前的景德三年馮敢絶不可能任開封府尹。若作“丞”，則本句爲“爲開封府丞檢澇户田”。“爲開封府丞”，任開封府主管文書的官員，這與馮敢在景德三年以後任“屯田員外郎”的身份相符。故此處以作“丞”爲宜。據陶珽《説郛》等本校改。

“檢”，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訛作“撿”。

③“三”，祝鈔本訛作“二”。按：下文云：“三女”，此處當作“三”。

④“請”，天一閣本訛作“諸”。

⑤“者”，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無。

⑥“姉”，陶宗儀《説郛》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訛作“姐”；學海本作“姊”。下同。按：“姉”同“姊”。《龍龕手鑒》：“姉，女兄也。”

⑦“大”，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訛作“六”。

⑧“得”，祝鈔本、天一閣本、汲古閣本訛作“德”。

“回”，汲古閣本作一空格符“□”；錢校作“回”；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因”。

⑨“俗”，陶宗儀《説郛》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無。

⑩“愛”，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歌”。

⑪“瓊瑶集”，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杜瓊樂”；四庫《説郛》本訛作“杜瓊集”。

"一"，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無。

⑫"句"，知不足齋本作"勾"，諸本均作"句"。按：在"彎曲"這一義項上，"勾"爲"句"之俗體，可以通用。五代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侯韻》："句，俗作勾。"在"章句"這一義項上，二字不能通用。今據陶宗儀《説郛》等本校改。

5.62　後庭花[①]

《後庭花》，《南史》云："陳後主每引賓客[②]，對張貴妃等游宴，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相贈答[③]。采其尤艷麗者爲曲調[④]，其曲有《玉樹後庭花》。"《通典》云："《玉樹後庭花》，《堂堂》、《黄鸝留》、《金釵兩臂垂》，並陳後主造[⑤]。恒與宫女學士及朝臣相唱和爲詩。太樂令何胥採其尤輕艷者爲此曲[⑥]。"予因知後主詩，胥以配聲律[⑦]，遂取一句爲曲名。故前輩詩云："玉樹歌翻王氣終[⑧]，景陽鐘動曉樓空[⑨]。"又云："後庭花一曲，幽怨不堪聽。"又云："萬户千門成野草，只緣一曲後庭花。"又云："綵牋曾騣欺江總[⑩]，綺閣塵銷玉樹空[⑪]。"又云[⑫]："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又云："玉樹歌闌海雲黑，花庭忽作青蕪國。"又云："後庭餘唱落船窗[⑬]。"又云："後庭新聲嘆樵牧[⑭]。"又云："不知即入宫前井，猶自聽吹玉樹花。"吴蜀鷄冠花有一種小者，高不過五六寸[⑮]，或紅，或淺紅，或白，或淺白，世目曰後庭花[⑯]。又按《國史纂異》，雲陽縣多漢離宫故地，有樹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揚雄《甘泉賦》"玉樹青葱"，左思以爲假稱珍怪者，實非也，似之而已。予謂雲陽既

有玉樹，即《甘泉賦》中，未必假稱。陳後主《玉樹後庭花》，或者疑是兩曲[17]，謂詩家或稱玉樹[18]，或稱後庭花，少有連稱者。僞蜀時，孫光憲、毛熙震、李珣有《後庭花》曲，皆賦後主故事，不著宫調，兩段各四句，似令也。今曲在，兩段各六句，亦令也。

【校記】

①此條條目爲陶宗儀《説郛》本原題。

②“後”，陶宗儀《説郛》本訛作“后”。

③“詩”，四庫本作“詞”。

④“艶”，知不足齋本無，並注：“一云采其尤艶麗者。”陶宗儀《説郛》本、傅校、祝鈔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尤”下有“艶”字。又：王灼此條文字採自《南史·張麗華傳》，《南史》原文有“艶”字。今據陶宗儀《説郛》等本校補。

⑤“後”，陶宗儀《説郛》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后”。下同。

⑥“胥”下，知不足齋本注：“一本‘太樂令’上有‘時’字。”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太樂令”上有“時”字。按：《通典》卷一四五原文無“時”字。

“太”，祝鈔本作“大”。

⑦“胥”，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皆”。按：“胥”、“皆”義同。《爾雅·釋詁》：“胥，皆也。”

⑧“終”下，知不足齋本注：“‘翻’一作‘殘’。”陶宗儀《説郛》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殘”。按：此處所引詩句爲許渾《金陵懷古》。四部叢刊影印常熟歸氏藏影宋寫本《丁卯集》、宋蜀刻本《許用晦文集》、《唐詩紀事》、《全唐

詩》均作“殘”。“殘”下集本注：“一作愁”，《全唐詩》注：“一作愁，一作翻。”

⑨“曉”，學海本作“晚”。按：四部叢刊本《丁卯集》、宋蜀刻本《許用晦文集》、《唐詩紀事》、《全唐詩》此句作“景陽兵合戍樓空”。“戍”下集本夾注：“一作晝”。“空”下《全唐詩》注：“一作‘景陽鐘動曙樓空”。”

⑩“擘”，集成本、四庫《説郛》本作“擘”。按：擘，《廣韻》作必益切，音必，義爲分剖。擘，《廣韻》作博厄切，音簸，亦有分剖一義。二字義同而音異，不得通用。《南史·陳後主傳》：“後主宴江總、孔範等十人，名狎客宴。先令八婦人擘彩牋製五言詩，十客一時繼和。”此處作“擘”是。

⑪“塵”，陶宗儀《説郛》本訛作“鹿”。

⑫“又云”，祝鈔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汲古閣本、集成本、四庫本、學海本無；錢校補此二字，知不足齋本當從錢校。

⑬“船”，祝鈔本作“舡”。按：“舡”爲“船”的俗體字。《集韻》：“船，俗作舡。”“船”、“舡”音義並同。

⑭“牧”下，知不足齋本注：“‘嘆’一作‘笑’。”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笑”。

⑮“寸”，知不足齋本作“尺”，並注：“‘尺’一作‘寸’。”現存諸本中，陶宗儀《説郛》本、祝鈔本、天一閣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寸”。明傳本中，惟汲古閣本作“尺”，知不足齋當據汲古閣本。按：蘇轍《欒城後集》卷二《寓居六詠》之五：“後庭花草盛，憐汝繫興亡。”自注云：“或言矮鷄冠即玉樹後庭花。”鷄冠花爲草本植物，無高達五六尺者，此處後庭花，蘇轍指爲“矮鷄冠”，王灼又指爲“小者”，當作“五六寸”。今據陶宗儀《説郛》等本校改。

⑯“世”，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無。

⑰“疑”，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以”。

⑱“謂”，四庫本作“爲”。

“詩”，學海本脱。

5.63　西河長命女[①]

《西河長命女》，崔元範自越州幕府拜侍御史，李訥尚書餞于鑑湖，命盛小叢歌，坐客各賦詩送之[②]。有云[③]：“爲公唱作西河調[④]，日暮偏傷去住人。”《理道要訣》：“《長命女西河》[⑤]，在林鍾羽[⑥]，時號平調。”今俗呼高平調也。《脞説》云：“張紅紅者，大曆初[⑦]，隨父歌匄食[⑧]。過將軍韋青所居，青納爲姬。自傳其藝，穎悟絶倫。有樂工取古《西河長命女》加減節奏[⑨]，頗有新聲。未進間，先歌于青。青令紅紅潛聽，以小豆數合記其拍[⑩]，紿云[⑪]：‘女弟子久歌此，非新曲也。’隔屏奏之，一聲不失。樂工大驚，請與相見[⑫]，嘆伏不已。兼云：‘有一聲不穩，今已正矣。’尋達上聽，召入宜春院，寵澤隆異。宫中號記曲小娘子，尋爲才人。”按此曲起開元以前，大曆間，樂工加減節奏，紅紅又正一聲而已。《花間集》和凝有《長命女》曲，僞蜀李珣《瓊瑶集》亦有之[⑬]，句讀各異[⑭]。然皆今曲子，不知孰爲古製林鍾羽並大曆加減者[⑮]。近世有《長命女令》，前七拍，後九拍，屬仙吕調，宫調、句讀並非舊曲。又别出大石調《西河》，慢聲犯正平，極奇古[⑯]。蓋《西河長命女》本林鍾羽，而近世所分二曲，在仙吕、正平兩調，亦羽調也。

【校記】

①此條條目爲陶宗儀《説郛》本原題。

②“之”下，祝鈔本多一“行”字。

③“有”，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又”。

④“河”，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湖”。按：王灼此條出《雲溪友議》卷上“餞歌序”條，所引詩爲觀察判官封彦冲所作：“蓮府才爲緑水賓，忽乘驄馬入咸秦。爲君唱作西河調，日暮偏傷去住人。”“彦冲”，《唐詩紀事》卷五九作“彦卿”。又按：此處“西河”當指地域。任二北《唐聲詩》下編“雜考”云：“西河指黄河西部地區，古有西河郡，唐仍之，在今山西。”沈亞之《柘枝舞賦》云：“入西河之《劍器》”，此處“西河調”，猶言山西小調。唐有《西河劍器》、《西河師子》，見《教坊記》。又有《西河師子三臺舞》，見《羯鼓録》。諸曲均當爲“西河”風調。是以此處以“西河”爲是，“西湖”誤。下同。

⑤“西河”，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無。按：此曲異名甚多，虞世南《琵琶賦》、鄭萬鈞《代國長公主碑》稱之爲“長命”，《教坊記》稱之爲“長命女”；《唐會要》卷三三稱之爲“長命西河”，《樂府雜録》、《樂苑》稱之爲“長命西河女”（《樂府詩集》卷八〇引），和凝詞名《薄命女》（《唐宋諸賢絶妙詞選》卷一注：“又一本名《長命女》”），此引《理道要訣》作“長命女西河”。其中“長命女”爲調名，“西河”爲曲調類别，組合爲曲名，義俱可通。

⑥“鍾”，祝鈔本、天一閣本、汲古閣本訛作“中”。

⑦“曆”，知不足齋本作“歷”。陶宗儀《説郛》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本、學海本、詞話叢編本作“曆”。按：此處知不足齋避乾隆諱“弘曆”而改字。今回改。

⑧“歌”，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無。

⑨“古”，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無。

“河”，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湖”。

⑩“數合”，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誤倒作“合數”。

⑪“給”，祝鈔本、錢校訛作“哈”。

⑫“請”，陶宗儀《説郛》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青”。

⑬“蜀”，知不足齋本訛作“屬”。現存諸本中，陶珽《説郛》本、祝鈔本、唐宋叢書本作“屬”。陶宗儀《説郛》本、汲古閣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詞話叢編本作“蜀”。今據陶宗儀《説郛》等本校改。

“瓊瑶”，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顧瓊”。

“瑶”，陶宗儀《説郛》本脱。

⑭“句”，知不足齋本作“勾”。現存諸本中，祝鈔本、汲古閣本作“勾”；陶宗儀《説郛》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詞話叢編本作“句”。按：“句讀”之“句”，讀作巨，不能與“勾”通用。今據陶宗儀《説郛》等本校改。

⑮“林”，學海本訛作“放”。

⑯“古”，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無。

5.64　楊柳枝①

《楊柳枝》，《鑑戒録》云②：“柳枝歌，亡隋之曲也。”前輩

詩云："萬里長江一旦開[3]，岸邊楊柳幾千栽。錦帆未落干戈起，惆悵龍舟更不回[4]。"又云："樂苑隋堤事已空[5]，萬條猶舞舊春風。"皆指汴渠事。而張祜《折楊柳枝》兩絶句[6]，其一云："莫折宫前楊柳枝，玄宗曾向笛中吹[7]。傷心日暮煙霞起，無限春愁生翠眉。"則知隋有此曲，傳至開元。《樂府雜録》云：白傅作《楊柳枝》[8]。予考樂天晚年與劉夢得唱和此曲詞[9]，白云："古歌舊曲君休聽[10]，聽取新翻楊柳枝。"又作《楊柳枝二十韻》云："樂童翻怨調，才子與妍詞[11]。"注云："洛下新聲也。"劉夢得亦云[12]："請君莫奏前朝曲，聽唱新翻楊柳枝。"蓋後來始變新聲。而所謂樂天作楊柳枝者，稱其别創詞也。今黄鍾商有《楊柳枝》曲，仍是七字四句詩，與劉白及五代諸子所製並同。但每句下各增三字一句，此乃唐時和聲，如《竹枝》、《漁父》，今皆有和聲也。舊詞多側字起頭[13]，平字起頭者，十之一二。今詞盡皆側字起頭，第三句亦復側字起，聲度差穩耳[14]。

【校記】

①此條條目爲陶宗儀《説郛》本原題。

②"云"，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無。

③"旦"，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帶"。按：此處所引爲胡曾《詠史·汴水》，《鑑戒録》卷七"亡國音"條、《萬首唐人絶句》均作"旦"。

④"更"，陶宗儀《説郛》本、祝鈔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汲古閣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去"。按：《鑑戒録》卷七"亡國音"條、《萬首唐人絶句》作"更"。

⑤"樂苑"，知不足齋本注："'樂苑'，《鑑戒録》作'梁苑'。"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

“行樂”。按：此處所引爲韓琮《楊柳枝》。該詩又見《雲溪友議》卷下“温裴黜”條、《蜀檮杌》卷上、《樂府詩集》卷八一、《唐詩紀事》卷四九“滕邁”、卷七一“胡曾”、《萬首唐人絶句》等，均作“梁苑”。

⑥“祜”，陶宗儀《説郛》本、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祐”。

“枝”下，自“兩”至“一”五字，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删。

⑦“玄宗”，知不足齋本作“元宗”，並注：“‘元宗’一作‘當時’。”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當時”；陶宗儀《説郛》本、祝鈔本、天一閣事、汲古閣本作“玄宗”。按：宋蜀刻本《張承吉文集》卷四作“玄宗”。“元宗”爲清人避“玄燁”諱而改字。據陶宗儀《説郛》等本回改。

“吹”下，自“傷心”至“翠眉”十四字，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删。

⑧“傅”，祝鈔本、陶珽《説郛》本、汲古閣本訛作“傳”。

⑨“曲”，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本、學海本無。

⑩“曲”，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典”。

⑪“與”，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弄”。按：此引詩，四部叢刊影那波道圓本《白氏文集》卷六五、1955 年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宋紹興刊本《白氏長慶集》卷三二、《才調集》卷一均作“與”。

⑫“亦”，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無。

⑬“字”，陶珽《説郛》本訛作“了”。

“頭”下，自“平字”至“起頭”十七字，陶宗儀《説郛》本、陶珽

《說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說郛》本、四庫本、學海本删。

⑭“差”，學海本訛作“腔”。

5.65　麥秀兩岐[①]

《麥秀兩岐》，《文酒清話》云：“唐封舜卿性輕佻[②]。德宗時使湖南，道經金州[③]，守張樂燕之。執盃索《麥秀兩岐》曲，樂工不能。封謂樂工曰[④]：‘汝山民亦合聞大朝音律。’守爲杖樂工。復行酒，封又索此曲。樂工前乞侍郎舉一遍[⑤]。封爲唱徹，衆已盡記[⑥]，於是終席動此曲[⑦]。封既行，守密寫曲譜，言封燕席事，郵筒中送與潭州牧。封至潭，牧亦張樂燕之[⑧]。倡優作襤褸數婦人，抱男女筐筥[⑨]，歌《麥秀兩岐》之曲[⑩]，叙其拾麥勤苦之由。封面如死灰，歸過金州[⑪]，不復言矣。”今世所傳《麥秀兩岐》[⑫]，今在黄鍾宫[⑬]。唐《尊前集》載和凝一曲，與今曲不類[⑭]。

【校記】

①此條條目爲陶宗儀《說郛》本原題。

②“卿”，諸本均作“臣”。《太平廣記》卷二五七“封舜卿”條記其事，作“卿”不作“臣”。封舜卿，《舊五代史》卷六八有傳。其生平如次：舜卿字贊聖，渤海蓨縣人（《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僖宗光啓三年爲博士（《舊唐書·殷盈孫傳》），昭宗遷洛時爲中書舍人，哀帝天祐元年爲户部郎中知制誥（《舊唐書·哀帝紀》），仕梁，爲禮部侍郎知貢舉。唐末五代大臣有“封舜卿”而無“封舜臣”，此據《廣記》校改。

③“金”，集成本、四庫本、學海本作“全”。按：《太平廣記》卷二五七“封舜卿”條注出《王氏見聞》，文字與此引《文酒清話》不同。其云：“朱梁封舜卿文詞特異，才地兼優，恃其聰俊，率多輕薄。梁祖使聘于蜀。

時岐梁𧩙𧩙，關路不通，遂泝漢江而上，路出全州。”以下記程途則經漢中至蜀中。金州，治所在今陝西安康縣，是由漢中入蜀必經之路。全州，始置于五代石晉時，治所爲清湘縣，其地今屬廣西，地處長沙以南。見《太平寰宇記》卷一一六、《元豐九域志》卷六。封氏出使無論是蜀中還是湖南，均不會經過全州。“全”字訛。

④“封”，學海本訛作“對”。

⑤“郎”，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四庫《説郛》本訛作“即”。

⑥“衆”，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發”；四庫《説郛》本作“樂工”。

⑦“動”，四庫《説郛》本作“奏”。

⑧“張”，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學海本訛作“能”。

⑨“女”，陶宗儀《説郛》本訛作“子”。

⑩“曲”，陶宗儀《説郛》本、傅校、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詞”。

⑪“過”，唐宋叢書本、集成本訛作“遇”。

“金”，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本、學海本訛作“全”。

⑫“所”，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無。

⑬“今”，祝鈔本、天一閣鈔本作“令”；四庫《説郛》本無此字。

“鍾”，祝鈔本、汲古閣本訛作“中”。

⑭“類”，陶宗儀《説郛》本、傅校、陶珽《説郛》本、唐宋叢書本、集成本、四庫《説郛》本、四庫本、學海本作“同”。

附　錄

本書採用版本十四種提要

一、元陶宗儀《說郛》本《碧鷄漫志》

此本爲一卷本。

陶宗儀爲元末明初人。《説郛》一書編成于陶氏元末避亂松江時（景培元《説郛版本考》，《中法漢學研究所圖書館館刊》，臺灣學生書局，1945）。全書一百卷，收羅經史傳記雜説等千餘家。陶宗儀《説郛》原本久佚，僅有明鈔本流行。近人張宗祥據六種明鈔本校理成書，民國十六年，由商務印書館排印出版。

《碧鷄漫志》收入該書卷十八內，題下署“十卷”，又下署“宋王灼”，小字注“字晦叔號頤堂”。

該本正文前無王灼自序。內容删去原書的第二卷以及第一卷中的六條：①荊軻易水歌；②古音古辭亡缺；③元微之分詩與樂府作兩科；④古人善歌得名不擇男女；⑤論雅鄭所分；⑥歌曲節拍乃自然之度數（條目用《詞話叢編》本所擬，後同）。除此之

外，對保留下來的各條的文字亦有所删削。全書不分卷。因此，該本題下署“十卷”當爲“一卷”之誤。此爲一卷本《碧鷄漫志》之濫觴。

在編排上，該本各條次序與五卷本不同。每條有條目。

該本的版本來源及底本今已不可考。從文字考察，其不同于通行本的異文，多同于明天一閣、汲古閣鈔本。如“筦”作“管”、“淫”作“淫”、“牓”作“榜”、“個”作“箇”、“弦”作“絃”，等等。以此推測，陶宗儀所據的底本可能與天一閣、汲古閣本的祖本相同。

此本若干文字存在回避宋諱的迹象。如卷一“晋以來歌曲”條避欽宗諱“桓”字，卷三“涼州曲”條避仁宗諱“貞”字、“徵”字，卷四“萬歲樂”條避太宗父弘殷諱“弘”字等。這表明，此本的祖本，應爲宋本。

此本有若干文字處理不當，如卷四“何滿子”條引張祜《孟才人嘆序》“武宗疾篤”，此本“武宗”作“武帝”，既非張祜原文，也不合唐代史實。又卷一“唐絶句定爲歌曲”條，此本删王之涣《涼州》原文二十八字，爲調暢文氣，擅增“涣之詩”三字，有臆改王灼文字之嫌。

從總體評價，此本文字遠遠優于陶珽以下後出的一卷本。這不但表現在該本錯字訛字較少，删節較爲審慎，還表現爲某些獨有的異文較傳世諸本爲優。如卷四“水調”條引白居易《聽水調詩》，傳世諸本均作“調少情多但有因”。“但”，紹興本《白氏長慶集》及日那波道圓翻宋本《白氏文集》均作“似”，此本恰恰作“似”，與宋代白集傳本合。

二、明吴寬叢書堂鈔本《碧鷄漫志》

此本爲一卷本。

吴寬（1435—1504）叢書堂鈔本《碧鷄漫志》，近人傅增湘曾手校異文于知不足齋本之上。傅校本今藏北京圖書館。《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云：“《碧鷄漫志》，五卷，宋王灼撰。清乾隆嘉慶間鮑廷博刻知不足齋叢書本，傅增湘校並跋，一册。”該本卷末有跋云：“甲子十月廿九日據叢書堂寫本校過。沅叔。”傅增湘，字沅叔。甲子，1924年。

傅增湘《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十六在莫友芝著録“《碧鷄漫志》一卷”下訂補云：“明吴寬叢書堂鈔《説郛》本，余藏。商務印書館已排印。”1927年，近人張宗祥曾根據陶宗儀《説郛》的六個明鈔本校理排印，其中就有傅增湘雙鑑樓藏吴寬叢書堂鈔本。可見吴寬鈔本《碧鷄漫志》是陶宗儀《説郛》的傳本之一。

商務印書館校理排印的陶宗儀《説郛》本《碧鷄漫志》，在校理過程中雖然使用了陶宗儀《説郛》的吴寬手鈔本，但是，持傅增湘手校于知不足齋本上的叢書堂本的異文與商務《説郛》本相比較，叢書堂本仍存在一些不同于商務《説郛》本而同于汲古閣、天一閣本的文字。兹舉數例于下：

條目	商務《説郛》本	叢書堂本	汲古閣本	天一閣本	應作
1.2	唐虞禪代	三	三	三	三
1.8	今爲冀上英	土	土	土	土

條目	商務《説郛》本	叢書堂本	汲古閣本	天一閣本	應作
1.9	惜乎其中	終	終	終	終
3.37	河西節度使楊敬述獻	忠	忠	忠	忠

叢書堂本是陶宗儀《説郛》本的鈔本之一，但從上表可以看出，陶宗儀《説郛》本的傳本之間也還存在文字歧異。張宗祥採用六個明鈔本合爲一部商務排印本，但未能詳加校勘，這是極爲可惜的。從文字選擇的角度而言，上列的四條異文，叢書堂本均優于商務排印本，這表明，叢書堂本仍然具有較大的校勘價值。

三、明祝允明手鈔本《碧鷄漫志》

此本三卷，屬于五卷本系統的選鈔本。

祝允明（1461—1527），明長洲人，字希哲，號枝山。祝允明手鈔本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云："《碧鷄漫志》，三卷，宋王灼撰。明鈔本，一册。"每半頁9行，行20至25字不等，無版框、界欄、中縫。每卷首尾有"文子"，"文嘉"、"翰墨奇緣"、"蘭陵繆氏珍藏"等印識。

該本卷首有清百帖主人序一篇，歷叙該鈔本輾轉藏庋的經過。卷末有跋語兩則。其一未署撰人，云："《碧鷄漫志》，正德己卯五月廿又四日燈下録畢。"正德己卯，明正德十四年(1519)。該跋説明鈔録時間，顯然爲鈔録者所識。該跋下緊隨"文嘉"印識一方，所以前人或誤以爲鈔録者即文嘉。另一則爲明張丑（1573—1619）跋語，從鈔録時間和書法風格兩個角度明確斷定鈔録者爲祝允明。因此，該本爲祝允明手鈔本無疑。

祝允明手鈔本《碧鷄漫志》僅三卷，各卷卷首署“碧鷄漫志”，其下分别署“上”、“中”、“下”，其内容對應五卷本的第三、四、五卷而無卷一、卷二部分。前人或據此以爲該本鈔自陶宗儀一卷節本。今持祝鈔本與陶宗儀本以及五卷本相較，其異同如次：①祝鈔本各卷内各條的編次異于陶宗儀本，同于五卷本；②陶宗儀本的各條均有文字删節，祝鈔本各條的文字無删節，同于五卷本；③陶宗儀本每條有條目，祝鈔本每條無條目，同五卷本。因此，祝鈔本當録自五卷足本而略去了卷一、卷二部分，應歸入五卷本系統。這是今存最早的五卷本鈔本。

將祝鈔本和通行五卷本、汲古閣本、天一閣本相校，其異文多同于汲古閣本、天一閣本。並且這三個鈔本還有很多相同的錯别字、異體字等。兹表列于下：

條目	祝鈔本	汲古閣本	天一閣本	知不足齋本	應作
3.37	又知其爲法曲一數也	數	數	類	類
	往西凉州觀以鐵如意	觀	觀	觀燈	觀燈
	第六遍攧	攧	攧	正攧	
4.43	武士共謌謡之	謌	謌	歌	
5.61	及戰德勝回	德	德	得	得
5.65	麥秀兩岐今在黄中宫	中	中	鍾	鍾

據此可以判定：祝鈔本與天一閣本、汲古閣本的祖本應同出一本，同樣具有較大的校勘價值。

祝鈔本文字也有迴避宋諱的迹象。如卷三“凉州曲”條避仁

宗諱“徵”字。這表明，該本源出宋本。

四、明陶珽重校《説郛》本《碧鷄漫志》

此本爲一卷本。

陶珽，明萬曆時人。陶珽重校《説郛》的時間，日人渡邊幸三推斷在“萬曆卅年（1610）珽成進士之前、流寓杭州之際。”（景培元《〈説郛〉版本考》，《中法漢學研究所圖書館館刊》第一號，臺灣學生書局，1945年）該書在明萬曆年間即已刻版印行，清順治四年（1647）宛委山堂據萬曆本重刻行世（清王應昌《重校〈説郛〉序》，《〈説郛〉三種》第1册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版），成爲後代的通行本。後代的大量一卷本，都以此本爲祖本。

《碧鷄漫志》被收入該書弓十九中，不著卷數。卷末有跋語一則，云：“此卷考核援引最詳雅，可與段安節《樂府雜録》並傳爲詞林佳話。”無撰人。

該本内容、編排同于陶宗儀《説郛》本，同時也作了若干校理工作：①删去了陶宗儀本各條的條目；②在陶宗儀本的基礎上對各條内的文字進行了再次删削；③用五卷本系統的版本進行過校改。兹比較陶珽本的文字同陶宗儀本、五卷本的異同如下表：

條目	陶珽本	陶宗儀本	汲古閣本	天一閣本
1.1	倒置矣	置甚	置	
1.9	惜乎其終亦不備聲弦唱	中、聲歌	終、聲	終、聲

條目	陶珽本	陶宗儀本	汲古閣本	天一閣本
4.44	遇人作虞美人曲	唱	作	作
4.49	何滿能歌能宛轉	聲	能	能

陶珽重校《説郛》本存在的文獻問題比較多。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過度的删削損害了原文的意義；文字錯訛極多。

陶珽本原刻萬曆本原版毁于明末武林大火，後世未見流傳。現在流傳的祇有順治重刻本。但順治本依照萬曆原刻本翻雕，萬曆本的大量文字錯誤，順治本也都一一照録。這一性質，祇要對比一下同樣依據萬曆原刻本重刻的唐宋叢書本即可以知道。現存的宛委山堂重刻《説郛》本與唐宋叢書本完全相同的文字錯誤數以百計，如此龐大的錯字、訛字以及完全相同的異體字羣體，表明它們來源于同一個錯訛百出的祖本。不過，唐宋叢書本在保存萬曆《説郛》本大量錯誤的同時，還作了十餘個字的文字校正。這樣，後出的順治翻雕本，就成爲最忠實地反映萬曆原刻本面貌的唯一刻本。

五、明鍾人杰、張遂辰《唐宋叢書》本《碧鷄漫志》

此本爲一卷本。

鍾人杰、張遂辰，明人，生卒及生平均不詳。其編輯《唐宋叢書》的時間亦不詳。

《碧鷄漫志》被收入《唐宋叢書》“載籍”部。首行題書名，次行署“宋王灼”。不著卷數。半頁九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邊，單魚尾，上欄題書名，魚尾下記卷、頁。卷末有跋語一則，

同于陶珽本。

鍾人杰本的版式、内容與順治重刻陶珽本完全相同。表明二者同祖一本——萬曆初刻陶珽《説郛》原本。但順治重刻本完全依萬曆本翻雕，而唐宋叢書本則進行了若干文字校改。所以，順治本若干明顯的錯字，唐宋叢書本反而不誤，當然，也有少量唐宋叢書本訛誤，而順治重刻本不誤者。

條目	鍾人杰本	順治本	應作
3.37	獻仙音	首	音
3.38	入破	被	破
	段師	改	段
4.47	人言	入	人
5.55	檀板	柀	板
5.59	二文溆	叙	溆
5.62	千門	干	千
5.64	汴渠	渠	渠
	側字起	了	字
5.65	歸過	過	過

從總體上講，唐書叢書本與陶珽《説郛》本文字基本相同。但上表所列異文表明，唐宋叢書本的校改，仍然具有一定的校勘價值。

六、明天一閣藏手鈔本《碧鷄漫志》

此本爲五卷本殘本。

該本今藏臺灣國立中央圖書館。屈萬里先生《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初稿》卷四云："《碧鷄漫志》五卷，二册，宋王灼撰。明天一閣鈔本。近人沈曾植手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5年版）《天一閣藏書目録》著録云："《碧鷄漫志》一本。"應該就是此本。

該本半頁十行十八字，四周單框，白口，單魚尾。卷末有近人沈曾植跋，云："右天一閣鈔本，前闕後爛，不可復觸手，爰付陳生修治。校知不足齋刻本，是正十餘字，甚快意。甲寅冬月記。遜公。"跋後鈐"海日樓"三字印章。沈曾植，字子培，號退庵。有室名"遜齋"，有藏書樓名"海日樓"。"甲寅"，1914年。該本前缺卷一首條及次條的前三句。後面從卷四第三條之半起，皆只存每頁的下半部份。

將《碧鷄漫志》的天一閣本與宋刻本《頤堂先生文集》進行比勘，它們有兩個比較明顯的共同點。第一，兩本的文字書寫存在相同的異形構體。《碧鷄漫志》卷一"歌曲拍節乃自然之度數"條"先儒爲搏拊之說"，語出《尚書·益稷》"搏拊琴瑟以咏"。"搏"，天一閣本作"摶"，爲異形。

持此字考宋刻本《頤堂先生文集》，凡從"尃"者皆書作"専"。引證如下：

卷一《荆玉後賦》"許男降楚，面縛銜之"，"縛"作"縛"。

卷二《以朝鷄送樊氏兄弟效魯直體作兩絶句》其一"長鳴分

送君識取，膈膈膞膞風雨中"，"膞"作"膞"。

卷五《次韻大受登正法塔見劉王二陵》"長風鐃振薄"，《次韻諸公贈將官鹿浩然》"羞向熱官稱命薄"，"薄"皆作"薄"。

第二，兩本的避諱情況相同，均不諱嫌名。如北宋英宗趙曙，嫌名諱"樹"，《頤堂先生文集》卷三《游雲靈觀》"緑樹皆蓬蒿"，《碧鷄漫志》卷三"六幺"條"爲緑腰玉樹之舞"。南宋高宗趙構，嫌名諱"鈎"、"勾"，《頤堂先生文集》卷四《用舊韻送普守赴闕》"南畝富鋤鈎"，卷五《次韻日新見招》"桃花亦解相勾引"，《碧鷄漫志》卷一"古者歌工樂工皆非庸人"條"勾中鈎"，卷三"霓裳羽衣曲"條"爲勾遣隊口號"。以上諸嫌名，兩本均一無所避。

從以上兩點可以判斷，天一閣本的祖本，應該就是包括《碧鷄漫志》在内的《頤堂先生文集》的宋刻本。

天一閣本出于宋本，還可以從它回避宋諱得到證實。卷一"晉以來歌曲"條，"桓伊侍孝武飲讌"，"桓"字，此本與陶宗儀《説郛》本、汲古閣本作"元"，此當避欽宗趙桓諱。卷二"唐昭宗詞"條，"唐昭宗以李茂貞之故"，"貞"，此本與汲古閣本作"正"。卷三"凉州曲"條，"成于角徵羽"，"徵"，此本及陶宗儀《説郛》本、祝鈔本、汲古閣本作"祉"。又，"貞元初"，此本與陶宗儀《説郛》本、祝鈔本、汲古閣本及陶珽《説郛》等本作"正"，此當避仁宗趙禎諱。天一閣本以及與之同出的諸本同出于宋本，應該是信而有徵的。

天一閣本具體的鈔録年代不詳，但有迹象表明，其鈔録應在滿人入關以前。卷二"宇文叔通詞"條，"宇文叔通久留虜中不得歸"，"虜中"二字，此本及汲古閣本同。知不足齋本則改爲

“金國”。考慮到清代忌諱胡虜夷狄字樣，可以判定，天一閣本以及汲古閣本的鈔録，應在明廷滅亡之前。

天一閣本的文字，雖然錯字不少，但在傳世諸本中應屬最佳。如卷一“元微之分詩與樂府作兩科”條，“往往採取其詞度爲歌曲，“採”字，傳世諸本皆脱，惟此本有，今傳《元氏長慶集》有此字。又“古人善歌得名不擇男女”條，“韓法秀”，傳世諸本皆作“韓發秀”。王灼此條出《通典》，《通典》原文正作“韓法秀”，惟天一閣本與之合。卷二“各家詞短長”條，“若從柳氏家法，正自不得不分異耳。”“不得”二字，傳世諸本皆脱，致使語意截然相反，惟天一閣本不誤。又“樂章集淺近卑俗”條，“其實該洽”，傳世諸本皆脱“其實”二字，致使語意不屬，惟天一閣本不誤。又“易安居士詞”條，“及匹配色澤”，“及匹”二字，傳世諸本俱脱，惟天一閣本有此二字，與傳世《元氏長慶集》合。“合歡桃核終堪恨”，“核”，傳世諸本訛作“葉”，惟此本不誤。此詩爲温庭筠詩，天一閣本文字與《雲溪友議》、《萬首唐人絶句》所録相合。

天一閣本的文字保存了宋本的原貌，優于通行本，又與汲古閣鈔本、祝鈔本的文字互爲佐證，具有極高的校勘價值。

七、明汲古閣藏手鈔本《碧鷄漫志》

此本爲五卷足本。

該本今藏北京國家圖書館。《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云：“《碧鷄漫志》，五卷，宋王灼撰。明鈔本。錢曾校並跋，二册。”該本每卷卷首及卷末有“汲古主人”、“毛子晉”、“汲古閣”、“子

晉私印"、"子晉"、"毛氏子晉"、"子晉之印"、"子晉書印"等印識。在第一卷卷首有"自序"一篇，署名"小溪王灼晦叔"。第五卷卷末有跋語一則，云："己酉三月望日，錢遵王假毛黼季汲古閣本校定訛闕。惜家藏舊本少第二卷，無從是正爲恨。"錢曾，字遵王，清常熟人，號也是翁。其《述古堂書目》小説類著録云："王灼《碧鷄漫志》六卷，鈔。""六"當爲"五"之筆誤。其《讀書敏求記》詞類著録云："《碧鷄漫志》，五卷。"又云："王灼晦叔，客寄成都碧鷄坊之妙勝院，追記詞曲所由起。"這段文字出汲古閣本第一卷卷首王灼自序。是錢氏兩書著録者即今存國家圖書館的錢曾手校本。有一點要特别指出，據錢校本跋語"假毛黼季汲古閣本校定訛闕"云云，該本似乎是將汲古閣本的異文校在家藏一卷本上，如果這樣，今存錢校本即是保存有汲古閣本異文的家藏一卷本。但實際情况恰恰相反。錢校本是以汲古閣本爲底本，而將家藏本的異文校在汲古閣本上。因此今存錢校本的底本是一個完整的汲古閣鈔本。

錢校本是知不足齋本的底本。知不足齋叢書總目云："碧鷄漫志，宋乾道本。"今考汲古閣本的文字特點，有很多與宋刻本《頤堂先生文集》相同的地方。如字體的異形構體相同，凡從"専"者皆作"専"；避諱情况相同等等（詳見拙文《〈碧鷄漫志〉版本考》，《文獻》1999年1期）。但直接判斷汲古閣鈔本就是乾道本，在目前看來，還缺乏充分的證據。

汲古閣本比較真實地反映了宋本的面貌，所保存下來王灼的《碧鷄漫志》自序，又是《碧鷄漫志》今存的唯一的完整無缺的文本，因而具有極高的版本價值。

八、清錢曾家藏本《碧鷄漫志》

該本爲一卷本。

該本不見于錢氏書目。在錢曾手校汲古閣本卷末的跋語中提到這個本子："惜家藏舊本少第二卷"云云。該本今已不存，從錢曾手校在汲古閣本上的異文，可以看出其在文字上的若干特點，亦可推測出它的版本源流。玆舉陶宗儀本、陶珽本、錢曾家藏本在文字上的異同于下：

條目	錢曾家藏本	陶宗儀本	陶珽本
1.1	倒置甚矣	置甚	置
1.7	公莫舞	莫舞	莫
1.9	惜乎其中	中	終
	聲歌絃唱	聲歌	聲
3.37	李祐	李祐	季肱
4.49	聲宛轉	聲	能

錢曾家藏本的文字同于陶宗儀而異于陶珽。因此，從版本源流看，它可能是陶宗儀本的傳本之一。

九、清《古今圖書集成》本《碧鷄漫志》

此本爲一卷本。

該本收在《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匯編·文學典·詞曲部·匯考

一”中，刊行于清雍正三年（1725），其祖本即陶珽《説郛》本。但對原本的文字有個别校改。如校改“師襄”爲“師乙”。又有個别處據他書校改原文。如據《史記·樂書》校改“愛者”爲“肆直而慈愛者”等等。對陶珽本的少數文字錯誤，也有所校正。如卷一“晉以來歌曲”條引熊甫歌，諸本均作“念别惆悵會復難”，惟集成本作“復會難”。此詩出《晉書·沈充傳》，《晉書》原文正作“復會難”。又如卷四“何滿子”條元稹《何滿子歌》，諸本均作“御府親題樂府纂”，“御府”語義不通，集成本作“御譜”，《元氏長慶集》諸宋本正作“御譜”。集成本的校改，雖然可能是引用他書以校改《碧鷄漫志》，但校改得當者，也不無可取之處。

十、清鮑廷博《知不足齋叢書》本《碧鷄漫志》

此本爲五卷足本。

該本收入清鮑廷博《知不足齋叢書》第六集中，刊行于清乾隆四十四（1779）年。卷一首行下署“述古堂主人手校本”。述古堂主人，錢曾。卷末有跋語兩則。其一爲錢曾校本卷末之跋。另一則爲知不足齋本跋，云“據鍾人杰《唐宋叢書》本重校一過。”這表明知不足齋本文字主要有三個來源：汲古閣本、錢校、唐宋叢書本。

述古堂主人手校本包括錢氏家藏本和汲古閣鈔本的文字。知不足齋本在文字取捨上多選用錢氏家藏本而弃汲古閣本。又多在無可靠依據的情況下改動原文。但該本是今存的第一個經過校理的五卷刻本，爲目前學術研究界廣泛使用的通行本，就文字的校

勘取材而言，該本在底本及唐宋叢書本之外，還參校過陶宗儀《説郛》本以及若干相關的子部、集部典籍。不少文字的校訂也不乏可取之處。如卷二“六人賦木犀”條引韓璜《清平樂》“秋光如水”，天一閣本、汲古閣本“水”作“冰”，知不足齋本作“水”。今傳影宋本《酒邊集》附此詞，正作“水”。又卷二“唐末五代樂章可喜”條“各自立格”，“格”字，天一閣本、汲古閣本作“落”。“立落”語意不通，知不足齋雖爲理校，還是可以遵從的。從總體上講，在傳世諸多版本中，該本内容的完善以及文字的通暢，都較其餘版本略勝一籌。後出的五卷本均以此本爲祖本，可知其成爲通行本决非偶然。該本最大的缺陷，是没有採用五卷本系統的明代祝鈔本、天一閣鈔本進行參校，不少反映了宋本原貌的優善文字，没有能得到採納。

十一、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説郛》本《碧鷄漫志》

此本爲一卷本。

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收入陶珽《説郛》，其中的《碧鷄漫志》在文字上與商務印書館《説郛三種》中影印的順治重刻陶珽本《碧鷄漫志》有異同。如第 1.1 條中，影印順治本云“而詞就音”，四庫《説郛》本作“而以詞就音”，等等。可見四庫《説郛》本對原本的脱、訛、倒等作過一定的校訂，並用他書校改過王灼的某些引文。

十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碧鷄漫志》

該本在《四庫全書》“集部·詞曲類”。《四庫提要》注云：“編修程晉芳家藏本。”該本卷末有跋語一則，同于陶珽《説郛》本，當爲陶珽本傳本。對陶珽本的錯訛有少許校改。

十三、清曹溶《學海類編》本《碧鷄漫志》

此本爲一卷本。

該本在《學海類編》“集餘三·文詞類”中，所收爲陶珽《説郛》本，文字有少許校改，卷末有跋語一則，同于陶珽本，但在跋語後僞託有“新城王士稹（禛）”的署名。據《錢遵王讀書敏求記校證》卷三云，清藏書家吴騫藏《碧鷄漫志》、清王士禛池北書庫本、清趙昱小山堂鈔本，其卷末均有相同的跋語，亦均有僞託新城王士禛的署名。《學海類編》本晚于上述三個版本，此當是因循陳説。該本文字在傳世一卷本中最爲拙劣，除因襲陶珽《説郛》本的大量錯訛外，新增的錯字也連篇累牘，不忍卒讀。但該本曾參校過知不足齋五卷本，在傳世一卷本中，也算是獨樹一幟。

十四、唐圭璋詞話叢編本

此本爲五卷本。

該本問世于1934年，爲《詞話叢編》六十種之一。其本綫

裝排印，未加標點。1981 年，《詞話叢編》修訂再版，新版除重加校勘之外，又新加了標點。在諸多現代整理本中，該本文字謹嚴，校勘精細，成爲現代通行的版本。

該本以知不足齋本爲底本，但對少量文字進行過校改，並新加了校語。其校改文字，大多體現了現代學術研究的新成果，較前人舊本高出一籌。如卷一“唐絶句定爲歌曲”條，諸本引《集異記》，均誤“王之涣”爲“王涣之”，惟此本作“王之涣”。又卷二“六人賦木犀”條引劉原父《清平樂》，天一閣本、汲古閣本、知不足齋本均作“最有人留意”。“人留”，詞話叢編本校改作“留人”。稽諸詞意，“留人”義較長。今傳《樂府雅詞》及影宋本《酒邊集》正作“留人”。又卷二“紫姑神”條引仙人玉英《浪淘沙》“愁損仙機”。“仙機”語意不通，但該詞别無傳本，無法取校。詞話叢編本理校爲“仙肌”，文從字順，應屬可從。

詞話叢編本也有少量文字值得斟酌，如卷一“歌曲節拍乃自然之度數”條，“輸寫一時之意”，“輸”字，傳世諸本無異文。詞話叢編本校改爲“抒”。按：“輸”字本有傾吐一義，《詩·小雅·蓼蕭》：“我心寫兮。”毛傳：“輸寫其心也。”是原文“輸寫”無誤，不必改字。又卷二“易安居士詞”條，“未見如此無顧籍也”。“顧籍”，傳世諸本無異文，詞話叢編本校改爲“顧忌”。按：“顧籍”、“顧藉”、“顧忌”字通，此處亦不煩改字。至于卷二“唐末五代樂章可喜”條，“莊宗同父興代北”，指後唐莊宗李存勖追隨其父晉王李克用崛起于漠北，傳世諸本無異文。詞話叢編本“父”作“文”，顯然爲形近致訛。

《碧鷄漫志》版本考

一、《碧鷄漫志》的五卷本

《碧鷄漫志》今存版本分爲一卷本和五卷本兩個系統。五卷本爲足本。《碧鷄漫志》自序云：

> 乙丑冬，予客寄成都之碧鷄坊妙勝院，自夏涉秋，與王和先、張齊望所居甚近，皆有聲妓，日置酒相樂，予亦往來兩家不厭也。嘗作詩云（略）。予每飲歸，不敢徑卧。客舍無與語，因旁緣是日歌曲，出所聞見。仍考歷世習俗，追思平時論説，信筆以記。積百十紙，混羣書中，不自收拾。今秋開篋偶得之，殘脱逸散，僅存十七。因次比增廣成五卷，目曰《碧鷄漫志》。

據自序，五卷本爲作者親自厘定的文本。五卷本的内容：第一卷論樂歌的流變及音樂文學的審美標準；第二卷論宋詞流派；第三、四、五卷論曲調的源流、音樂等問題。卷内各條無標題。五

卷本今存者有明天一閣鈔本、錢曾校明鈔本、明祝允明手鈔本、清知不足齋刻本等。

明天一閣鈔本。該本今藏臺灣國立中央圖書館。屈萬里先生《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初稿》卷四云："《碧鷄漫志》五卷，二册，宋王灼撰。明天一閣鈔本。近人沈曾植手跋[①]。"該本卷末沈曾植跋云："右天一閣鈔本，前闕後爛，不可復觸手，爰付陳生修治。校知不足齋刻本，是正十餘字，甚快意。甲寅冬月記。遜公。"跋語後鈐"海日樓"三字印章。沈曾植，字子培，號退庵。有室名"遜齋"，有藏書樓名"海日樓"。其著述有《海日樓詩文集》、《海日樓藏書目》等。"甲寅"爲 1914 年。該本前缺卷一首條及次條的前三句。後面從卷四第三條之半起，皆只存每頁的下半部份。

錢曾校明鈔本。該本今存北京圖書館。《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云："《碧鷄漫志》，五卷，宋王灼撰。明鈔本。錢曾校並跋。二册。"[②] 其卷末跋曰："己酉三月望日，錢遵王假毛黼季汲古閣本校定訛闕。惜家藏舊本少第二卷，無從是正爲恨。"錢曾，字遵王，明末清初人。據卷末跋語，錢校本乃是以家藏本爲底本，以汲古閣本爲校本。但實際情況恰恰相反。從各卷印章可以斷定：錢校本的底本，正是汲古閣鈔本原件，錢曾手校于行間的校語，則來源于屬于陶宗儀《説郛》本系統的一個一卷本。這個參校本，顯然就是"少第二卷"的"家藏舊本"。汲古閣本的文字，與知不足齋本等通行本存在重大差異，而多同于天一

① 見第 292 頁，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5 年。
② 見"集部·詞類"，第 2981 頁，書目文獻出版社。

閣本。

祝允明手鈔本。該本今存北京圖書館，僅鈔録了五卷本的後三卷。《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云：“《碧鷄漫志》，三卷，宋王灼撰。明鈔本，一册。”該本各卷首頁首行“碧鷄漫志”題下分别署“上”、“中”、“下”，其内容對應五卷本的第三、四、五卷。卷首有百帖主人序，云：

> “《碧鷄漫志》，宋王晦叔名灼所著。灼别號熙（頤）堂。吾家舊藏祝希哲草書手録《漫志》一册，止有上、中、下三卷，而無卷首總論。按元人陶南村《説郛》所載具有總論，第後逐改，稍加删削。當會同兩本鑒晦叔之舊文，亦一快事。紀此以俟。”此段載明人張青甫《真蹟日録》第三集内。

序中提到的張青甫，即明人張丑（1573—1619）。丑，字青父，號米庵。序中引文今見張丑《真蹟日録》卷五[①]，文字略同。該鈔本卷末有兩段跋語。其一爲張丑跋，曰：“枝山先生留心音律之學，故手録是書藏于家。其勞而勤劬如此。先生歿，此書復藏文休承家，故前後用三印識之。不知者謂出休承氏，手筆相去何啻千里。計正德己卯休承尚在童稚，不應作此老筆也。張丑。”枝山先生即祝允明（1461—1527），明長洲人，字希哲，號枝山。文休承即文徵明之子文嘉，字休承，號文水。張丑跋語從書法風格的角度已辨明此鈔本爲祝允明手抄。跋中所謂“正德己卯”出

①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張丑跋前的另一則跋語：“《碧鷄漫志》，正德己卯五月廿又四日燈下録畢。”跋後未署撰人。“己卯”爲明正德十四年（1519），時祝允明五十八歲，已步入晚年，與張丑跋所稱“老筆”正合。跋語稱“燈下録畢”，當爲祝氏所識。祝鈔本的文字基本同于錢校本。該本題上、中、下三卷，張丑以爲録自陶宗儀《説郛》本，而略去卷首總論。但祝鈔本與陶宗儀《説郛》本存在三點重大差異：第一，祝鈔本各卷内各條的編次異于陶宗儀《説郛》本，同于五卷本；第二，陶宗儀《説郛》本各條文字均有删節，祝鈔本各條文字無删節，同五卷本；第三，陶宗儀《説郛》本每條有條目，祝鈔本每條無條目，同五卷本。因此，祝鈔本當出自五卷本而删去了卷一、卷二部份，應歸入五卷本系統。這是今存最早的五卷本鈔本。

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鮑廷博將錢曾校本《碧鷄漫志》收入知不足齋叢書第六集中，刻版印行，這是今存第一個五卷本刻本。該本卷一首行下署“述古堂主人手校本”，述古堂主人即錢曾。卷末有跋語兩則。一爲錢校本卷末之跋，前已引録。另一則爲知不足齋本跋，云：“乾隆己亥小春，吴門陸紹曾據鍾人杰《唐宋叢書》本重校一過。鍾本節删過半，益知此本爲佳耳。金管齋書。”知不足齋本以錢校本爲底本，又用他本作了校勘。其所據的校本，除自稱有《唐宋叢書》本外，還有其他版本。如卷三“霓裳羽衣曲”條（條目爲《詞話叢編》本所擬，下同），述王平據白居易《長恨歌》等補綴成《霓裳羽衣曲》，“刻板流傳，曲十一段”。錢校本、《唐宋叢書》本均作“十二段”，今存諸本唯有陶宗儀《説郛》本作“十一段”，知不足齋本當據陶宗儀《説郛》本校過。因此，知不足齋本雖云出自錢校本，但它並未

一承祖本之舊，兩者的文字實際上存在重大差異。

知不足齋將《碧鷄漫志》五卷本刻版印行以後，該本即廣爲流傳，成爲通行本。後世的五卷本均從知不足齋本出。計有：

《增補曲苑》本，1922 年上海六藝書局排印。

《詞話叢編》本，1934 年排印。

《中國文學參考小叢書》本，1957 年古典文學出版社排印。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論集成》本，1959 年中國戲劇出版社排印。

知不足齋本對文字作了盡可能周到的校勘，又刻版印行，遂使五卷本成爲通行本，其功不可没。但必須指出：該本在文獻上存在不可避免的缺陷。錢校本的校本是無第二卷的一卷本，其底本汲古閣本爲五卷本。鮑氏録入知不足齋叢書後，再校以《唐宋叢書》等本，也是一卷本。那麽，知不足齋五卷本實際上是汲古閣本與其他一卷本相校的結果。從五卷本的角度考察，知不足齋本没有經過任何五卷本的參校。知不足齋本印行以後，傅增湘又對該本進行過校勘。傅校本今存北京圖書館。《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云："《碧鷄漫志》，五卷，宋王灼撰。清乾隆嘉慶間鮑廷博刻知不足齋叢書本，傅增湘校並跋，一册。"該本卷末有跋云："甲子十月廿九日據叢書堂寫本校過。沅叔。"傅增湘，字沅叔。甲子爲 1924 年。傅氏《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十六，下云："明吴寬叢書堂鈔《説郛》本，余藏。"又云："《碧鷄漫志》，清鮑氏刊知不足齋叢書，在第六集。余據吴寬叢書堂鈔《説郛》本手校一快[①]。"可知傅氏所據的校本叢書堂本也是

① 清莫友芝撰，傅增湘訂補，第 68—69 頁，中華書局，1993 年。

一卷本。正因爲缺乏有力的版本作參證，知不足齋本雖然經過幾代名家的校理，在文字校勘上却没有獲得重大突破，留下衆多訛誤和疑點，並被現當代的排印本承襲下來，流傳開去，在理論研究中被廣泛地引用。

二、關于《碧鷄漫志》的一卷本

《碧鷄漫志》的一卷本是在五卷本的基礎上删節而成的節本。它最初由元末明初人陶宗儀删節並編定。陶宗儀編纂《説郛》，將《碧鷄漫志》録入在卷十八中。《四庫提要·説郛》云："蓋宗儀是書實仿曾慥《類説》之例，每書略存大概，不必求全[①]。"這是《碧鷄漫志》一卷節本的由來。

陶宗儀《説郛》問世後，長期以鈔本的形式流傳。近人張宗祥據六種明鈔本校理成書，1927 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出版[②]，是爲商務《説郛》。商務《説郛》本《碧鷄漫志》卷首題下著録"十卷"，其内容爲一卷，"十"當爲"一"之誤。該本在内容上删除了五卷本第二卷全卷、第一卷中的六條。對保留下來的各條再作了若干文字删削。在編排上，重新編排了各條的次序，又爲每條增擬了條目。

陶宗儀《説郛》本的底本今已不可考。從文字考察，其不同于通行本的異文，多同于明天一閣鈔本。如"筦"作"管"，"淫"作"滛"，"牓"作"榜"，"疏"作"疎"，"個"作"箇"，

① 卷第 123，第 1062 頁，中華書局，1995 年。
② 見《〈説郛〉三種》"出版説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

“元宗”作“玄宗”等。以此推測，陶宗儀《説郛》本的底本可能與天一閣本同祖一本。

陶宗儀之後，明人陶珽對《説郛》進行了重校。陶珽，明萬曆時人。光緒《姚州志》卷七“鄉賢·陶珽傳”云：其未第時嘗讀書于西湖，與陶石簣望齡、袁中郎宏道等名卿交[①]。陶珽重校《説郛》的時間，日人渡邊幸三推斷在“萬曆卅年（1610）珽成進士前、流寓杭州之際[②]”。該書在明萬曆年間即已刻版印行，清順治四年（1647）宛委山堂據萬曆本重刻行世（説見下文），是爲宛委《説郛》。

宛委《説郛》録《碧鷄漫志》于弓十九中。不著卷數，其内容、編排同于陶宗儀《説郛》本之舊，但删去了各條條目，各條内文字再次進行了删削。該本卷末有跋語一則，云：

> 此卷考核援引最詳雅，可與段安節《樂府雜録》並傳為詞林佳話。

未署撰人。今存一卷本系統的《碧鷄漫志》，卷末均有此段跋語，亦無撰人。唯《學海類編》本于跋後添署“新城王士稹（禛）”五字。王士禛（1634—1711），明末清初山東新城人，别號漁洋山人。《錢遵王讀書敏求記校證》卷三上云：“吴騫云：予所藏《碧鷄漫志》，衹一册，不分卷。末有王漁洋跋云（略）。然池北

① 轉引自景培元《〈説郛〉版本考》，載《中法漢學研究所圖書館館刊》第一號，臺灣學生書局，1945年。

② 《宋書》第2册，第551頁，中華書局排印本，1974年。

書庫本亦如此。乾隆甲午于書局見趙氏小山堂舊鈔本亦同[①]。"吴騫（1733—1813），清代著名藏書家，有藏書樓名拜經樓。池北書庫爲王士禛藏書樓[②]。趙氏指趙昱（1689—1747），有藏書樓曰小山堂。《讀書敏求記校記》引吴騫語稱該三本卷末均有王漁洋跋語，《學海類編》本晚于這三個本子，跋後署名"王士稹（禛）"應是因循舊説。然而，陶珽《説郛》初刻于明萬曆年間，王應昌《重校説郛序》云：

> 周南李君督學兩浙。兩浙，文獻之地。校試之暇，訪求遺書，得華容孫氏《説郛》善本，因重受梓。蓋以板毁于辛酉武林大火，去今幾三十年。是書復開生面，雖功在典籍，而實忠在朝廷，可謂盛舉矣。[③]

序作于清順治四年（1647），上距這一年近三十年的辛酉爲明天啓元年（1621），其與萬曆的最後一年僅隔數月。毁于天啓元年武林大火的華容孫氏《説郛》爲萬曆刻本無疑。陶珽《説郛》的萬曆刻本所收《碧鷄漫志》卷末已有該段跋語，其時王漁洋尚未出生。退一步，以順治四年重刻《説郛》的時間計，當時王漁洋年僅十三歲，也絶不可能寫這段跋語。今檢《漁洋書籍跋尾》，亦無[④]。跋後"新城王士稹（禛）"的署名顯然是在流傳過程中僞託上去的。

---

① 清錢曾著，管庭芬、章鈺校證，載《清人書目題跋叢刊四》，第133—134頁，中華書局，1990年。

② 見王士禛《池北偶談·序》，中華書局，1984年。

③ 載《〈説郛〉三種》第1册卷首。

④ 《嘯園叢書》本。

陶珽《説郛》因多次刻版印行，成爲一卷本的通行本。後世的《碧鷄漫志》一卷本皆自該本出。除順治重刻本之外，計有：

《唐宋叢書》本，明鍾人杰等編。

《古今圖書集成》本，清雍正三年（1725）。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

《學海類編》本，清道光十一年（1831）。

《古今説部叢書》本，清宣統二年（1910），上海國學扶輪社。

《説庫》本，1915年，上海文明書局。

在《碧鷄漫志》的一卷本中，陶宗儀《説郛》本最善。其内容删削適當，未損害原文的思想。該本的文字也值得注意。如卷三“霓裳羽衣曲”條云：“楊敬述爲暾煌谷所敗”，“煌”，商務《説郛》本作“欲”。按，王灼原文引自《新唐書·突厥傳》。兩《唐書·突厥傳》、《舊唐書·玄宗紀上》並作“暾欲谷”，其人爲毗伽可汗謀主。兩《唐書》無“暾煌谷”其人。商務《説郛》本是。又同條“中使輔璆琳宣進旨”，“進旨”，商務《説郛》本作“進止”。按，王灼原文引自《理道要訣》，該書已佚。《唐會要》卷三十三有同類文字，作“進止”。吴曾《能改齋漫録》卷一“奏御劄子稱進止”條，謂“進止”是唐人奏劄或面對時的專用術語。指所奏之事或進或止，請皇帝處分。“宣進止”即傳達皇帝的批覆意見。作“進旨”于義不通。商務《説郛》本是。可知陶宗儀《説郛》本具有較大的文字參校價值。

出于陶宗儀《説郛》本的陶珽《説郛》本却存在大量的文獻問題。首先，過度的删削損害了原文的意義。如“萬歲樂”條：

> 明皇分樂為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坐部伎六曲。

陶珽《説郛》本删去“坐部伎六曲”中“坐部伎”三字，導致文字表述含混不清。其次，文字錯誤多。如“歌曲所起”條，“舜命夔教胄子”，“胄”訛作“胃”。卷三“霓裳羽衣曲”條，“世有般涉調拂霓裳曲”，其中“拂”爲舞名，《宋書·樂志一》：“江左初又有拂舞。”① 《宋史·樂十七》記趙宋隊舞之制，女弟子隊舞第五即“拂霓裳隊”②。宛委《説郛》本“拂”訛作“抑”，使語義不可解。

後世的一卷本（除商務本之外）多出自陶珽《説郛》本，它們或者在祖本的基礎上錯上加錯，如“蘭陵王”條“齊文襄之子長恭”，宛委《説郛》本“恭”訛作“宫”，《學海類編》本再訛作“官”。或者誤用他書的同類文字校改原文。如“古者歌工樂工皆非庸人”條，王灼引用了子貢問師乙賜宜何歌的一段文字。《禮記·樂記》、《史記·樂書》對此均有記載。《樂記》記師乙的回答是：

> 愛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寬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静、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商之遺聲也③。

① 《宋書》第2册，第551頁，中華書局排印本，1974年。
② 《宋史》第10册，第3350頁，中華書局排印本，1977年。
③ 《十三經注疏》本，第1545頁，中華書局影印，1982年。

《樂書》記師乙的回答是：

> 寬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静、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清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斷者宜歌齊[①]。

兩書所記之事相同，但師乙回答中各類歌的排列順序不同。《樂記》的順序是：商、齊、頌、大雅、小雅、風；《樂書》是：頌、大雅、小雅、風、商、齊。此外，"宜歌商"者，《樂記》爲"愛者宜歌商"，《樂書》爲"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考王灼引文出于《樂記》，而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的宛委《説郛》本《碧鷄漫志》却據《史記·樂書》校改這段引文，于"愛者宜歌商"上增加"肆直而慈"四字。《古今圖書集成》本同。《學海類編》本又删去"肆直而"三字，訛作"慈愛者"云云，愈錯愈遠，將文本改得一塌糊涂。因此，通行的一卷本的文字少有可取之處。

三、宋刻本《碧鷄漫志》考索

紹興十九年（1149）王灼編定《碧鷄漫志》時[②]，曾自序云："顧將老矣，方悔少年之非。游心淡泊，成此亦安用。但一時醉墨，未忍焚弃耳。"從其"一時醉墨，未忍焚弃"之語，知

① 《史記》第4册，第1233頁，中華書局排印本，1972年。
② 見《碧鷄漫志序》。

當時該書尚未付梓。宋代最早著録《碧鷄漫志》的書目是南宋理宗淳祐十年（1250）趙希弁的郡齋附志，趙氏云：

> 頤堂先生文集五十九卷碧鷄漫志一卷長短句一卷祭文一卷。右王灼晦叔之文也。灼，遂寧人，嘗佐總幕，故趙公為之序①。

據此知《碧鷄漫志》在南宋時曾與王灼的詩、文、詞等合刊行世，前有趙公序。其序已不可考。

在郡齋附志著録之前，洪邁《夷堅三志》壬卷第七已引録王灼文十一條。這十一條是：

《張翼德廟》。按，此條爲佚文。

《王道成先生》。洪邁注云："此篇見《頤堂集》中。"按，此條今見宋本《頤堂先生文集》卷二，題爲《贈王先生並序》。

《郫縣銅馬歌》。按，此條今見宋本《頤堂先生文集》卷二，題爲《銅馬歌》。

《長生蝸》。按，此條爲佚文。

《王彦齡舒氏詞》。按，此條今見《碧鷄漫志》卷二，無標題。

《惠宗師盤石》。洪邁注云："其文載于《頤堂集》中。"按，此條爲佚文。

《清平樂六詞》。洪邁注云："王晦叔並紀于《碧鷄漫志》。"按，此條今見《碧鷄漫志》卷二，無標題。

---

① 《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卷第5下，"附志"，《四部叢刊》三編史部。

《紫姑白苧》。按，此條今見《碧鷄漫志》卷二，無標題。

《周美成楚雲詞》。同上。

《惠柔侍兒》。同上。

《莫少虚詞》。同上。

洪邁所録十一條，計佚文三條，今見于《頤堂先生文集》者兩條，見于《碧鷄漫志》者六條。在這十一條末尾，洪邁總注云："右十一事皆見王晦叔《頤堂集》。"而在《清平樂六詞》條内，又注云，向伯恭等六人所作的六首《清平樂》詞，"王晦叔並紀于《碧鷄漫志》"[1]。洪邁引録同一内容，或謂出于《碧鷄漫志》，或謂出于《頤堂集》，據此可以斷定，洪邁見到的《頤堂集》是包括了《碧鷄漫志》、文集等内容的合刊本。這正是趙氏郡齋附志著録的合刊本。《夷堅三志》成書于南宋寧宗慶元四年(1198)，早于趙氏著録五十余年。那麽，至少在1198年以前，王灼的《碧鷄漫志》就已經以合刊本的形式流傳。

這個合刊本的刊刻年代，還可以繼續往前追溯。

今存《頤堂先生文集》卷一末有記云："乾道壬辰六月王撫幹宅謹記"，該本每卷首頁次行署"侄傅編"[2]。乾道壬辰爲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可知其文集由其侄王傅編輯付梓，始于乾道八年。

將《碧鷄漫志》的天一閣本與《頤堂先生文集》進行比勘，它們有兩個比較明顯的共同點。第一，兩本的文字書寫存在相同的異形構體。《碧鷄漫志》卷一"歌曲拍節乃自然之度數"條

① 《夷堅志》第1516—1522頁，中華書局，1981年。
② 《頤堂先生文集》，《四部叢刊》三編集部。

“先儒爲搏拊之説”，語出《尚書·益稷》“搏拊琴瑟以咏”[①]。“搏”字，天一閣本作“搏”，爲異形。

持此字考《頤堂先生文集》，凡從“尃”者皆書作“専”。引證如下：

卷一《荆玉後賦》“許男降楚，面縛銜之”，“縛”作“缚”。

卷二《以朝鷄送樊氏兄弟效魯直體作兩絶句》其一“長鳴分送君識取，腷腷膊膊風雨中”，“膊”作“膊”。

卷五《次韻大受登正法塔見劉王二陵》“長風饒振薄”，《次韻諸公贈將官鹿浩然》“羞向熱官稱命薄”，“薄”皆作“薄”。

第二，兩本的避諱情况相同，均不諱嫌名。如北宋英宗趙曙，嫌名諱“樹”，《頤堂先生文集》卷三《游雲靈觀》“緑樹皆蓬蒿”，《碧鷄漫志》卷三“六么”條“爲緑腰玉樹之舞”。南宋高宗趙構，嫌名諱“鉤”、“勾”，《頤堂先生文集》卷四《用舊韻送普守赴闕》“南畝富鋤鉤”，卷五《次韻日新見招》“桃花亦解相勾引”，《碧鷄漫志》卷一“古者歌工樂工皆非庸人”條“勾中鉤”，卷三“霓裳羽衣曲”條“爲勾遣隊口號”。以上諸嫌名，兩本均一無所避。

從以上兩方面的共同點可以推定：《碧鷄漫志》最早的宋刻本就是與《頤堂先生文集》一起付梓的合刊本，趙希弁將其著録在郡齋附志中。趙氏著録的合刊本還包括“長短句一卷”，王灼長短句今傳本有《彊村叢書》本，《彊村叢書》目録云：“王灼《頤堂詞》，一卷，宋乾道刊本。”這進一步證明，宋刻本就是合詩、文、詞、漫志等爲一體的合刊本。這個宋本被保存到今天的

① 《十三經注疏》本，第 144 頁上，中華書局影印，1982 年。

衹有《頤堂先生文集》五卷殘本，今收録在《四部叢刊》三編集部中。

有一點令人疑惑：趙希弁著録稱《碧鷄漫志》"一卷"。但洪邁《夷堅三志》引《碧鷄漫志》凡六條，均出卷二。前文已經談到，一卷本是删除了第二卷全部的節本，那麽，洪氏所見定爲五卷足本，而趙氏著録爲"一卷"，誤書的可能性比較大。惜文獻不足徵，存以待考。

宋刻本《碧鷄漫志》今已不存。宋本的内容和文字面貌比較真實地保存在明天一閣鈔本中。除了上面提到的天一閣本與集本的若干共同點外，天一閣本的文字與通行本多有不同。如：

卷一"唐絶句定爲歌曲"條引王之涣《凉州詞》，通行本"黄河遠上白雲間"，天一閣本"黄河"作"黄沙"。考唐宋諸書引録者：唐《國秀集》卷下作"黄河"；唐《集異記》卷二"王涣之"條、宋《文苑英華》卷一九七、二九九兩引、《樂府詩集》卷二二、《類説》卷八引《集異記》、《唐詩紀事》卷二六"王之涣"條、《萬首唐人絶句》等，所引均作"黄沙"。是知宋人引此詩作"黄沙"，天一閣本的文字當爲宋本之舊。

同卷"宇文叔通詞"條，通行本"宇文叔通久留金國"，天一閣本"金國"作"虜中"。考宋本《頤堂先生文集》，稱"金"均用胡虜字。卷二《李彦澤從余求衛公兵法》"南殲荆盗北鋤虜"、"學成出去清胡塵"。卷五《再次韻晁子與》"佛狸已死北人傳，虜馬飲江謡故年"。蓋靖康難後，宋人痛恨金人而惡稱"金"。沈德符云："宋南渡後，人主書金字俱作今。蓋與完顔世

仇，不欲稱其國號也。"[1] 王灼詩稱"金"爲胡虜，正是表現了這樣的感情。在《碧鷄漫志》中，他不會改變態度稱"金國"。與南宋諱"金"相反，清人則忌胡虜夷狄等字[2]。知不足齋本成于清乾隆年間，因諱言"虜中"而改王灼原文爲"金國"。此後諸本均承襲作"金國"。天一閣本作"虜中"，應是宋本原貌。

綜合上文的考察，可以對宋刻本《碧鷄漫志》的情況作出如下的結論：南宋孝宗乾道八年前後刊行了由其侄王傳編定的包含有《碧鷄漫志》的王灼著作的合刊本。宋刻本《碧鷄漫志》今已不存。它的內容和文字原貌在天一閣鈔本中比較忠實地保存了下來。

四、《碧鷄漫志》五卷本評價

今存五卷本主要有祝允明鈔本、天一閣鈔本、錢校本、知不足齋本、《詞話叢編》本、《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本等。其中以天一閣本的文字最善。玆舉數例于下：

卷一"歌詞之變"條，天一閣本"古人初不定聲律，因所感發爲歌，而聲律從之。唐虞三代以來是也。" "三"，諸本作"禪"。按，"三代"爲時間術語，"禪代"爲政治術語。此處王灼論上古的樂歌傳統，所指在時間。在他文中，王灼指時間均言"三代"。卷二"樂章集淺近卑俗"條"自唐虞三代以前"；《頤堂先生文集》卷一《荆玉後賦》"昔在唐虞三代以來"。是知此處

①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2"觸忌"條，第58頁，中華書局，1980年。

② 參見陳垣《史諱舉例》第2卷20"清初書籍避胡虜夷狄字例"條，中華書局，1963年。

"三" 不當作 "禪"。諸本誤，天一閣本是。

卷二 "各家詞短長" 條，天一閣本 "東坡先生以文章餘事，溢而作詞曲，高處出神入天，平處尚臨鏡笑春，不顧儕輩。或曰長短句中詩也。爲此論者，乃是遭柳永野狐涎之毒。詩與樂府同出，豈當分異。若從柳氏家法，正自不得不分異耳。" "正自不得不分異耳"，諸本作 "正自不分異耳"。按，此段前面叙述柳派詞人以詩詞分科的觀點譏蘇軾詞爲 "長短句中詩"，後文則應作 "若從柳氏家法，（詩與詞）正自不得不分異耳"。諸本作 "若從柳氏家法，（詩與詞）正自不分異耳"，則前後文扞格不通。諸本誤，天一閣本是。

同卷 "易安居士詞" 條引温庭筠詞，天一閣本 "合歡桃核終堪恨"，"桃核"，諸本作 "桃葉"。按，此句出温庭筠《新添聲楊柳枝詞》："一尺深紅朦曲塵，舊物天生如此新。合歡桃核終堪恨，里許元來別有人。"[①] "合歡桃核" 即桃核盒，内裝杏仁。皇甫松《竹枝》其四："筵中蠟燭淚珠紅，合歡桃核兩人同。"[②] 用 "人" 諧聲指果仁和戀人，象征男女雙方合歡相愛。温詞反其意而用，言對方心里別有戀人。黄庭堅作《少年心》詞，把温詞原義演繹得更爲明白："合下休傳音問。你有我，我無你分。似合歡桃核，真堪人恨。心兒里，有兩個人人。"[③] 諸本作 "桃葉" 誤，天一閣本是。

卷三 "霓裳羽衣曲" 條引元稹《法曲》詩，天一閣本 "霓裳

① 范攄《雲溪友議》卷下 "温裴黜" 條，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② 張璋等編《全唐五代詞》卷 2，第 183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③ 唐圭璋編《全宋詞》第 1 册，第 409 頁，中華書局，1965 年。

羽衣號天落"，"落"，諸本作"樂"。按，今存元稹集各本均作"落"①。"天落"即從天而落。庾信《周大將軍義興公蕭公墓誌銘》"鼓角地鳴，將軍天落"②。而同條下文王灼對此詩句的解釋也很明確，云："（元稹詩謂）霓裳羽衣非人間服，故號天落。"故此處"霓裳羽衣"指"服"，非指"樂"。天一閣本是，諸本誤。

天一閣本的文字雖云最善，但該本"前闕後爛"，非爲完帙，令人十分遺憾。在保存全書内容的完整上，錢校本則獨具優勢。錢校本是今存内容最完善的版本。並且，它經過了兩個明鈔本的對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本的原貌，具有極高的版本校勘價值，可與天一閣本互爲佐證。如前文論及的天一閣本在文字上保存宋本原貌的幾個佐證，"摶拊之説""摶"作"搏"，"宇文叔通久留金國"，"金國"作"虜中"，"黄河遠上白雲間"，"河"作"沙"等，今持錢校本與之對勘，均同于天一閣本。通檢錢校本，它與通行本的異文約四十處，其中十八處同于天一閣本。錢校本與天一閣本存在的這些共同點，不僅爲《碧鷄漫志》曾經有宋刻本存在再一次提供了版本證據，而且使文字的選擇取捨具有更堅强的文獻依據，使本文依據天一閣本所作的若干有關版本的結論更爲可靠，避免了孤證的弊端。

其他的五卷本，明正德年間的祝允明手鈔本，因爲衹有後三卷，大大地影響了它的校勘價值。知不足齋本在錢校本的基礎上經過了自己的校勘，文字的判斷取捨有失誤之處，但同時也取得

① 參見冀勤點校本《元稹集》上册，卷24，第282頁，中華書局，1982年。

② 清倪璠注、許逸民校點《庾子山集注》卷15，第1007頁，中華書局，1980年。

了一些超出錢校本的成果。《詞話叢編》本以知不足齋本爲底本並經過了自己的校勘，取得了若干超出知不足齋本的校勘成果。因此，將祝鈔本、天一閣本與錢校本匯合校勘，再參稽其他相關文獻，就能得到一個文字與内容較爲完善的新校本。

自《碧鷄漫志》問世以來，數百年間，它一直受到理論研究與文獻研究的雙重關注。以理論而言，古代的學者們特別注意它在考核曲調起源方面的重要建樹。當代理論界則用“系統性”、“全面性”來評價它的理論價值，用“第一”來强調它在詞學思想發展史上的地位①。以文獻而言，明代以後，它經過了數位文獻學大家的校理：錢曾、鮑廷博、沈曾植、傅增湘等。但是，由于版本的分散闕失、校勘者個人的識見等原因，這些名校本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較重要的文獻疏漏訛誤。前輩文獻學家也曾因此發出過“無從是正爲恨”的感慨②。當代的《詞話叢編》本對《碧鷄漫志》作了認真的整理，匯集了幾代文獻學家的校勘成果，校正了某些重要的文獻訛誤，是目前學術研究使用的通行文本。但歷代校本遺留下來的大部份重要文獻問題仍未解决。因此，對《碧鷄漫志》的文獻重新進行研究與整理，以準確可靠的文本爲當代理論研究提供有力的文獻支持，乃是文獻研究者應承擔起來的責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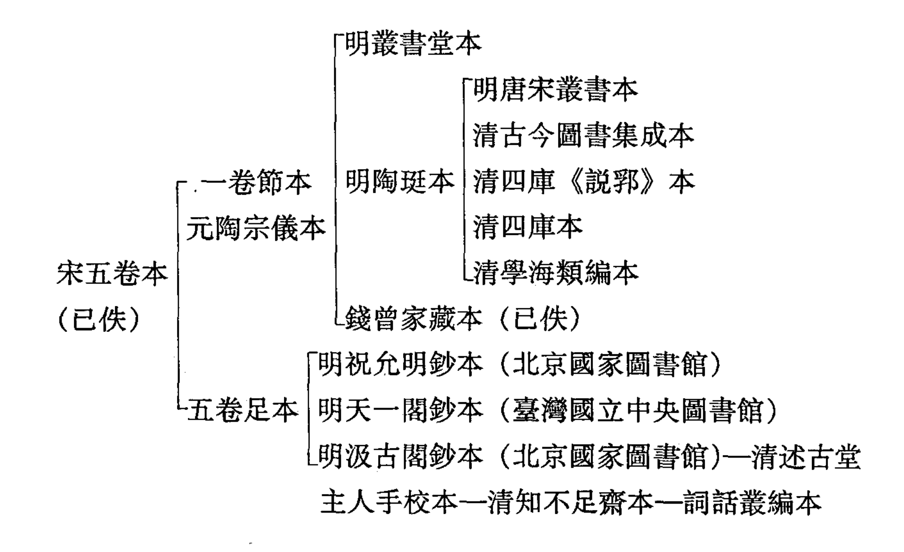
（本文原載《文獻》1999年第1期，此處文字略有修改）

---

① 參見黄保真等著《中國文學理論史——隋唐五代宋元時期》第五章，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3年；顧易生等著《宋金元文學批評史》第三編第三章第四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② 《碧鷄漫志》錢曾校本卷末跋。

本書採用版本源流圖示


宋五卷本
（已佚）
一卷節本
元陶宗儀本
明叢書堂本
明陶珽本
明唐宋叢書本
清古今圖書集成本
清四庫《説郛》本
清四庫本
清學海類編本
錢曾家藏本（已佚）
五卷足本
明祝允明鈔本（北京國家圖書館）
明天一閣鈔本（臺灣國立中央圖書館）
明汲古閣鈔本（北京國家圖書館）—清述古堂
主人手校本—清知不足齋本—詞話叢編本

宋元書目著録

頤堂先生文集五十九卷，碧鷄漫志一卷，長短句一卷，祭文一卷。

右王灼晦叔之文也。灼，遂寧人。嘗佐總幕，故趙公爲之序。漫志可以見樂府之源委。

《郡齋讀書志》卷第五下趙希弁《附志》

前人序跋

祝允明手鈔本記

“《碧鷄漫志》，宋王晦叔名灼所著。灼別號熙（頤）堂。吾家舊藏祝希哲草書手録《漫志》一册，止有上、中、下三卷，而無卷首總論。按元人陶南村《説郛》所載具有總論，第後逐改，稍加删削。當會同兩本鑒晦叔之舊文，亦一快事。紀此以俟。”此段載明人張青甫《真蹟日録》第三集内。余眠思夢想，如得古人記載可考之品而未能也。今本獲此墨池鴻寶，不意顛沛之中有是樂境。考明季先藏文水蘭閣館，張恭懿曾經鑒過印識，又入項氏天籟閣，繼歸張米庵，標記跋明。用查名圖記。流傳至我朝，爲繆洗馬珍秘，題簽尚存。今在余寶宋樓中，不知將來又屬何人也。

己酉午日百帖主人漫記

祝允明手鈔本跋（一）

正德己卯五月廿又四日，燈下録畢。

祝允明手鈔本跋（二）

枝山先生留心音律之學，故手録是書藏于家，其老而勤劬如此。先生歿，此書復藏文休承家。故前後用三印識之。不知者謂出休承氏，手筆相去何啻千里。計正德己卯休承尚在童稚，不應作此老筆也。昔年曾見先生手録《倪迂續稿》，精謹可喜。

張丑志

天一閣鈔本跋

右天一閣鈔本，前闕後爛，不可復觸手。爰付陳生修治。校知不足齋刻本，是正十餘字，甚快意。甲寅冬月記遯公。

錢曾手校汲古閣本跋

己酉三月望日，錢遵王假毛黼季汲古閣本校定訛闕。惜家藏舊本少第二卷，無從是正爲恨。

清順治四年翻刻陶珽《説郛》本跋

此卷考核援引最詳雅，可與段安節《樂府雜録》並傳爲詞林佳話。

《知不足齋叢書》本跋（一）

（即錢曾手校汲古閣本跋）

《知不足齋叢書》本跋（二）

乾隆己亥小春，吴門陸紹曾據鍾人杰《唐宋叢書》本重校一過。鍾本節删過半，益知此本爲佳耳。金管齋書。

傳增湘手校知不足齋本跋

甲子十月廿九日，據叢書堂寫本校過。

沅　叔

王灼行年考

作爲宋代最早的詞學理論專著，王灼的《碧鷄漫志》早已爲後人熟知，但王灼的生平經歷却不爲後人了解。這是由于《宋史》没有爲他立傳，傳世典籍中也没有發現他的碑誌墓銘。因此，王灼的生平衹能通過他自己的作品來考察。據《郡齋附志》、《宋史·藝文志》等記載，王灼有《頤堂先生文集》五十七卷、《長短句》一卷。可惜這些作品大多亡佚，保存到今天的《頤堂先生文集》五卷不足，《長短句》僅二十七首，此外還有收録在其他典籍中的少數佚文。這些作品有不少涉及王灼生平行踪的內容，考察它們的創作背景及其系年，可以勾勒出王灼一生的大致脉絡。

1. 宋徽宗崇寧四年（1105），王灼生。

關于王灼的生年，史料上没有明確的記載。王灼在《次韻李士舉丈除夕》三首其三（《頤堂先生文集》卷五。此後凡引該書，衹出卷數。）和《答戴時行》（卷五）中直接提到自己的年齡。

《次韻李士舉丈除夕》其三云：

> 暗燈延鼠輩，殘漏付鷄人。柏酒浮三酌，蔬盤薦五

辛。凍吟多累句，孤坐絶來賓。鏡里絲絲發，平明六十春。

這首詩作于除夕，“平明六十春”表明新年伊始，作者就整整六十歲了。因此，衹要考證出寫作這首詩的具體時間，就可以確定王灼的生年。

王灼與李士舉互相唱和的詩除了《除夕》外，尚有《次韻李士舉丈感春》(卷三)。詩云：

四時平分春大好，春雖强半未甘老。輕車矮馬恣搜尋，始信天工為春巧。中園層層亂風花，長路青青被煙草。詎知陽熙變陰慘，頓令樂事成憂悄。兒曹浪語甜如蜜，欲覩俘囚數軍實。貔貅萬屯移蜀塞，胡人喜躍秦人泣。孤坐唯防酒盞空，餘寒頗覺鶯聲澀。貪嗜五斗不自謀，幾時歸作山林客。

詩末自注云：

宣撫招討公取德順，張形勢，欲吞全陝，功將成矣。聖主念兩國赤子，有詔頒師移屯蜀口。憲車李丈感春有作，某次韻及之。

據詩注中“取德順”、“有詔頒師移屯蜀口”來考察，《感春》詩作于隆興元年四川宣撫司奉詔班師移屯蜀口之後不久（考見“隆興元年”條)。其次，詩中云“貪嗜五斗不自謀”，可知作者此時

正在官場。與王灼唱和的李士舉即李邦獻（詳見“隆興元年除夕”條），王灼稱之爲“憲車李丈”。“憲車”是對比自己職位高的人的尊稱。兩人唱和，當爲同僚。又因詩中涉及宋軍奉詔自德順退屯蜀口事，當時尚屬軍中高度機密，非外人所得聞，所以王灼和李士舉當均在軍幕中供職。不過，王灼的幕主却不是吴璘，而是吴璘的部將利州東路安撫使李師顏（考見“隆興元年”條）。

李師顏任利州東路安撫使的時間在紹興三十二年冬到隆興二年（見《南宋制撫年表》）。王灼正是在這段時間内與李士舉同爲李師顏幕僚，他的《次韻李士舉丈除夕》三首，也當作于這段時間。

王灼爲李師顏幕僚期間共經歷了三個除夕：紹興三十二年除夕、隆興元年和二年除夕。紹興三十二年除夕，由于剛收復了德順軍，恢復大業指日可待。王灼在作于這年冬天的《李安撫生日》中云“胡兒奔迸塵頭起”、“軍民十萬指中梁”，正是對李師顏德順戰役的熱烈歌頌，因此充滿絶望情緒的《除夕》詩不可能作于這一年。剩下的隆興元年和二年的除夕，均在隆興北伐失敗以後，都可能是《除夕》詩的寫作時間。不過從《除夕》詩中悲憤激越的情感色彩來看，與作于隆興元年仲春，即隆興北伐失敗後不久的《次韻李士舉丈感春》的情感色彩相合，所以説，《次韻李士舉丈除夕》三首更可能是隆興元年的作品。

王灼在《次韻李士舉丈除夕》中云“平明六十春”，表明隆興二年，王灼即六十周歲。據隆興二年（1164）上推六十年，王灼生于北宋徽宗崇寧四年（1105）。

考證王灼生年的第二條綫索是卷五《答戴時行》：“如今四十已知非，誓學宗門第一機。”戴時行，生平不詳，此詩作年亦不

可考。但《頤堂詞》中有《漁家傲》（次韻贈戴時行）一首：

> 漠漠郊原荒宿草，黄花趁得秋風早。萬里岷峨歸夢到。東籬好，未應花似行人老。　　古往今來成一笑，為君醉里銷沉了。不用登臨欹短帽。愁絶□，吴霜點鬢教誰掃。

“不用登臨欹短帽”，用孟嘉九日龍山會故事，知作者此時身在幕府。據“萬里岷峨”、“吴霜點鬢”，這首詞是王灼在吴中作，他次韻的對象戴時行應是王灼在吴中的朋友，所以《答戴時行》一詩也應是王灼在吴中時的作品。王灼于紹興十二年及紹興十四年間曾兩下江南。按王灼生于崇寧四年推算，紹興十四年，王灼正當四十歲。

除了以上明確標舉年齡的作品之外，王灼還有部份作品怨老嗟卑，間接涉及了當時的年齡狀況，可以爲上述的考證提供佐證。如《前年一首投贈劉荆州錡》（卷二），詩作于紹興十四年，王灼當時四十歲。又卷五《次韻任元受除夕》詩云：“九重無路扣天閽，萬里何時返蓽門。”詩作于離家萬里之外，顯然是困頓江南時。前者云：“不管春風吹鬢絲。”後者云：“歲晚濃愁催白髮。”按：詩詞中渲染鬢生二毛，多用潘岳《秋興賦序》：“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後人多用鬢角斑白形容人到中年。以上二例與前引“吴霜點鬢”相合，可見王灼參謁劉錡，正在中年。又卷二《任氏園二咏》作于紹興十六年客居成都時，時年四十二歲。詩云：“白首心事違。”同樣是中年人怨老嗟卑的常調。

王灼作品中有不少傷“老”的作品，也可以同本文考定的王

灼生年相參證。按：古人對于"老"的年齡斷限，有不同的標準：《論語》"季氏"章："及其老也。"邢疏："老，謂五十以上。"《離騷》："老冉冉其將至兮。"王逸《章句》："七十曰老。"《通鑒》漢高帝二年："蕭何亦發關中老弱。"胡注："過五十六爲老。"一般來説，不到五十，不宜稱老。王灼現存作品中，首次提及"老"字，是紹興十九年（1149）所作《碧鷄漫志序》："顧將老矣。"時年四十五歲，故稱"將老"。

卷二《得孫以詩邀立夫兄次明丈作看客》詩云："我生苦不諧，所向如登天。老眼始見孫，便覺了世緣。"又同卷有《次韻韶美誼夫兩家舉孫》云："兩翁連詩軸，誇我新生孫。"二詩當作于同一時期。唐文若（1106—1165），字立夫，眉州丹稜人。紹興五年進士，紹興二十六年自遂寧通判召入爲光禄丞，見《宋史》本傳。劉儀鳳（1110—1175），字韶美，普州人。紹興二年進士，紹興十二年爲遂寧府蓬溪縣尉，歷監資陽酒税、榮州掾，紹興二十七年召入爲諸王宫大小學教授。以上兩詩顯然作于紹興二十六（1156）年唐、劉奉召入朝之前。此時王灼五十二歲。隆興元年王灼五十九歲，《次韻李士舉除夕》稱："藜杖初防老。"又卷五《次韻何子應留别》云："邇迹韓門尚壯年，老陪杖履本因緣。"王灼紹興初從事夔州爲何麒幕僚，當時正爲壯年。"老陪杖履"，則顯然在何麒再次入蜀時。詩中云："涪江江口歌遺愛。"可知何麒所任爲遂州。此詩作年雖不詳，但卷二《次何子應登賦樓韻》云："使君來作牧，衆作依南山。"顯然作于何麒初到任時。詩末云："從今安田里，不度百牢關。"百牢關，在南鄭縣西三十里。此詩顯然作于自漢中李師顔幕府歸鄉之後。時間應在隆興乾道間。其時王灼年齡已過六十。以上數詩，逕稱爲"老"，

均可以和本文考定的王灼生年相印證。

2. 靖康元年（1126）秋，在成都。

《頤堂集》卷三有《宿崇德祠下望青城諸山》一詩，詩云："昔年來就學，頗熟青城面。雖無尋山分，猶喜旦暮見。"崇德祠，祀李冰，在永康軍即今都江堰，見《輿地紀勝》卷一五一。可知作者早年曾就學于成都。但"旦暮見"而無"尋山分"，雖然可以説明王灼讀書刻苦來不及游覽山水，却也可以判定王灼此次停留成都時間不長。從當時士人讀書應試的一般情況考慮，這次短期就讀成都，有可能是鄉舉之前的應試復習。詩又云："遣去八寒暑，夢想無時休。"可見作詩之時，已是在離開成都八年後。而此時的作者，"愧非自由身，又復塵中去。"可見作者已經身入仕途，且所供職的地點，應離成都不是太遠，才有可能在任職期間往來成都。靖康之變前夕，王灼曾在汴京準備應禮部試（詳下文），那麽此次赴成都鄉舉，應在靖康元年（1126）。其後八年即紹興四年（1134）。王灼《贈王先生》一詩，紹興六年作于金川，其時正好身在官場，與此詩時間、地點、身份約略相合。

3. 靖康元年（1126）冬，讀書汴京，準備應試。靖康變起，流落江南。

卷二有《次韻子春》一詩，詩云：

> 微風動疏竹，青燈照孤影。起尋千載書，坐對一夕永。念昔走京師。噉蔗入佳境。注傳擬杜癖，說詩配康鼎。詎識豹霧深，但愛虎文炳。薦紳滿朱紫，人物稱袖領。經義有寸長，富貴在食頃。彈冠欲慕貢，洗耳寧思

潁。自從鐵林騎，來污金華省。幾年强求活，百事付幽屏。慵便麈柄閑，病怯牛衣冷。借書試探討，掩關謝馳騁。新聞渺無得，舊學粗可整。鉛筆伴曹裦，蟣虱欺王猛。自憐亡奇者，才拙乃素禀。誓為漫浪叟，畢此須臾景。升沉豈殊致，行止貴深省。嘉言誰起予，虛心期一請。

“自從鐵林騎，來污金華省”，“鐵林”，契丹騎兵名。《宋史·太宗紀》：“契丹鐵林厢主李札盧存以所部來降。”“觀鐵林軍人射强弩。”范鎮《東齋紀事》卷二：“鐵鷂子，賊中謂之鐵林。騎士以索貫于馬上，雖死不墮，以豪族子親信者爲之。”這里的“鐵林騎”，顯然指金兵。“自從鐵林騎，來污金華省”指靖康之變，這首詩寫靖康之變前後王灼的經歷。從“念昔走京師”至“洗耳寧思潁”，寫作者早年讀書汴京準備應試的經歷。“注傳”、“説詩”、“經義”三句，是説自己學問已成。“薦紳”二句，説自己名聲已大，“彈冠欲慕貢”、“富貴在食頃”，是説自己即將入試，功名唾手可得。按宋代科試，均于秋取解，冬集禮部，春考試。是“走京師”當在靖康元年冬。“幾年强求活，百事付幽屏。”是概括靖康之變以後作者流落不偶的經歷。從下文看來，王灼此後到了江南，據“蟣虱欺王猛”看來，在政局變幻之際，王灼頗以王霸之術自期。據下文，王灼曾入吕好問幕府，而吕好問正是最早向高宗通款勸進的人物。可知“蟣虱”一句，並非浪語欺人。詩中自述此後幾年間“慵便麈柄閑，病怯牛衣冷。”聯繫到吕好問短期執政即遭貶斥的情况，王灼建炎之際的遭遇也就比較清楚了。

4. 建炎元年（1127）五六月間，在應天府（即今河南商丘）

吕好問幕府。

《播芳大全》卷二七有王灼《賀吕右丞啓》一篇。據《宋史·職官志》，元豐改制，廢參知政事，而置門下、中書二侍郎及尚書左右丞以代之。建炎三年，復以門下、中書侍郎爲參知政事，省左右丞。王灼此啓，應作于建炎三年之前。據《宋史·高宗紀》：建炎元年五月乙未（五日），以兵部尚書吕好問爲尚書右丞。六月癸未（二十四日），吕好問罷。則王灼此啓，應作于建炎元年五、六月間。觀《啓》云："某叨陪寮寀，幸託聲光。"其時王灼正爲吕氏幕僚。

5. **建炎三年**（1129），**仍在江南。**

《頤堂集》卷五《次韻許唐臣丈》云："目斷揚州淚似江，龍輿半夜狩南邦。"據《宋史·高宗紀》：建炎三年二月，高宗在揚州，"壬子内待鄺詢報金兵至，帝被甲馳幸鎮江府"，癸丑，金人游騎至瓜洲，高宗離鎮江至吕城鎮，甲寅至常州，丙辰至平江府，戊午至吴江縣，己未至秀州，庚申至崇德縣，壬戌至杭州。當時高宗一路狂奔南逃杭州，朝野人心惶惶，卷二《李彦澤從余求衛公兵法》云："玉輿消息渺吴越，鐵騎縱横暗江浦。"就道出了當時形勢。按：當時朝廷内部主戰、主和兩派對高宗是南逃杭州還是堅守江淮争論激烈，"目斷揚州淚似江"，表明了王灼反對南巡的主戰派立場，結合王灼此後經歷，這一點頗堪注意。

6. **紹興六年**（1136），**在金川。**

卷二《贈王先生》一首有序云："紹興六年，（王）道成見予于金川。"金川縣，宋代屬威州，治所在今理縣東北通化鄉。詩中云："年來我亦厭樊籠。"可知當時王灼身在官場，但具體情况不詳。據前引《宿崇德祠下望青城諸山》"違去八寒暑"考察，

王灼自江南返蜀並重入官場，不得晚于紹興四年。

7. 紹興九年（1139），在夔州安撫司為馮康國幕僚。

永樂大典卷一〇四二一“李亮”條録存有“宋王灼《頤堂集·李教授墓誌銘》”一篇，今摘引于下：

> 紹興九年，灼官夔州鈐轄安撫司幕府，臨邛李亮字長孺與其弟防以父命游學吴中，來扣門求交。時主帥馮公康國見而奇之，留語十日，具舟送出關。後三年，灼被檄至臨安，二子相從，益詳其為人……又明年，興太學，長孺選充弟子員。又明年，登進士第，授順政主薄……二十二年三月某甲子以毁卒，年四十九……紹興二十四年十二月某甲子，防得吉卜，舉親喪于大邑之白雲里長溪山，遂以兄嫂祔葬。

根據誌文所載，紹興九年王灼在夔州馮康國幕府，應無疑問。

本年並在夔州送别胡世將。

卷四《送胡康老》云：“忽買巫峽舟，飄飄指吴中。”知送别之地在巫峽。詩作于夔州無疑。詩又云：“虎符静爲治，使節凛生風”，知送别之人胡康老爲四川大帥。但胡康老其人不見于宋史，亦不見于吴廷燮《南宋制撫年表》。按：胡康老可能即胡世將别名。首先，胡世將之兄名“胡唐老”。“唐老”、“康老”取義于西周諸姬之國晉、衛。周成王之弟名虞，封于唐，稱“唐叔”，周武王弟名封，初封于康，稱康叔（《史記·晉世家》、《史記·衛康叔世家》），康、唐指周初分封的兄弟之國。因此，胡世將兄弟以“康老”、“唐老”爲名，正合出典本意。其次，王灼《送胡康

老》首句云“胡公起三晉”，似乎與胡世將爲晉陵人（江蘇常州；《宋史》本傳）不合。據《元和姓纂》卷三，胡姓爲帝舜之後，舜爲有虞氏，都蒲反（山西永濟縣東南）。所以胡姓以三晉（山西省）爲郡望。而唐世亦有恒山（山西恒山）胡氏、河東（在山西省）胡氏。王灼稱“胡公起三晉”，顯然指胡氏的郡望。這與胡世將爲晉陵人並不矛盾。第三，王灼《送胡康老》二首是爲送胡康老離舊職赴新職而作，其詩中所述胡康老的仕履與胡世將相合。據詩中“虎符静爲治，使節凛生風”，送別之時胡康老爲四川安撫制置使。據吳廷燮《南宋制撫年表》，南宋初期爲四川安撫制置大使又姓胡者，衹胡世將一人。又據詩中“一見武功天，騰踏當有曹”，胡康老所任新職當在漢中。這與胡世將于紹興九年六月解四川安撫制置大使，改任川陝宣撫使的仕履相合。詩中又有“蒓羹伴鱸鱠，酒船載蟹螯”之句，言送別時間正當盛夏，與胡世將新職的發表時間六月相合。當然，把胡康老考爲胡世將，還存在一些疑團。如詩中云“敝裘走上都，氣壓洛與嵩”，由于胡世將早年經歷不清楚，這一句所指就難于考察清楚。但從大處來看，胡康老即胡世將的可能性較大。

8. 紹興十一年（1141）後，在夔州，時為何麒幕僚。

卷五《次韻何子應留詩爲別》云：“邇迹韓門尚壯年，老陪杖履本因緣。”何麒，字子應，青城人。建炎元年爲宣教郎，紹興初歷右通直郎直秘閣，賜同進士出身，爲夔州路提點刑獄公事。入試太常少卿，再出知嘉州，移邵州，爲李文全所劾落職。卷四《送月上人南游》云：“春風二月白帝城。”又云：“碧山紅塵不同調。”可知王灼曾從事于夔州。和王灼有過交往的夔州長官只有三人：馮康國、何麒、李師顔。紹興末，李師顔以夔路安

撫使統兵征戰陝西、甘肅、寧夏一帶，並不在夔州。所以，王灼此次從事夔州，應在何麒幕府，這就是“邇迹韓門”的那段經歷。據《宋會要輯稿》卷一六五四，何麒以荆湖南路提刑入對稱旨，賜同進士出身，事在紹興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王灼入佐其幕，應在此次入對之後。春風二月，最早應在紹興十二年。

9. 紹興十二年（1142），仍在何麒幕府，出使江南，探劉錡于吴江，七月前後被檄至杭州。

《李教授（亮）墓志銘》：“紹興九年，灼官夔州鈐轄安撫司幕府……後三年，被檄臨安。”當即此年。

卷二《前年一首投贈劉荆州錡》云：“前年别公東南馳，正當六騩還宫時。”這里的“六騩還宫”，指高宗生母韋太后駕還江南一事，則王灼别劉錡，當在紹興十二年七月前後，按：劉錡于紹興十年五月大敗兀術于順昌，十一年二月又大敗兀術于柘皋，一時兵威大振。但朝廷一意主和，三月，奉詔班師，歸太平州（《宋史·高宗紀》）。其後雖受命知荆南府，但由于秦檜作梗，“詔以武泰之節提舉江州太平觀”（《宋史》本傳），長期賦閑于江南。據詩云：“吴江再見丹楓落。”可知紹興十二年至十四年間，劉錡閑居蘇州。

10. 紹興十四年（1144），再至吴江。

據前引《前年一首投贈劉荆州錡》，知王灼于紹興十四年再赴吴江，“寧料我公猶在兹”，于英雄失路深致激憤。卷五《和唐山叟所贈三首》云：“碧嶂紅塵兩相望”，知王灼身在官場。又云：“吴江楓落摇歸棹”，當作于紹興十二年或十四年在吴時。詩又云：“歸老岷峨占上游”，則歸蜀之意已决。又王灼有《漁家傲》（次韻贈戴時行）一首云：“吴霜點鬢教誰掃”，當作于吴江。

詩又云："萬里岷峨歸夢到"，亦當作于決計歸蜀退隱前後。卷五《答戴時行》云："如今四十已知非，誓學宗門第一機。"牢騷滿腹，正當作于和議既成、恢復無望之際，均當爲同一時期作品。

11. 紹興十四年後，返歸故鄉遂寧。

卷四《用舊韻送普守赴闕》追憶其平生之志云："念昔齒方壯，抱愁山之幽。誓從東南尉，策勛西北陬。人事乃大謬，天命不少謀。"又云："國是久已定，諒非卿士謀。"顯然作于和議已成歸蜀之後。按：此普州守姓王，但與宣和間山東人王平應非一人。

12. 紹興十五年（1145）至紹興十六年（1146），客居成都。

《碧鷄漫志序》云："乙丑冬，予客居成都之碧鷄坊妙勝院，自夏涉秋，與王和先、張齊望所居甚近，皆有聲伎，日置酒相樂。"《碧鷄漫志》初稿即作于此時。卷二《張元舉惠江南李王帳中香》云："疊箋共寫《霓裳譜》"，即記其事。詩又云："西樓北苑春色濃"，時當在紹興十六年春，同卷《戲王和先張齊望》，卷三《王氏碧鷄園六咏》，均作于同一時期。

13. 紹興十七年（1146），在彭州。

《永樂大典》卷九〇七有王灼《跋蘇子送宋使君詩》，記載元祐丁卯二年（1087），二蘇送宋使君歸家鄉彭州。"後六十年，使君之孫泰發將母通守益昌。"自元祐二年下推六十年，當爲紹興十六年。

14. 紹興十七年（1147），在鳳翔。

卷四有《同誼夫國才餞季然于普門院取壁間五字詩各探一句爲韻賦五詩某得共飲碧苔畔》一詩。按：張諾，字季然，彭州崇寧人，紹興十八年進士。見《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録》。詩中云：

"暑途勸加餐，養成摩天翮。"據上句，知時當盛夏；據下句，當作于張諾赴試前。夏日出發赴試，所赴當爲秋試，則此詩當作于紹興十七年夏。詩又云："相望一千里"，送别之地普門院，在陜西鳳翔縣東。東坡《鳳翔八觀》之二《王維吴道子畫》云："何處訪吴畫，普門與開元。"即其地也。距鳳翔千里之外，知張諾所去，不在杭州，而在成都。所赴當爲鄉試而非省試，可以無疑。

15. 紹興二十四年（1154），在遂寧。

《永樂大典》卷一〇八八九有王灼《古摯墓銘》一首。記古摯紹興二十四年十二月丙子葬遂寧府小溪縣政成鄉慈觀山東崗。又，《李亮墓志銘》一篇作于此年。

16. 紹興二十五年（1155），在巴川。

卷二有《監樂堂》詩四首，其序云："巴川郡治之圃曰監樂堂者，紹興戊辰始創，僅七年，敗于漲水。……常平使者馮候茂恭攝守，一新大之。"戊辰，紹興十八年（1148），後七年，則紹興二十五年（1155）。序云："郡人則相牽連求聲詩于王某。"是王灼其時正在巴川。巴川郡，即合州。今重慶合川縣。

17. 紹興二十六年（1156），因事至成都。

卷二《銅馬歌》有序云："紹興丙子，予以事至成都。"丙子，紹興二十六年。

18. 紹興三十二年（1162）春，在遂寧。

《夷堅三志》壬卷第七"惠宗師盤石"條引自《頤堂集》，載王灼紹興三十二年閏二月癸酉在遂寧鷄鳴山福勝寺爲唐惠宗禪師盤石作碑銘事。（民國遂寧縣志二（永興鄉）：福勝寺，在鶴鳴山下。）

19. 紹興三十二年冬，在漢中李師顔幕府。

卷三《李安撫生日》云：“涇城冬律變陽春”、“緩驅小隊來漢中”，知詩作于漢中，而時當冬令。漢中爲興元府治所、利州東路駐節地。據吴廷燮《南宋制撫年表》，整個南宋前期，任利州東路安撫使又姓李的衹有李師顔一人。因此這里的“李安撫”即李師顔。考詳下文。

20. 隆興元年（1163）春，仍在漢中。

卷三《次韻李士舉丈感春》一詩篇末有作者自注：“宣撫招討公取德順，張形勢，欲吞全陜。功將成矣，聖主念兩國赤子，有詔頒師移屯蜀口。憲車李丈感春有作，某次韻及之。”此處“宣撫招討公”，或考爲胡世將，則“移屯蜀口”事在紹興十年（1140）[1]。按：《宋史·高宗紀》，紹興十年五月，金人敗盟南侵，陷永興，趨鳳翔，而此時蜀兵分屯陜南各地，形勢危急。“丁酉，命胡世將移陜西之右護軍還屯蜀口。”辛丑，吴璘敗金人于扶風。“金人逡巡不敢度隴，分屯之軍得全師而還。”可知紹興十年，胡世將與金人周旋于陜南，爲防守態勢，並未出擊陜北，也未到達到德順軍（今寧夏隆德）一綫，更説不上“欲吞全陜。”可知王灼此詩與胡世將無關。“宣撫招討公”應指吴璘。據《宋史·吴璘傳》：紹興三十一年，吴璘稱四川宣撫使，旋兼陜西河東招討使。《宋史·高宗紀》，紹興三十二年三月戊申，吴璘復德順軍。王灼所謂“取德順，張形勢，欲吞全陜”，即指其事。此後朝廷主和派爲討好金人，强迫吴璘退兵。據《宋史·孝宗紀》，隆興元年春正月甲午，四川宣撫司奉詔班師。王灼所謂“有詔頒師”，即指

① 見謝桃坊先生《王灼事迹考》，《文獻》1992年第1期。

其事。由此可以判定，王灼《次韻李士舉丈感春》一詩，應當作于隆興元年。詩云："貪嗜五斗不自謀"，可知作者此時正在官場。詩中涉及宋軍奉詔自德順退屯蜀口事，當時爲軍中高度機密，非外人所得聞，則王灼當爲軍幕中人。

不過，王灼雖然提及"宣撫招討公"吴璘，他本人却不一定是吴璘的幕僚，從上引《李安撫生日》以及這一期間王灼活動範圍集中在利州東路這一情况考察，王灼此刻應在吴璘部將利州東路安撫使李師顔幕下。

李師顔攻取德順以及擔任利州東路安撫使直至奉旨放弃德順的情况，《宋會要輯稿》卷四七一三有比較詳細的記載：

> （紹興三十二年）十一月三日，河東路招討使吴璘言：頃罷姚仲都統職事，其東路軍馬得旨差李師顔權行。李師顔今年三月内統率諸軍與金賊鏖戰，收復德順軍，功效顯著。詔李師顔除御前都統制利州東路安撫使兼知興元府。

據《宋史·高宗紀》，紹興三十二年，"六月丙寅朔，吴璘次大幽嶺，檄召姚仲至軍前，下河池獄，命夔路安撫使李師顔代將其兵。"是李師顔權領利州東路在六月一日，正除則在十一月三日前後。《李安撫生日》當作于李師顔利州東路安撫使正式發表之後，詩云："冬律變陽春"，與《會要》所載時間正好相合。

李師顔自德順退軍一事，《宋史·孝宗紀》載：隆興元年正月"甲午（三日），四川宣撫司奉詔班師。""丁巳（二十六日）詔吴璘軍進退可從便宜。"而在此之前，"璘已棄德順，道爲金人所

邀，將士死者數萬計。”《宋會要輯稿》四七一三記其事云：

> 隆興元年四月二十二日，吴璘言：昨依詔旨罷德順屯戍，將都統制王彦發回金州，並李師顔回歸興元府歇泊，及差吴拱節制關外屯戍軍馬。

是李師顔軍歸興元，約在二月前後，《次韻李士舉丈感春》云：“四時平分春大好，春雖强半未甘老。”詩作于仲春，與李師顔退兵時間相合。又詩云：“貔貅萬屯移蜀塞，胡人喜躍秦人泣。”無數軍人用鮮血收回的德順軍及秦鳳、熙河、永興等地區被無端放弃，收復全陝的大好形勢毁于一旦，王灼此詩的悲憤，正與當時情勢相合。《感春》一詩作于隆興元年，可以肯定。

21. 隆興元年除夕，在利州。

卷五有《次韻李士舉丈除夕》三首，詩云：“驚回潼水夢，喜見義城春。”義城，即利州（今四川廣元）。隋大業三年改利州爲義城郡，武德元年復舊，見《元和郡縣志》卷二二。詩又云：“禄近三百禾，人慚員半千。”上句用《詩·魏風·伐檀》：“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表明作者此時身在官場。詩爲次韻李士舉而作。李邦獻，字士舉，懷州人，“浪子相公”李邦彦之弟。邦彦爲大觀三年（1109）進士，宣和時拜少宰，建炎初以主和誤國，貶死潯州，時爲建炎四年（1130）。邦獻生卒年不詳，但于王灼爲前輩，可以肯定，所以王灼兩和其詩，均尊之爲“丈”。李邦獻與王灼同居李師顔幕府，且地位在王灼之上，所以王灼尊之爲“憲車”。據此可以判定，王灼兩和李邦獻詩，均在利州路轄區之内，且均在同處李師顔幕府之時。時間當在隆興元年前

後。又：遂寧長江縣（今四川安岳）南三十里有招隱洞，內有唐員半千題字，見《輿地紀勝》卷一五五。此詩云："人慚員半千"，正是自愧其貪戀薄禄，未能早遂其山林之志，與《感春》"貪嗜五斗不自謀"相合。"驚回潼水夢"，表達其懷念家鄉的歸隱之志，與《感春》"幾時歸作山林客"相合。"壯心非曩者"、"暗燈延鼠輩"，意氣消沉、悲憤激越，與《感春》相合，當作于隆興北伐失敗之後不久。又詩與去年冬"胡兒奔迸塵頭起"、"軍民十萬指中梁"（《李安撫生日》）之豪氣迥然不侔，此"除夕"決非紹興三十二年除夕。綜合比較，此詩當作于隆興元年除夕。

22. 乾道三年（1167），**在遂寧**。

卷三有《九日同韶美誼夫登妙明得光字》。詩云："平生子劉子，促歸謁建章。"又云："明年未可料，共飲西湖光。"劉儀鳳于乾道二年十一月被劾歸鄉，此云"謁建章"，則在韶美得起復信息之後，據《宋史》本傳，劉儀鳳起復爲集英殿修撰知邛州，在乾道三年十二月。九月得信並入朝面對應屬可能。是王灼送劉儀鳳入朝，當在此時。

23. 淳熙二年（1175），**在成都**。

卷三《范漕生日》：

> 治忽本天運，賢哲豈浪出。中興信可期，帝為賚良弼。嶄嶄岷峨山，西南著第一。山靈借英氣，成此垂雲翼。才多浩江海，道大迷畛域。磊落萬卷腹，斕斑五色筆。曩參相君幕，謀入九地密。復佩太守章，化行千里溢。紫詔從東來，畀之使者節。旋兼蜀大尹，繡衣擁雕戟。談笑百城聳，指顧萬事集。但恐被賜環，臺衮輔王

室。有如老忠文，殊勛照簡册。佳時過重五，適當懸弧日。遠邇祈公壽，懽聲共一律。伶俜涪江生，獨以文為業。不敢嚴香火，不敢具芝术。拂拭舊破硯，胸次先突兀。公掃河朔塵，請飛聊城檄。公蹀定襄血，請勒燕然石。待公黄髮年，几杖付閑逸。從公緑野堂，哦詩繼元白。

詩中“畀之使者節”、“旋兼蜀大尹”、“談笑百城聳”，已經將“范漕”的身份表露得十分清楚：這是一位坐鎮成都管領百城的一方節鎮。檢吴廷燮《南宋制撫年表》，南宋期間鎮守成都的范姓帥臣，僅范成大一人。

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號石湖居士，吴縣人。石湖于淳熙元年十月除敷文閣待制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十二月，以復置宣撫使，改成都路制置使。淳熙二年七月罷宣撫使，復爲四川制置使。淳熙三年春離任。按“漕”，指轉運司。據史傳，范成大未曾有擔任轉運使的記載。但四川帥司例兼計司，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卷三“四川宣總司抗衡”條，“紹興至淳熙四川宣撫司錢帛數”條。《宋會要輯稿》卷一四六六五有四川制置使范成大論度牒賣錢事，王灼稱爲“范漕”，其原因在此。詩中云：“伶俜涪江生，獨以文爲業。”又云：“拂拭舊破硯，胸次先突兀。公掃河朔塵，請飛聊城檄，公蹀定襄血，請勒燕然石。”則王灼當爲石湖幕賓。

24. 淳熙二年（1175）以後卒。

王灼現存作品中，系年最晚者應爲卷三《范漕生日》，其詩爲范成大而作，時爲淳熙二年（1175），已如前述。其時王灼七

十一歲。(按：此説與《頤堂集》刊刻于乾道八年之説不合，其可能的解釋是：乾道八年所刊僅爲卷一。) 王灼的卒年，應在此年之後。

王灼現存作品中，尚存一篇作品的系年與上文的考證相冲突。《頤堂詞》中有《減字木蘭花》一首，題下署："政和癸丑"。政和爲徽宗年號，其七年之中，並無癸丑。或疑爲"癸巳"之訛，則當爲政和三年 (1113)。據本文所考，王灼時僅九歲。按："政和癸丑"顯然有誤，如訛誤不在"癸丑"，則訛在"政和"。癸丑，紹興三年 (1133)，王灼二十九歲。

主要參考書目

尚書　中華書局1982年影印《十三經注疏》本

禮記　同上

詩經　同上

論語　同上

爾雅　同上

說文解字段注　（清）段玉裁　成都古籍書店1981年影印本

方言箋疏　（清）錢繹　廣雅書局本

經典釋文　（唐）陸德明　四部叢刊本

廣雅疏證　（清）王念孫、王引之　皇清經解本

玉篇（重修本）　（宋）陳彭年等重修　四部叢刊本

廣韻（重修本）　（宋）陳彭年等　古逸叢書本

集韻　（宋）丁度等　北京書店1983年影印揚州使院重刻本

一切經音義　（唐）慧琳（遼）希麟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日獅谷白蓮社刻本

禮部韻略　（宋）佚名　續古逸叢書本

龍龕手鑒　（遼）行均　四部叢刊續編本
説文通訓定聲　（清）朱駿聲　道光二十八年本衙刊本
詩詞曲語詞匯辭　張相　中華書局 1979 年排印本
樂書要録　（唐）武后　宛委別藏本
樂書　（宋）陳旸　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燕樂考原　（清）凌廷堪　叢書集成本
史記　（漢）司馬遷　中華書局點校本
漢書　（漢）班固　同上
後漢書　（宋）范曄　同上
宋書樂志校注　蘇晉仁、蕭煉子　齊魯書社 1982 年排印本
晉書　（唐）李世民　中華書局點校本
北齊書　（唐）李百藥　同上
南史　（唐）李延壽　同上
舊唐書　（五代）劉昫　同上
新唐書　（宋）歐陽修等　同上
新五代史　（宋）歐陽修　同上
宋史　（元）脱脱等　同上
十國春秋　（清）吴任臣　中華書局點校本
資治通鑒　（宋）司馬光　中華書局點校本
蜀檮杌　（宋）張唐英　叢書集成本
南唐書　（宋）馬令　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唐大詔令集　（宋）宋敏求　適園叢書本
通典　（唐）杜佑　中華書局 1992 年點校本
通志　（宋）鄭樵　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文獻通考　（元）馬端臨　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唐會要　（宋）王溥等　叢書集成本
册府元龜　（宋）王欽若等　中華書局 1960 年影印本
元和姓纂　（唐）林寶　中華書局 1994 年排印本
御史臺精舍題名考　（清）趙鉞　勞格　中華書局 1997 年點校本
唐方鎮年表　吴廷燮　影杜堂刊本
隋唐五代墓志匯編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1 年影印本
元和郡縣志　（唐）李吉甫　中華書局 1983 年點校本
太平寰宇記　（宋）樂史　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元豐九域志　（宋）王存等　中華書局 1984 年點校本
輿地紀勝　（宋）王象之　道光二十九年懼盈齋刊本
莊子集釋　（清）郭慶藩　中華書局 1961 年排印本
荀子簡釋　梁啓雄　中華書局 1983 年排印本
孔子家語　（魏）王肅注　四部叢刊本
吕氏春秋校釋　陳其猷　學林出版社 1984 年排印本
黄帝素問　（唐）王冰注　正統道藏本
皇極經世　（宋）邵雍　正統道藏本
古今注　（晉）崔豹　四部叢刊本
藝文類聚　（唐）歐陽詢　中華書局 1982 年本
太平御覽　（宋）李昉等　中華書局 1960 年影宋本
文苑英華　（宋）李昉等　中華書局 1982 年影印本
太平廣記　（宋）李昉等　中華書局 1961 年排印本
近事會元　（宋）李上交　畿輔叢書本
事物紀原　（宋）高承　叢書集成本
類説　（宋）曾慥　文學古籍刊行社 1955 年影印本

益部方物略記　（宋）宋祁　叢書集成本
事林廣記　（宋）陳元靚　中華書局 1963 年影元至順本
刊誤　（唐）李涪　百川學海本
資暇録　（唐）李匡乂　顧氏文房小説本
錦繡萬花谷　（宋）佚名　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因語録　（唐）趙璘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排印本
開元天寶遺事十種　丁如明輯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點校本
龍城録　（唐）柳宗元　百川學海本
玄怪録　（唐）牛僧孺　中華書局 1982 年排印本
桂苑叢談　（五代）馮翊子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 1958 年排印本
唐摭言　（唐）王定保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排印本
集異記　（唐）薛用弱　中華書局 1980 年排印本
樂府雜録　（唐）段安節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排印本
雲溪友議　（唐）范攄　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鑒戒録　（後蜀）何光遠　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中朝故事　（南唐）尉遲偓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 1958 年排印本
北夢瑣言　（宋）孫光憲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排印本
楊太真外傳　（宋）樂史　顧氏文房小説本
嘉祐雜志　（宋）江休復　稗海本
洞微志　（宋）錢易　商務説郛本
夢溪筆談校證　胡道静　上海出版公司 1956 年排印本
冷齋夜話　（宋）惠洪　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能改齋漫録　（宋）吴曾　中華書局 1960 年排印本

東京夢華録校注　鄧之誠　商務印書館 1959 年排印本

夢粱録　（宋）吴自牧　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醉翁談録　（宋）金盈之　宛委别藏本

萬曆野獲編　（明）沈德符　中華書局 1982 年排印本

郡齋讀書志　（宋）晁公武　四部叢刊本

又　宛委别藏本

直齋書録解題　（宋）陳振孫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點校本

讀書敏求記　（清）錢曾　叢書集成本

平津館鑒藏書記　（清）孫星衍　獨抱廬叢刻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　（清）丁丙　光緒三十四年刊本

陶淵明文集　（晉）陶潛　汲古閣翻宋本

箋注陶淵明集　四部叢刊影宋本

庾子山集　（北周）庾信　四部叢刊本

李太白文集　（唐）李白　宋蜀刻本

高常侍集　（唐）高適　四部叢刊本

元次山集　（唐）元結　四部叢刊本

五百家注昌黎先生文集　（唐）韓愈　涵芬樓影宋本

劉夢得文集　（唐）劉禹錫　四部叢刊本

白氏長慶集　（唐）白居易　文學古籍刊行社 1955 年影宋本

白氏文集　四部叢刊影日那波道圓翻宋本

元氏長慶集　（唐）元稹　文學古籍刊行社 1956 年影宋鈔本

又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宋蜀刻本
又　四部叢刊影明董氏翻宋本
又　明馬元調翻宋本
沈下賢文集　（唐）沈亞之　四部叢刊本
張承吉文集　（唐）張祜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宋蜀刻本
樊川文集　（唐）杜牧　四部叢刊影宋本
丁卯集　（唐）許渾　四部叢刊影宋寫本
許用晦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宋蜀刻本
甲乙集　（唐）羅隱　四部叢刊本
羅昭諫集　　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伊川擊壤集　（宋）邵雍　四部叢刊本
蘇軾文集　（宋）蘇軾　中華書局 1982 年點校本
欒城集　（宋）蘇轍　四部叢刊本
豫章黄先生文集　（宋）黄庭堅　四部叢刊本
東山詞　（宋）賀鑄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校注本
小山詞　（宋）晏幾道　趙輯寧星鳳閣藏明鈔本
又　　汲古閣宋元十名家詞本
酒邊集　（宋）向子諲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影刊宋金元明本詞
白石道人歌曲　（宋）姜夔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年影鮑廷博手校張奕樞本
金谷遺音　（宋）石孝友　汲古閣宋六十名家詞本
頤堂先生文集　（宋）王灼　四部叢刊影宋本
楚辭補注　（宋）洪興祖　中華書局 1983 年排印本
文選　（梁）蕭統　中華書局 1977 年影胡刻本

玉臺新詠　（陳）徐陵　四部叢刊本

敦煌寶藏　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本

花間集　（後蜀）趙崇祚　文學古籍刊行社 1955 年影紹興晁氏刊本

又　四印齋影寫淳熙鄂州本精刻本

唐文粹　（宋）姚炫　四部叢刊影元本

全唐文　中華書局 1982 年影印本

全唐五代詞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排印本

唐人選唐詩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 1958 年排印本

樂府詩集　（宋）郭茂倩　中華書局 1979 年排印本

樂府雅詞　（宋）曾慥　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陽春白雪　（宋）趙聞禮　宛委别藏本

梅苑　（宋）黄大輿　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唐宋諸賢絶妙詞選　（宋）黄昇　四部叢刊本

萬首唐人絶句　（宋）洪邁　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永樂大典　中華書局 1986 年影印本

詩紀　（明）馮惟訥　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全宋詞　唐圭璋　中華書局 1965 年排印本

文心雕龍　（梁）劉勰　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 1958 年校注本

教坊記　（唐）崔令欽　中華書局 1962 年箋訂本

六一詩話　（宋）歐陽修　中華書局 1981 年排印何文焕歷代詩話本

詩話總龜　（宋）阮閱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7 年點校本

苕溪漁隱叢話　（宋）胡仔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4 年點校

本

唐詩紀事　（宋）計有功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 1965 年排印本

唐語林　（宋）王讜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排印本

詩人玉屑　（宋）魏慶之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 1959 年排印本

詞源　（宋）張炎　中國書店 1985 年影印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排印疏證本

欽定詞譜　（清）王奕清等　中國書店 1983 年影印本

詞話叢編　唐圭璋　中華書局 1986 年排印本

後　記

本書的卷一、卷二是我的博士論文的一部分。

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導師張志烈先生始終給予了關心和指導。項楚先生爲我們講授“佛教文學研究”，啓迪良多。博士論文撰寫及評審期間，得到全國各地有關專家學者的幫助和指點。

《碧鷄漫志》的校正工作從版本調查到定稿付梓，歷時一年七個月。在這期間，臺灣國立中央圖書館館長先生、臺灣國立中央圖書館盧錦堂先生以學術爲天下之公器，慨然允諾使用其館藏珍本；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王保珍女士不憚煩勞，爲我復印和郵寄臺藏善本；由于中華書局劉石先生的幫助，中國國家圖書館的全根先先生爲我就國家圖書館所藏《碧鷄漫志》善本的棄文作了初步的收集工作；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室爲我匯校館藏珍本提供了最大的方便。

四川大學中文系將本書收入“211 工程叢書”，巴蜀書社爲本書提供了出版機會，本書的編輯侯躍生先生多次和我電話討論出版工作中的有關細節，爲保證出版質量付出了辛勤的勞動。

謹以此書表示最誠摯的謝意！

岳　珍

二〇〇〇年六月謹識武漢華中理工大學中文系